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5年·北京

內容提要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百多年，罪恶滔天，血債累累。当我們和世界人民一起，反对这头号帝国主义的时候，有必要了解一下，它欠下中国人民的罪恶賬。

本書广泛地搜集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有关故事和資料，生动地編纂起来，每篇文章的前面，都有一段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語录。全書包括十七篇文章，以眞实的故事和資料，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經济、軍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华罪行，同时也簡略地反映中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的斗爭。通过这本書，青年讀者可以形象地、具体地从多方面了解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从而增强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国主义和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的观念。

前言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也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它侵略中国，算起来，至少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因此，血債累累，罄竹难書。毛主席說："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鴉片战爭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轟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簡明扼要的教科書，教育中国的青年人。"这本書是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編的，它虽然不是系統的历史教科書，但是，它从政治、經济、軍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加以編纂，使讀者从无数事实中，进一步了解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

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軟硬兼施，文武并举，它的侵略手法极其阴险毒辣。有时候派兵遣将，公开上陣；有时候为虎作倀，幕后策划；有时候出錢出枪，借刀杀人；有时候花言巧語，暗中搗乱；有时，是扶植傀儡，企图做"太上皇"；有时，是派遣匪特，阴謀反革命复辟。在我們国土上出現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也是形形色色，变化无穷。其中有文質彬彬、滿嘴"友好"的外交使节，也有乘着飞剪船，武装到牙齿的江洋大盜；

有挂着"学者"招牌的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間諜，也有假仁假义的"慈善家"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教授、博士；有走遍江湖的"冒险家"，也有乔装打扮的騙子、恶棍和流氓。这一切，万变不离其宗，目的是侵犯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資財，压榨中国的劳苦大众，企图把堂堂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美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行为是由它的阶級本質和社会制度决定的。統治美国的是一批垄断资产阶級，他們为了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霸占殖民地，压榨附属国，甚至推行全球战略，到处建立軍事基地，扶植傀儡政权，鎮压革命人民，妄图霸占全世界。列宁曾經指出："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紀才完全形成的垄断資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济特点，則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到处发展軍国主义。"斯大林也說："沒有暴力和掠夺，沒有流血和枪杀，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以为帝国主义。"为了榨取最大的利潤，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了一百几十年，直到現在还霸占着我国神圣的领土台湾。为了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它还在全世界行凶。在非洲的刚果，它杀气騰騰地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在拉丁美洲的多米尼加，它耀武揚威地派兵残杀革命人民；在亚洲，它曾在朝鮮发动过罪恶的战爭，現在，它又在越南的土地上燃起侵略的战火。杜魯門也好，艾森豪威尔也好，肯尼迪、約翰逊也好，他們都是美国垄断資产阶級的代理人，他們的作为当然离不了：压榨、掠夺、侵略、战爭。这是帝国主义的阶級本性决定的，在帝国主义进入坟墓以前，不管哪一个代理人上台，都离不了这一套。不这样干，帝国主义制度就沒法

存在。杜魯門、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虽然在世界人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是，接替他們的約翰逊并沒有从中接受教訓，变得"明智"一些，"溫和"一些，反而狗急跳墙，更疯狂地扩大侵略战爭，威胁世界和平。毛主席說："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邏輯，他們决不会违背这个邏輯的。"这本書所提供的事实，也充分証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美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际上却是一只紙老虎。因为它脫离人民，它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它坏事干得越多，世界上反对它的人也越多。这叫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它虽然表面上杀气騰騰，本質上却极其虛弱。在美国国內，有一千万以上的失业大軍，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实际上欠債最多，公私債务超过一万三千亿美元，广大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对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极为不滿，經常发生声势浩大的罢工、示威和請愿。特别是美国黑人的抗暴斗爭，也都以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規模开展起来了。它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間，也是勾心斗角，矛盾重重。美国想控制它的伙伴，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反对它的控制，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更严重的是它在世界各国建立了許多軍事基地，遭到了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只有不到三百万的兵力，其中有一百万分布在世界五大洲。在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的局面下，美帝国主义現在已經是顧此失彼，"扶得东来西又倒"。什么"空中优势"，"海上优势"，只要人民团結一致，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它的这些实力，是完全可以粉碎

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嗎？当中国人民举国一致和它斗争时，它只好灰溜溜地滚出大陆；当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和它干时，它损兵折将四十万，最后，被打回到它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遭到了惨敗。多米尼加是一个三百万人的島国，就在美国的大門口，人民一起义，就把約翰逊吓得渾身发抖。越南三千万人民，奋起抗美，和美帝国主义打了十一年，結果呢，是越南人民越战越强，美帝国主义越敗越慘。这再一次証明了毛主席指示的眞理："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問題，眞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美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大陆已經十六年了。那种騎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一百多年被侵略的历史，我們却要永記不忘。伟大的列宁教导我們：忘記过去，就等于背叛。新中国的接班人，应該从这本書所提供的材料中，进一步認清美帝国主义的本質，树立起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提高警惕，繼續进行艰巨的斗爭，直到把美帝国主义送进坟墓。

編　者

一九六五年八月

目　次

毛主席语录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給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書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訂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約。

——《“友誼”，还是侵略？》

历史的控訴

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早在一八四〇年，美国就帮助英国侵略中国。一百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民遭受侮辱、屠杀，中国的財富不知有多少被它掠夺、盜窃！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两个大字：侵略！它的手段凶狠、狡猾，它的罪行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記不胜記。讓我們先看一看它侵华罪恶史上的几个片断吧。

兵艦开道的“专使”

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个“文明”的美国强盜，带着一批侵略分子，坐着“白兰地湾”号巡洋帆艦，杀气騰騰地来到



美国"专使"顧盛耀武揚威地踏上中国領土

了中国的澳門。这个强盗名叫顧盛，是律师出身的美国議員，他的堂兄是留居中国三十年、黑手起家的美国商人，他的远房亲戚福士，是有名的鴉片販子。

当时，中英鴉片战爭結束不久。美国人眼看英帝国主义和中国訂立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約»，从这古老的国家，掠夺了无数利益，也想插下一只黑手，从中国人民身上捞取一把。于是便选中了顧盛这个扩张主义分子当"专使"来到中国。他"足登馬靴，嘴上留着时髦的胡須，神气非凡"，一到澳門，就积极策划侵略中国的阴謀活动。

顧盛滿嘴"和平"、"友好"，声言要到北京去見清朝皇帝。道光皇帝被英帝国主义的炮火，吓破了胆，一听顧盛要到北京来，馬上下令两广总督求告顧盛：千万别到北京来，如果要談美国和中国通商的事，广州已經开市，各国可以先后通商；有事情可以在广东談判。

顧盛看到昏庸皇帝如此胆怯，更加耀武揚威。四月中旬，他派"白兰地湾"号，从澳門开进广州的黄埔，說是作几天"礼节性訪問"。沒等主人允許，兵艦就横冲直撞进入中国內河，并且开炮恫吓，說是"礼"炮。清朝皇帝和官員，本来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已吓得惊魂不定，一开炮，自然更加紧张。这时，

顧盛提出："拒絕接待友好国家的使节……在西方国家将被看作是一种对国家的侮辱，因而会成为开战的原因。"意思是說如不从命，就要动用武力了。

在清朝政府对洋人奴顏婢膝的时候，广州人民却掀起了反美爱国斗爭。他們眼見"白兰地湾"号开进黃埔，还把艦上的一根旗杆树立在广州美国商館前面的广場上，情緒激憤，六月十五日爆发了一場大示威。第二天晚上，当示威群众聚集在美国商館前面的广場时，野蛮的美国侵略者，竟开枪鎮压，打死了一个名叫徐亚滿的示威群众。第三天，美国兵艦居然派一队水兵开到现場，进一步鎮压中国示威群众。群众情緒更加激昂。他們要求交出凶手，如不交出凶手，"将会焚烧商館"。顧盛一面拒不交凶手，一面加紧压迫清朝官員，要他們"保护"美国人的"安全"。清朝政府不但不支持群众的爱国行动，反而勾結美国侵略者，硬把群众的示威行动鎮压下去。

就在美国这种一面用"友好"的名义欺騙，一面用兵艦大炮恫吓，軟硬兼施的强盜政策下，卖国的清朝政府不得不屈服。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清朝政府派官員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签訂了中国和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不平等条約——«望廈条約»。这个条約"規定"：

美国人可以到广州、福州、厦門、宁波、上海等五个港口居住貿易，为了"巡查貿易"，美国的兵艦可以任意"到中国各港口"自由出入。

美国貨进口，中国海关要收税，必須和美国領事商議。

美国人在中国犯了法，"中国官員均不得过問"。

准許美国人在五个海口"自行建楼，并設立医院、礼拜堂及殯葬之处"。那就是說，美国人在中国可以任意进行精神侵略。

从此，美国在中国取得了种种特权，它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加深了。而那个美国强盗顧盛，却洋洋自得地写道："大国之間的互相交往，或通过使节——卽友好的工具，或通过海陆軍——卽敌对的工具，第三条道路是沒有的。"这眞是强盗的自供状，自画象。

华尔的"洋枪队"

随着帝国主义的压迫，清朝政府的卖国，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潮越来越高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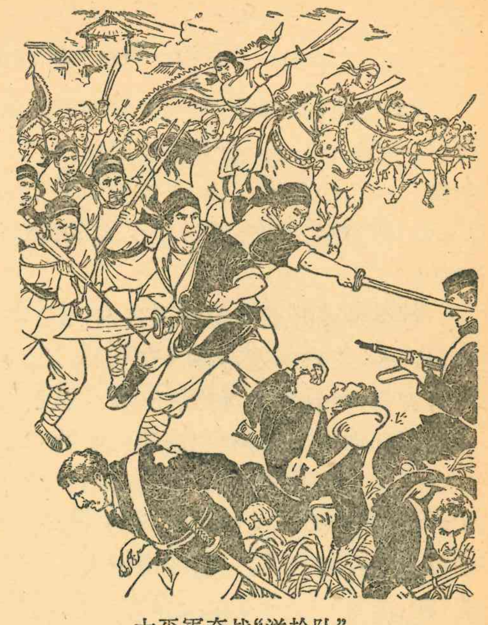
一八五一年，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革命势力很快地由广西发展到长江下游，大大地动摇了清朝的統治。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从来是十分仇恨的。一八五二年，美国派专使馬沙利赶来中国，企图操縱太平天国革命，从中为美帝国主义取得利益。一八五四年美国公使麦蓮到中国后，就坐兵艦进入天京（卽南京，太平天国的首都）进行試探。由于阴謀沒有得逞，美国侵略者立卽换了一副面孔：积极扶植清朝政府，鎮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人民响应太平軍革命，发动了小刀会起义。美国立刻同英国、法国一道，組織反动武装，向起义軍进攻。美国还最先表示愿意出动兵艦"助剿"太平軍，并且用洋枪洋炮装备了清朝軍队。

一八六〇年，太平軍逼近上海。美国駐上海領事就指使美国流氓华尔，招募了一批外国亡命之徒，組成所謂"洋枪队"，公然帮助清軍进攻太平軍。这是外国侵略者直接組織反革命武装鎮压中国革命的"創举"。这伙强盗，拿中国人民的生命做交易，同清朝政府講好：每攻下一座城市，清朝政府就給他們三万两銀子作"报酬"。这支侵略軍，依仗优势的装备，

先后帮助清軍夺取了松江、嘉定、慈溪等地。他們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擄掠，无恶不作。"洋枪队"头子华尔，曾經亲手把捉到的太平軍"斬首开膛"，发泄他的兽欲。



太平軍奋战"洋枪队"

英勇的太平軍，以土枪刀矛等武器，抗击"洋枪队"。一八六二年，当太平軍围攻浙东的慈溪城时，华尔带了七百人急忙赶去解救。可是等他到慈溪时，太平軍已經攻下了城。华尔反革命野心未死，仍然組織反攻。他亲赴战場，拿着望远鏡，监督賊兵攻城。这时，一顆枪弹飞来，打中了华尔，子弹从前胸进，后背出，这个双手沾滿中国人民鮮血的美国流氓，就此送了狗命。

华尔丧命后，美帝国主义生怕"洋枪队"被解散，立卽推举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率領。美国国务卿还沉痛地說："他（指华尔）……为发揚他的祖国（指美国）之威名而死。因此他的早死，实为美国人民所深切痛悼。"把鎮压中国革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說成是发揚美国威名，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强盜邏輯。

“学者”·特务·福开森

《南京条約》、《望厦条約》等签訂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到处横行，中国一步一步淪为半殖民地。广大人民反帝情緒越来越高。一九〇〇年夏天，北京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唯恐反帝运动发展到南方，就竭力設法阻拦、破坏。

有个叫福开森的美国强盗，打着“学者”、“考古学家”的招牌，从一八八六年起，他就在中国活动，曾盗走了大批中国的珍貴古物，并且和清朝政府两江总督刘坤一来往十分密切。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他和清朝政府的官吏一起在上海奔走，和各帝国主义的領事密商，又和江南官僚、地主、买办勾結，签訂了《中外互保章程》、《保护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使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鎮压南方人民的反帝革命运动。这样，美、英、法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就放心地集中兵力，組成八国联軍，开赴北京，攻打义和团。福开森的活动，起了阻碍中国人民革命的作用，因此得到各帝国主义的奖賞。

但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志气是鎮压不下去的。一九〇三年，年輕的民主革命者邹容在上海的《苏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革命軍》。他慷慨激昂地說：“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主张推翻反动腐败的清朝政府，扫蕩干涉中国“主权之外来恶魔”。他的言論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当然深恶痛絕，把邹容看作眼中釘，一面封閉了《苏报》館，一面下令通緝邹容等民主革命志士。

这时，福开森在美国領事的支持下，勾結帝国主义的特务，充当了清朝政府的暗探。这年七月一日，他給清朝的湖广总督的密电說：“革命党猖狂，美国領事已会同各国領事，准备捉拿这批革命党。”七月五日，又一个密电：“邹容已經逮捕。”后来，这个年輕的革命者被迫害死于獄中，年仅二十岁。

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債。

一个美国劊子手的自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厂的資本家，开枪打死了共产党員、工人顧正紅，激起了全市工人、学生的憤怒。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动員群众开展反帝斗爭。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內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了一百多人。接着，一万多人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結起来”等口号，要求释放被捕的人。英国巡捕竟开枪屠杀，当場打死群众十多人，受伤的不計其数。这就是有名的“五卅慘案”。美帝国主义也是这次慘案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市一万多人示威，和帝国主义作斗爭。

凶手。看，一个美国劊子手是怎样供認他的罪行的！

这个美国劊子手，叫做洛里·史密斯，是一个住在上海的美国“企业家”，万国商团（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反动武装）的团員。他在屠杀我国人民后的两个星期，洋洋得意地写信給朋友，夸耀他的“功績”。信中写道：

“就在暴动的那一天下午，我奉令出动。……距捕房大門口还差几步的时候，排枪声起，登时便有八个人吃了枪子，四个人死在捕房門外，还有許多死的伤的，都歪斜地躺在街心，……門上濺的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为流血过多，漸漸濘滑起来。死在前一排的人簡直被打成碎块，因为我們用的是柯利特四十五号式的快枪。……

第二天（六月一日），我們又全副武裝，持久地同他們对敌，打死了十多个中国人，有許多成了終身的残废，南京路上流了許多鮮血。……我們又开起鉄甲汽車，鋼甲有一英寸多厚，上面有炮架子，有机关枪，装置得好象坦克車一般模样。这两輛鉄甲汽車开足了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这种車子开过去之后，发生的惨状眞是厉害得很。压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內脏挤得滿街都是，他們的手脚筋骨都压断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压碎了手足……

六月二日的清晨，……有五个中国人被我們軋伤很重，一个人被我們打开了脑袋。……这街的一端有一队苏格兰兵，两队美国的馬队，有三輛鉄甲汽車慢慢地在街上走过去。在这汽車的鋼板里面，有机关枪朝着人群射击，在它經过的地方，全成血路。

……我們冲进宁波同乡会，在二层楼上把許多人捉住了。万弹齐发，把他們的生命早結果了。……”

这就是美国劊子手屠杀中国革命人民的鉄証。看了这份供状，我們能忘記那鮮血淋漓的場面嗎？能抑制胸中仇恨的怒火嗎？能讓死难同胞的鮮血白流嗎？不能！不能！不能！我們一定要牢記这些血海深仇，同美帝国主义彻底清算！

肖　林插图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約，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許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們直接管理的租界。它們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貿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們便能够大量地推銷它們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工业品的市場，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从江洋大盜到文明騙子

鴉片战爭以后，世界上各帝国主义爭先恐后地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美帝国主义自然也不甘落后。十九世紀末叶，它提出了“門戶开放，利益均沾”的主张。意思是說：中国这块肥肉，应該敞开大門，讓所有的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

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有时候利用江洋大盗的手法，有时候利用“文明”掠夺的手法，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了大批利潤。結果，造成中国人民越来越貧困，民族工业倒閉，工人失业，无数的国家資源，控制在美帝国主义的手中。这里写到的，仅仅是大量的强盗行为中的一些片断。

江洋大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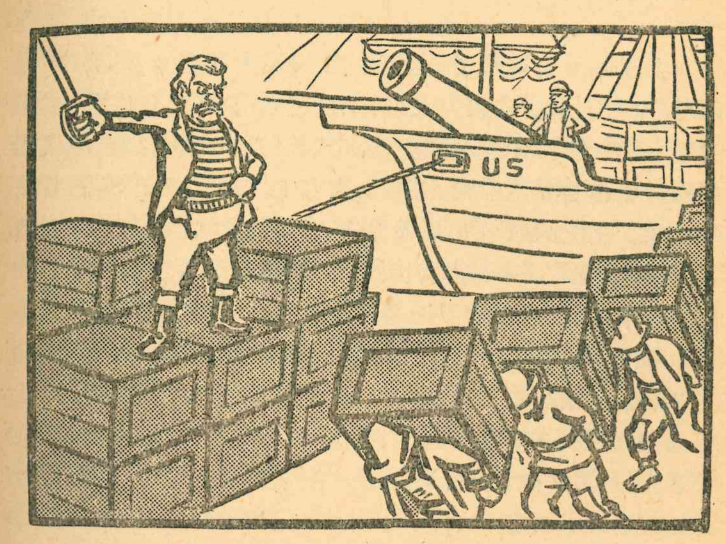
一七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一艘美国商船来到了广州。船的名字叫“中国皇后”号，听起来怪溫和，实际上却是美国海盗侵略中国的急先鋒。管貨員山茂召是个海盗式的人物，他載来了四十多吨“西洋参”。这种东西，沿着美国的哈德逊河流及新英格兰西部，几乎遍地都有，不值什么錢。可是运到广州后，他們吹得神乎其神，以高价出售。結果，这艘三百六十吨的小船，一次航行，就获取暴利三万七千七百多美元。

“中国皇后”号回到美国以后，掀起了一股浪潮，叫做“中国热”。山茂召大談其中国貿易，那些美国的冒险家們十分羡慕，凡是能拼凑到一只能容五个美国人的单桅帆船的人，都打算到广州来发横財。美国国会以“欣慰”的心情贊揚山茂召“对华通商的成就”。原因是山茂召发現了中国是“很好的鴉片市場”。第二年，这个美国海盗就被美国政府委任为駐广州第一任領事。从此，美国商船不断地販运鴉片到中国来。

美帝国主义向中国販运鴉片，采取一手拿枪一手握錢的办法，就是一方面用金錢賄賂清朝政府的官吏，进行走私；遇到主张积极禁烟的官吏，他們就采取海盗行为，武裝攻击。为了武装走私，他們特地制造了一种飞剪船。这种帆船的特点是：船身小巧，行駛得飞快。船上还备有几門炮，和許多刀剑、手枪，船上的水手，比普通船多一倍，个个都是强健干練的亡

命之徒。飞剪船“羚羊”号上的水手，談起一次武装走私时自供：船一駛进珠江口，就开始作战斗准备，把武器准备好，把刀枪放在甲板上，还在栏杆上面扯起船网，阻止中国緝私人員上船。他們不等中国緝私船靠近，就用长炮射击。有一次，飞剪船“羚羊”号开进中国海，远远地从地平綫上出現了两艘中国水师的緝私船，船长立刻下令开炮。緝私船暫时退去，“羚羊”号上的强盗进一步作战斗准备，甚至烧沸了一鍋水，准备用开水浇中国的緝私人員。

两小时后，緝私船又出現了，这回一共是四只大船，向“羚羊”号疾駛而来。强盗們立即用炮轟击，打中了一只緝私船，其余三只繼續前进，靠近“羚羊”号时，中国緝私人員，不顧生命危险，跳上飞剪船，和这些海盗搏斗。海盗們仗着子弹多，一面用手枪，甚至用烧开的水，向中国人泼来，一面乘机离开



美帝国主义采取武装走私的海盗行为，向中国販运鴉片。

作战地点，开足馬力冲进零丁洋，这时等候在零丁洋里的販鴉片船，就卸走了船上的鴉片，完成了一次武装走私的行径。后来，这艘海盗船，竟把中国人的尸体挂在飞剪船的每一根横木上，作为“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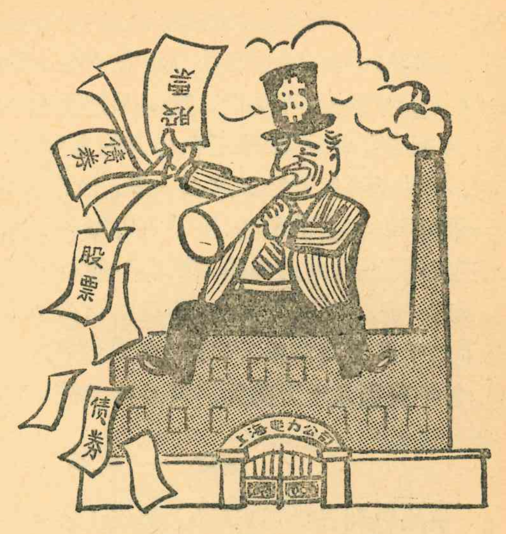
通过这种江洋大盜的手法，鴉片源源运入中国。一八一七年，各国运进中国的鴉片共四千五百担，其中美国运来的就有一千九百担，竟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美国依靠这种卑鄙的鴉片生意，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白銀。

无本万利

美帝国主义还用投机倒把的办法，掠夺中国的資源。一九二九年四月，他們一錢不花，竟把当时远东最大的一座火力发电厂——上海电力公司輕巧地弄到自己手中。这是怎么回事呢？

上海电力公司原来是英帝国主义霸占的企业。“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两地的租界。英帝国主义眼看中国人民反帝浪潮高涨，生怕上海租界也被收回，它所霸占的企业都要归还中国人民，就匆匆忙忙地登报招标出卖这些企业。美国的摩根財团，借国际商团的名义，花了八千一百万两銀子，买了下来。摩根財团是以摩根家族为中心的美国大垄断資本集团，它在国内控制了不少銀行、鉄路、冶矿、公用事业等部門，大量剝削工人的劳动，还把魔爪伸到十七个国家。在中国它早就經营了杭州的电气事业，还野心勃勃，想在上海、南京插手，逐步垄断杭州、上海、南京这一地区的电力网。买下了“上海电力公司”以后，美帝国主义就控制了旧中国全国发电量的三分之一，上海全市发电量的百分之八十八，等于扼住了上海工业的咽喉。

八千多万两銀子，果然是摩根財团出的嗎？不是，它一个子儿也沒拿出来。摩根財团派乔亭来当上海电力公司的厂长。这个人是有名的“老江湖”，一到厂里，就向全厂职工說：“我們美国人是为你們謀福利的，現在为了



“买了股票，就是电厂的股东了！”

我們共同的利益，公司决定向全厂員工推銷股票。这种股票名叫‘六两第一优先股’，六两銀子一股，利息优厚。”車間里，到处散发紅紅綠綠的推銷股票的传单。发电厂的銅匠車間，还搭了个台，中午工人吃飯时，美国人象要猴似地在台上拉开嗓門喊：“大家来买股票呀！买了股票，就是电厂的股东了！”飯也吃不飽的工人，哪有这份閑錢。上圈套的只是些高薪的职員。接着，乔亭又勾結了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大摆酒席，“邀請”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和工商界人士。一边敬酒，一边推銷股票。酒席上，宋子文竭力为主子效劳，当場認購了八十多万两銀子的股票。許多民族資本家，本来对美国人抱着疑惧心理，但看到宋子文带头購买，不买怕得罪美国人，也只好認購。

为了更大范围的搜刮，乔亭又在报上登广告，发行“五厘

半公司債券”。当时，反动政府的貨币不稳定，美国流氓就利用了人們的不安心情，在債券上載有“白銀条文”，宣传“債券”是用白銀計算的，不受币制变动和貨币貶值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迫用电戶，預繳三四个月的电費，叫“保証金”，这种保証金可以用債券充抵。这么一来，上海許多商店、工厂企业甚至里弄居民都上了圈套，买了这种債券。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五年，上海电力公司先后发行股票和公司債券七次，搜刮了大約一亿一千万两銀子，不但白白捞了个大发电厂，还从中賺了二千多万两白銀。以后，它又利用这个企业，剝削我国人民，每年获利几千万美元。眞是黑手起家，无本万利！

美貨——“美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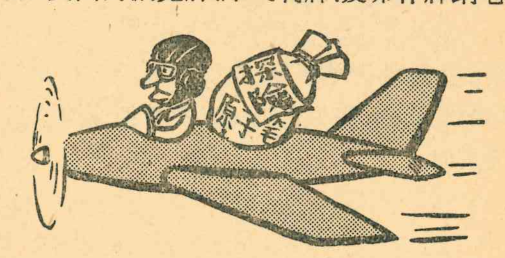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成了蔣介石的“太上皇”，和他訂了許多不平等条約，什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約”“协定税率”等。根据这些条約，美国的兵艦、商船可以在中国的各口岸通行无阻；美国貨的进口税，大大下降。于是大批美国貨，从奶粉到手紙，电冰箱到尼龙絲袜，象潮水一般涌入中国市場。上海、青島、广州等口岸，成了美国貨的吞入口。一艘艘的美国軍艦耀武揚威地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上，成群結队的美国水兵随身带着私貨，上岸后就到处兜售。一到夜晚，一只一只的大吊籃装着美国商品，从美国軍艦和商船上慢慢地降落到舢舨上，涌进市場。上海的永安、先施等几家大百貨公司出售的美国貨占全部貨品百分之八十。另外还开辟了一个专門出售美国商品的“中央商場”。美貨的大量傾銷，扼杀了我国的民族工业。就拿制革业来說吧：当时市場上，充滿了五光十色的玻璃皮包、玻璃皮鞋、玻璃腰带……連手表上的一小段皮带也被美制尼龙代替了。伪警察穿的也是美国剩余物資的軍用皮鞋。国产皮革制品只好跌价，許多制革厂只好关門。又象牛乳业，在当时的上海，每天本来只生产三万六千磅牛奶，但是大量的美国牛奶、奶粉、奶油、炼乳在市場上出現，中国的牛奶就卖不出去。奶場只好停頓，有的将奶牛杀掉卖牛肉。有个福民牧場，杀得只剩了一条奶牛。其他的行业，象水泥、卷烟、火柴、机械制造、化学原料、造紙……等，都遭到同样的命运。接着出现的就是大批的工人失业，一幅悲惨的飢民图。

鋼笔騙子

这里，讓我們再来揭露一个美国的鋼笔騙子的花招吧！

抗战胜利以后，美国的派克牌、犀飞利牌、爱弗释牌鋼笔充滿了市場。美国騙子雷諾，心里痒痒的，也想用他的原子笔来占領中国市場。

一九四八年二月，雷諾坐了一架“探险机”降落在上海的龙华飞机場，揚言要到中国的积石山去探险。报紙上登了长长的新聞，替这





上：雷諾：“我要到积石山去探险！”
下：雷諾：“‘探险机’的油箱漏了，我要回美国去修理！”

个騙子作宣传。第二天，上海市場上就出現了大批花花綠綠的“原子笔”。伪市长吳国楨为了討好美国主子，給他带来的原子笔免了税，还說：“这是探险家带給上海市民的見面礼。”一个月后，这批原子笔脫銷，雷諾假裝說：“‘探险机’的油箱漏油了，要飞回美国去修理，积石山暂时去不成。”过了几天，这架“探险机”又飞到上海，上海街头又出現了一批原子笔，数量比上一次更多。到了四月四日，第二批免税原子笔全部卖光，大騙子雷諾才結束了他的謊話，說不去积石山探险了，要回美国了。国产的鋼笔行业，本来在派克等笔的排挤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局面，大騙子带来了原子笔后，国产鋼笔厂又多了一个劲敌，銷路更窄了。多少鋼笔厂被迫停业。

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打着“做生意”的招牌，千方百計地扼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旧中国所以貧穷落后，除了反动派的罪恶統治外，和美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掠夺是有直接关系的。

吳　耘插图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經营了許多輕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經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美帝皮鞭下的工人

二十世紀初年，一个名叫卡克賴的美国佬，曾在上海的“美国商会”公开发表演講，提出“美国主人，中国奴隶”的論調，胡說什么美国人“能更多地思想，有更大的創造性，有更高的天才”，中国人却“缺乏这些性格”。他的結論是：“美国人适于作經理，……不适于作普通劳工”，而“中国人則适合于从事現代的工厂劳动”。

眞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論調。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来，美国資本家在中国办了許多工厂企业，有繅絲厂、紡織厂、紙烟厂、造紙厂、食品厂、油庫、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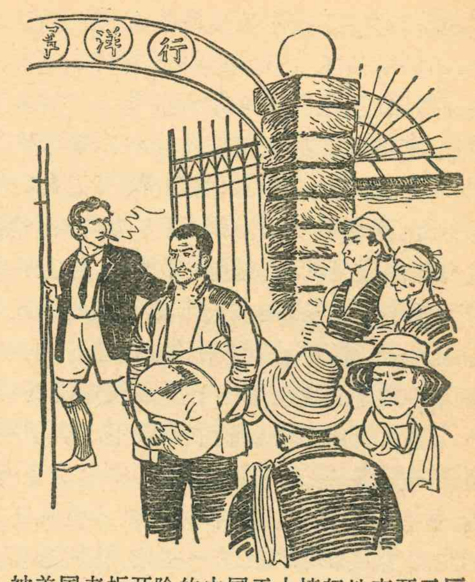
話公司和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上海电力公司等。

大量的中国工人，在美帝国主义办的工厂里，遭受他們的虐待和剝削。

“文明”监獄

在美帝国主义办的工厂里，訂有許多規章制度，对中国工人百般歧視、凌辱，把他們管束得象犯人一样。

比方，在美帝国主义办的上海电力公司里，全部職工分成四等：第一等英美人，第二等西洋人，第三等白俄，第四等也是最低的一等是中国人。英美籍的職員的工資最高的每月达二千七百元，中国工人最低的每月只有十六元，相差一百六十八倍。不但待遇不同，連使用的飯厅、厕所都有严格区分，违反規章就要受罰。在中国人里面，又把職員分为聘員、雇員、佣員三等六十八級。工人在工厂里，不許用自己的名字，每人发一个牌子，分A、B、C、D、E等种类。牌子上写着号碼，好象在监獄里一样，美国佬要找岔子，只要抄下工人的号碼，就可以任意处置了。厂規中明文規定：中国職工遇見外国人必須招呼敬礼，恭恭敬敬地讓路，否則就是“不礼貌”，要受記过处分。記过制度多达三十六条，不服从命令要記过，打碎玻璃也要記过。只要美国佬心血来潮，任何一点借口都可以記过。中国職工对外国人有“不礼貌”行为，起碼要記三个过，一个工人每年記滿九个过就得开除。这就是說，如果工人一年中，有三次“不礼貌”行为就要丢掉“飯碗”。厂規中还規定：厂內部門与部門之間、办事处这一楼与另一楼之間的職工，不許互相往来；同部門同車間有二、三人在一起談話，就会受到干涉，甚至有記过、开除的危险；参加罢工和集会更被認为“大逆不道”，要記九个过，也就是到了被开除的限度。美帝国主义



被美国老板开除的中国工人憤怒地离开工厂

办的上海电話公司，同样用这套办法統治工人，一九三七年，那里的美国經理波特的月薪为五千七百多銀元，而普通話务員的月薪只有十几个銀元。美国經理一个人的薪金，抵得上四百到五百个中国工人的薪金。

美帝国主义分子拿着高薪，騎在工人头上，过穷奢极侈的生活，但工人們的生活条件却非常恶劣。工人們在工厂里連吃飯的地方都沒有。他們自己带着飯食，冬天吃着冷飯，夏天吃着餿飯。美国佬还不准工人在工場、車間里吃飯，违反了就要受記过处分。一到吃飯时間，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人們只好拎着飯罐，躲到黃浦江边的煤堆上去吃。有时一陣风起，飯里撒上一层黑煤灰，也只得閉着眼睛咽下去。

悲惨的奴隶劳动

美国佬只知道从中国工人身上，任意榨取血汗，对工人的劳动条件却一点也不关心。美国老板雇用了一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流氓担任工头，驅使他們任意克扣工人工資，任意打罵工人，对工人进行搜身等人身侮辱。在上海电話公司的架綫

工地上，这些工头手执皮鞭鉄棍，强迫工人連續工作十几小时，不許吃飯喝水，动不动就棍打脚踢。有一个叫海來的工头，經常在工地上用电焊烙鉄燙人。很多工人的手脚都被燙伤过，有些人的身上至今还留着累累疤痕。

在天津德士古油庫的制听厂，工人們在密不通风的厂房里劳动，房里有四口熬鍋，夏天热得象个蒸籠。工人們仍站在沒有隔热設备的高溫爐前焊油听，身上只围一块麻袋片，給火烤得透不过气来，很多人干着干着就暈过去了。由于安全設备太差，經常发生燙伤、砸伤的事故。制听老工人白玉林、王永庆等的身上現在还留下許多被焊錫燙伤的痕迹。

工人們在工伤事故中如果不幸成了残废，美国老板就把他們一脚踢开。在制造糖果和冷飲的上海海宁洋行的軋冰工段，曾有一个老工人的右臂被軋冰机軋断，美国老板根本不聞不問。工人弟兄們凑了一些錢，将这老工人送进医院医治，才算保住了生命。老工人出院后，美国老板看他成了残废，不能象以前一样干活了，就把他开除出厂。

上海电力公司发电厂的出灰工人，遭遇更加悲慘。高大的鍋爐每到修理时，往往鍋爐刚一熄火，美国佬就要出灰工人冒着生命危险鑽进去干。这时，爐膛里溫度很高，因为沒有工作服，工人只得上身赤裸，腰里围块湿麻袋片，脚上拖双木屐，嘴里含着蘸了水的脏紗，手上包块帆布，就爬进鍋爐里去。爐膛里，灼热的干灰滚滚飞揚，高溫燙得工人們渾身起泡。在里面呆上几分鐘，人就会被汗水和煤灰攪成一个湿漉漉的泥团子。但工人們却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把爐管上的热灰和爐墙上的紅焦敲光除清。要是有人受不了，想鑽出鍋爐透一口气，美国佬就会以不服从命令为理由，或者記过，或者收牌子开除。每次，工人們咬着牙干完活鑽出爐膛时，一个个都精疲力竭，昏沉沉地躺在地上喘息，一点也不能动弹。等别的工人用冷水泼在他們身上，他們才慢慢地醒过来。

有一次，一台十层楼高的高压鍋爐在爐膛里結了一块巨大的紅焦，这块焦有三层楼那么高，塞在爐膛里眼看就要影响发电。如果停了火修鍋爐，就会影响美国老板的收入，他当然不干。于是，老板昧着良心，不顧工人死活，决定鍋爐不停火，硬逼着工人爬进爐去打焦。爐膛里的烈火正在熊熊燃烧，工人們挤在狭窄的爐門前，把鋼釬捅进爐膛。忽然，“轟”的一声巨响，那一大块紅焦坍倒下来，鍋爐的爐門全部震开，烈火凶猛地向外噴射。有个老工人曹老三当場被烧得渾身沒有一块好皮肤，美国佬也不想法救治，結果活活痛死。另一个老工人谷玉珠急忙从很高的平台上往下跳，跌断了腰骨，当时暈了过去。

在美国資本家的利潤和中国工人的生命发生矛盾的时候，他們总是用中国工人的生命来換取利潤的！

童工血泪女工仇

美帝国主义办的工厂里还雇用了很多童工和女工，因为童工和女工的工資更低，也更好欺压、凌辱。早在十九世紀末年，美帝国主义办的旗昌洋行和惠特摩尔公司在上海开設繅絲厂和紡織厂的时候，就曾派出包工头到灾荒地区，几乎是毫无代价地买来大批农村女孩，把她們安排在为童工特制的小型机器車間，讓她們整天鑽在那里抽絲。煮茧的鍋里，水烧得滚燙，工人們要用手指头伸到开水里去，抽出絲来。女孩子們的手长年泡在开水鍋里，燙得又紅又肿，几乎失去了感覚。紡絲工人的苦难又是另一种景况。因为絲綫怕风吹，美国老板又不肯改进設备，所以她們一年到头都給关在門窗紧閉、不見

阳光的房間里工作，到了炎热的夏天，簡直是活受罪。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們一天至少要工作十三小时，而她們得到的一点微薄的工資，还要受到美国老板和包工头的重重剝削。

在英美烟厂里，童工人数占全厂工人的三分之一，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八、九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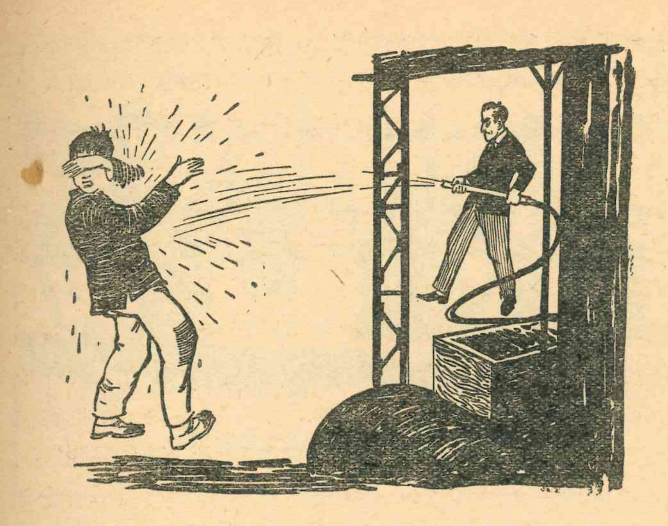
英美烟厂卷烟部有个童工徐阿英，才十一岁，經常吃不飽、穿不暖，每天又要經受十几小时沉重劳动的折磨，变得面黄肌瘦，身体很差。有一天，已經是深更半夜了，她还在搬着木箱往机器上加烟絲，由于劳累过度，一时头昏眼花，倒在地上，把烟絲箱打翻了。工头一見，抽了她一頓皮鞭，又把美国佬叫来。那美国佬一把抓住徐阿英的头发，拖到"写字間"去，罰她挺着身子站在壁角里。只要她稍微移动一下身子，皮鞭就象雨点似的朝她披头盖脑地打来。站了三、四个鐘头以后，她脸色蒼白，渾身都麻木了，美国佬才讓她"恢复自由"。經过这次折磨，徐阿英足足病了半个多月。

英美烟厂叶子部有个綽号叫"小紹兴"的童工，因为干了一天活，渾身沾滿了烟末和尘土，厂里又沒有浴室，便在磨刀間偷偷洗了个澡。美国佬发現后，拿起冷水龙头一个劲往他身上浇。"小紹兴"因此得病，一条命終于断送在美国佬的手里。

海宁洋行雇用的女工，規定必須是未婚的。如果发現已經結了婚，立卽开除。有的女工結了婚也不敢講，怀孕以后怕被发覺，便用布带把腹部綁扎起来。有一个姓张的女工怀了孕，被美国老板发現后馬上开除出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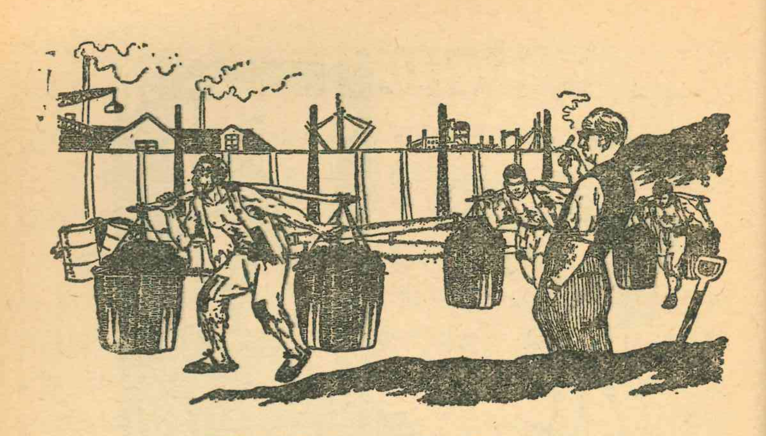
剝开画皮

在美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里，美国老板总是用"增加工



美国佬拿起水龙头往"小紹兴"身上浇

資"、"改善福利"等字眼来迷惑工人。一九二九年，美帝国主义刚踏进上海电力厂的大門，便要出一套巧妙、毒辣的花招。美国老板的第一桩"德政"就是宣布"增加"工人的工資。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的工資是从职工过去經过斗爭所获得的养老儲金中抽出来的。美国老板还答应給"安份守己"、做滿了年限的老工人发所謂养老金，籠絡工人为他們卖命。实际上，所謂养老金，只是有名无实的"空心湯团"。有个老工人謝东山，只差三个月就做滿年限，可以拿养老金了。有一天，他挑着二、三百斤重的一担煤，从江边送到运煤場去，因为年紀大了，担子又重，压得他实在透不过气，便在半路上放下担子歇了一会儿。誰知道这一歇却闖了祸。原来，当他正在盘算着自己用多年血汗换下的、将要到手的养老金时，美国老板也在盘算着如何保住这一笔将要丟失的养老金。就在



美国佬看見謝东山放下担子喘口气，
就抄下他的号头。

这一个时期，謝东山干活的时候，总有一个美国佬跟着他轉。那天他放下担子喘口气，跟在后面的美国佬立即抄下他的号头，第二天便把他开除了。在上海电力公司的老工人中，有着同样遭遇的并不只謝东山一个。难怪老工人都說："养老金是鼻头上貼块肉，聞得着，吃勿着。"

但是，中国工人是不可侮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他們团結起来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多次斗爭，不怕牺牲，不怕失敗。象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电力公司举行的大罢工，虽然在反动派的鎮压下，但斗爭一連坚持了九天八夜，最后取得了胜利。現在，美帝国主义早已經被赶出中国大陆，当年被霸占的工厂，回到了人民怀抱，工人們在自己的工厂里，揚眉吐气地建設社会主义。但是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残害工人的历史，将永远記在中国工人的心里！

赵志方、毛用坤插图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資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国变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农村血泪

美帝国主义在我国許多城市开辟商埠，办工厂，剝削工人，排挤民族工商业，控制中国的經济，它的侵略魔爪，同时伸入广大农村，霸占土地，低价收購农产品，放高利貸，甚至任意残杀农民。它还标榜"工业美国，农业中国"，目的是要使中国在經济上完全依附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它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农村里的"租界"

美帝国主义的宗教势力，深入农村后，除了精神上奴役农

民以外，許多教堂还占有大量土地，主管教堂的美国牧师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地主，被霸占的地区也就成了农村里的“租界”。解放前北戴河的状况，是最明显的例子。

北戴河是秦皇島的海滨区。这儿山青水秀，景色动人，是避暑休养的胜地。許多帝国主义分子都看中了这块土地。从一八九二年起到一九四八年解放时为止，有六十多个国籍的外国人，在这里建置产业，修筑别墅。其中入侵最早的是英帝国主义，一八九二年，在修建天津通山海关的鉄路时，工程师金达就在这里掠夺了一片土地。而掠夺土地最多的是美帝国主义，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八年为止，帝国主义一共修建了五百多处房产，其中美国强盗竟占了一百四十多处。以刘庄为中心的一带地区，差不多都落入了美帝国主义的手里。帝国主义霸占的土地，都有所謂“永租”权，就是說，原来土地的主人，永远不能贖回这块土地。

美帝国主义霸占这么多产业，不光是为了避暑。他們夺得土地之后，就开办农場，剥削那些被逼丧失土地的农民。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在东山开設了一个农場，有三百五十亩地，单是果园就占了二百亩地。美国人还在这里开設飯店，招徠避暑的游客。有一家美国人开的“拉島飯店”，一个普通的房間一天的租金是五块美元，上等的房間，每天竟收租金十五、六美元。在这些农場里劳动的工人，飯店里服务的工友，原来都是种地的农民，土地被占后，他們只好忍屈受辱地受帝国主义剥削，眼看帝国主义每年賺取大量的利潤。供帝国主义分子享乐的楼房一座又一座地增添，人們仇恨地管它們叫“怪楼”。

一九三五年，正当美国强盗开始称霸海滨区的时候，出現了一个所謂石岭会的組織。表面上这是一个教会組織，会首是一个英国老牧师，实际上，石岭会完全操縱在美国人手里。这个会所管的事务，不是单純的教务。在石岭会成立以前，外国人要在北戴河建筑馬路，或者和中国人发生了糾紛，中国政府还多少能够“过問”一下，他們“永租”土地，一方面向本国領事館登記，一方面要由天津道台衙門批准。石岭会成立以后，公开划定会界，制定会章。会章“规定”，外国人要取得“永租”权，要經石岭会“批准”，中国政府，完全沒有主权。美帝国主义操縱的石岭会，儼然成为这个地区的“統治”机关，享有最高的主权。



石岭会界碑

自从帝国主义者侵入海滨区以后，这里出現了一幅悲惨的图画。一方面是趾高气揚、坐着八人抬的轎子上山来避暑的帝国主义分子，以及荒淫无耻、聚賭嫖妓的封建地主和官僚。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給这些寄生虫拉洋車、赶驴子、当老媽子，有的甚至淪为娼妓，过着奴隶生活。直到解放以后，这块美丽的土地，才回到人民的怀抱。

烟农的遭遇

美国垄断資本侵入中国后，一面在中国建立許多工厂，剥削工人阶級；另一方面，深入农村，勾結封建阶級控制原料，許多产絲、产茶、产烟地区的农民，长期受到压迫。讓我們看一

看烟农的遭遇吧。

山东省的潍县，安徽省的凤阳，河南省的許昌，都是我国有名的产烟区。一九〇二年，美帝国主义伙同英帝国主义，办了一家英美烟草公司，这家公司开办时只有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厂，到抗日战争前，已在全国重要商埠設立了十个新式卷烟厂和一批附属工厂，成为垄断我国卷烟工业的一个"烟草王国"。为了控制原料，他們派人深入农村，大吹大擂地說：美种烟叶多么好，要农民少种粮食，多种美种烟叶，还可以送給大家种子；秋后，烟行里出高价收买烟叶。淳朴的农民听了这番話，都上了圈套。

栽美种烟，劳力花得大，还得多施豆餅等肥料，收割以后，还要用煤烘烤，成本花得很大。貧农哪有那么多本錢，地主、豪紳、买办就趁火打劫，向烟农放高利貸。一九三〇年左右，在安徽凤阳，英美烟草公司的一个买办，每年向烟农放的高利貸就达十万元左右。狠心的美国資本家，看到烟叶产区扩大，产量增加，秋后，就拚命压低收購价格。多少烟农洒尽了汗水，流干了血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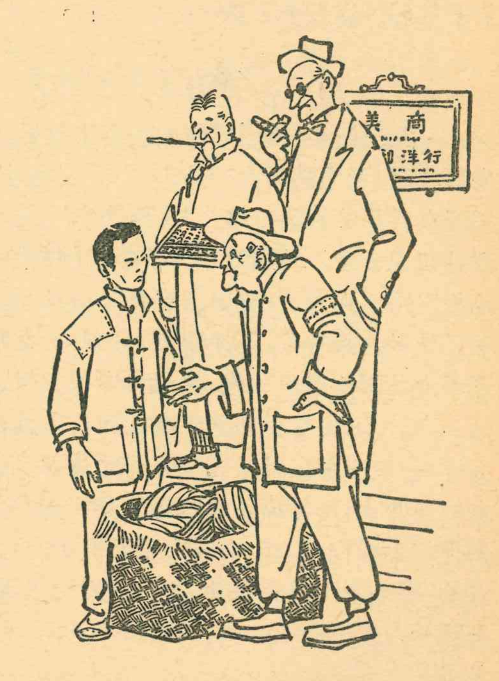
安徽省定远县严澗公社謝楼村的老貧农謝立道，提起受美帝国主义剝削的旧事，心里的仇恨，就象洪水决口一般涌了出来。

四十多年前，美国資本家和中国奸商勾結一起，来到謝楼村。他們装出一副"慈善"面孔，說美国銀行可以貸放炕烟的汽筒、爐釘給他們。可那种貸放眞坑人！一个白鉄皮的汽筒，市价只值二十块大洋，美国銀行敲竹杠，竟要四十块。接受貸款的农民，除了一定要有人担保外，还要把出产的烟叶卖給他們指定的烟行。

每年烟叶一开炕，門台子的美国洋行就貼出布告：什么

"高价收購"，"評价合理"，"随到随卖"啦。謝立道十八岁那年，烟叶一下来，就准备到門台子卖烟。临去之前，他把烟叶子拣了又拣，剔了又剔，抹得平平的，有一点胡梢子都用剪刀剪掉，整整收拾了三个大半夜，然后，租了一头驴子，运到門台子去卖。

烟叶卖給美国洋行得通过四道关。第一道关是要搞到卖烟的票，才能領到摆烟的匾子。卖烟的票，掌握在美国洋行的經紀人、奸商和当地的恶霸手里，每张票至少要花三、四块錢。卖烟的人多时，他們还一层一层地抬高票价，連旅店老板也趁火打劫，占住一些烟票，招攬客人。那一回，謝立道把烟馱到門台子，住在陈載和飯店。飯店老板嘴上答应有票，可就是不松手，害得他住了五六天，花了七、八块錢飯費，烟票还沒有影儿。他說了一大堆好話，花了七块大洋，才买到一张烟票。这算是过了第一道关。第二道关是給估价員送礼，請他評价时在洋人面前多說些好



"經理說，这烟叶不好，要降价！"

話。第三道关是繳落地稅。最后一道关才是卖烟。謝立道他們好容易才等到这一天，可美国資本家大模大样地走来，东翻西翻，把烟叶折騰了一陣，嘴里不住地挑剔，最后翻譯对謝立道說：“經理說，这烟叶不好，要降价！”謝立道一听，气得話也說不出来，可是貨到地头死，价錢再低也得卖呀。謝立道那黃灿灿的一担多烟，明明値四十多元，美国洋行只給二十多元，除去七块錢烟票、八块錢飯費、两块錢“落地捐”和租驢費等盘費外，剩下的不到十块錢，連两石米也买不到。那一年，謝立道栽了二亩五分烟，从春忙到秋，不知流了多少汗水，到头来竟落得这么个下場！

“棉麦貸欵”的底細

一九三三年，美国国內发生經济危机。一方面工农群众生活貧困，无力購买农产品；一方面資本家要保持利潤，拚命压低农产品的收購价格。“谷賤伤农”，美国的农民很不滿意，到处起来暴动。美国政府为了緩和国內阶級矛盾，就向殖民地找出路。六月間，美国政府耍了个花招，說是給中国五千万美元貸款。条件是：不給現款，只給棉花和麦子；这些农产品还得由美国的船只运輸，費用由中国負担。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江西打內战，需要錢用。不管怎么样，一口应承。說是五千万美元貸款，但是如果按照双方談定的条件执行，付掉长途的运輸費用，扣掉商人們的“佣金”，先得打个折扣；还有，中国反动派需要的是現款，人家給的是实物，因为急于得到現款，把一批棉麦按原价八折在国际市場上脫手。这样七扣八扣，实际到手只可能有三千五百万美元了。

后来，由于广大人民的反对，蔣介石不得不把貸款总数削減为二千万美元。但就是削減了，中国人民也已經遭受了很大損失。

这批貸款到了蔣介石手里，又怎么样呢？一来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的实力，美国的貸款对反动派打內战来說，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二来，一部分棉麦到了中国市場，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大大下降，美国貸款的消息一发表，皮棉每担的价格立刻下跌了四五元，小麦每担的价格跌到一元九角。中国的农村，本来被美蔣反动派弄得十分萧条，这一来更加沒有复兴的希望。农民給地主的租子照样要繳；給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照样要出；但是农产品的价格却一落再落；加上反革命的內战越打越厉害，中国农民眞是死路一条。但是美帝国主义，却是隔岸观火，既落得个“援助”中国的美名，又緩和了自己的經济危机，还能从中国人民身上，得到一批貸款的利息，一箭三雕，如意算盘。

吸浆虫和黃萎病的传播者

美国的麦子运到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欺騙农民，說是“良种”，要中国农民推广种植。但是，这些“良种”里，有許多吸浆虫的虫卵。这种虫卵，肉眼看不到，加上旧中国的农民，沒有力量也不懂得用葯剂浸种拌种，結果种了下去，虫卵孵化了，到小麦揚花的时候，先吃花粉，后吮吸麦粒的浆汁，浆汁吸光，麦粒就成了空壳。凡是种过这批小麦的地方都遭了殃。打这以后，我国江苏、安徽、河南、陝西、山西、湖南、湖北、宁夏等八个省区都出現了小麦吸浆虫灾。直到一九五〇年，光是河南、江苏、安徽三省，受害麦田就有七百三十多万亩，輕的減产一半，重的減产七、八成。要是把历年来的八个省区所受損失計算一下，那簡直无法估計。



美帝国主义貸給中国的小麦有許多吸浆虫的虫卵。

这样伤天害理的事，美帝不止干了一次。一九三五年，美帝把带有病菌的棉种卖給中国，使我国东北、华北广大棉区都出現了棉黃萎病。这种病害对棉花生产的危害很大，好端端的棉苗，长到一定时候，漸漸地枯萎，不結棉桃，长成光秆。它的病菌，沾染了土壤以后，第二年再种棉花，还会发病，很难根除。直到一九五二年，有些地方还在发展，陕西涇阳等十四个县的四百万亩棉田，发病面积达一百二十万亩，損失籽棉一千六百万斤；河北丰潤县的棉田由于这种病害，每年損失籽棉有二百八十万斤以上。解放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虽然有效地阻止了棉黃萎病的蔓延，但它仍然是我国主要的棉花病害。

美帝国主义口口声声地說："援助"呀，"友誼"呀，"复兴中国农村"呀，好話說尽，我們揭开它的底細，都是不折不扣的侵略。

江　帆插图

毛主席语录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剝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給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計的广大的貧农群众，貧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丢掉幻想，准备斗爭》

华工的苦难

一九〇五年，在美国駐上海总領事館門前，发生了一件壮烈的控訴案件。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手持着抗議美帝国主义排华的抗議書和告全国同胞書，憤怒地来到美国駐上海領事館的門前自杀了。这个青年名叫馮夏威，是广东南海沙头乡人。馮夏威十七岁的时候，因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远离家乡，到几万里外的美国和墨西哥做苦工。他在美国做了七八年苦工，受尽了种种苦难，一九〇四年，怀着仇恨回到了祖国。第二年，他又听到了美帝国主义残害华侨同胞的消息，新仇旧恨，激起了反美爱国情緒。他終于以生命来抗議帝国

主义的罪行。这一壮烈的行动，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反美爱国运动，紛紛通过追悼会的形式，声援华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美帝国主义剝削华侨，残害华侨，已經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据可靠的估計，解放以前，在美国的华侨大約有三十万人。他們的經历和遭遇，充滿着血和泪，是美帝国主义侵华历史又一个篇章。

"浮动地獄"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正是美国資本主义猛烈发展时期，資本家为开垦美国西部大片的荒地，开采金矿，挖掘运河，修建鉄路，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因为国內劳动力十分缺乏，美国便在勤劳刻苦的中国人民身上打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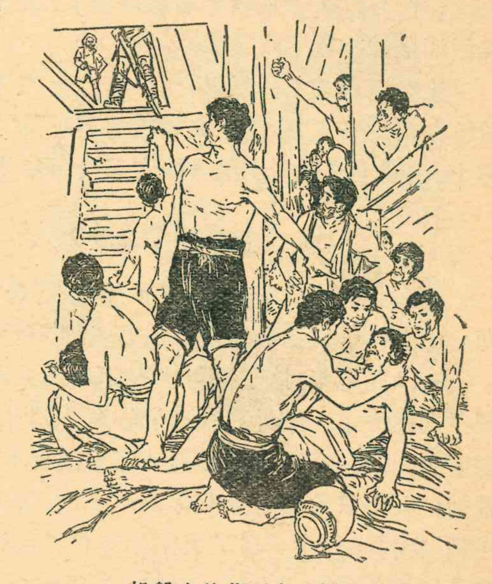
在广州的帝国主义分子用麻袋罩住行人，綁架华工。

那年代，旧中国正处在黑暗的时期，工商业衰落，农村破产。大量的工人失业，大批农民走投无路。美

国强盗趁此机会，到处张貼招募华工的广告。他們欺騙說："到美国去能找到工作！""到美国去能捞錢！"有不少机构，挂着"洋行"的招牌，干的却是販卖人口的勾当。广州有一家美国人开設的"同孚洋行"，就是干这种見不得人的事的黑店。他們騙走一名华工，运到美国，到岸的价格，約一百二十美元左右，最高达二百美元。經过投机商人的倒手轉卖，拍卖时的价格，每名平均二百美元，最高的可以达到五百美元。为了从販卖人口中賺取暴利，帝国主义分子，除了拐騙以外，竟然还用綁架的办法。在广州的长堤和西堤一带，常常发生帝国主义的走狗，拿着麻袋，趁行人不备的时候，把人罩住，然后送到美国的船上运走。每綁架一个华工，这些走狗就可以捞到三元到十元美金。

华工被拐騙和綁架上船后，人間地獄的生活就开始了。

运送华工的大都是帆船，一条船上，成百上千的华工，挤在又黑又悶的船艙里，在海上飄泊三四个月（从香港到美国要七十多天到一百天）。途中还要經过炎热的赤道。上面烈日



帆船上的华工和帝国主义分子作斗爭

晒，船艙里空气污浊，活象一个悶罐。飯吃不飽，淡水也喝不足，中途病死、餓死和渴死的华工，不計其数。帝国主义分子生怕华工反抗，船上还用全副武裝的人員弹压，华工稍有反抗，就被戴上脚鐐手銬，或者开枪打死，投入大海。一八五五年，有一条叫"威福萊"号的美国船，滿載着华工去美洲。船到馬尼拉时，华工們想登上岸去换换空气，帝国主义分子就开枪打死了一名华工，其余的华工被全部赶入艙內，用大鉄鎖鎖住艙門。第二天早上开艙时，被悶死的华工就有一百二十一人！还有一条船上的华工，因为想到甲板上找些水喝，船主鳴枪鎮压，一下打死了四十多人。一八六五年，有一条叫"拿破仑卡尼伐魯"号的船，从澳門运华工到中美洲去。突然船上失了火，这时，人口販子乘救生船逃命去了，而鎖在艙底的华工呢，却活活地被烧死了！

这些运載华工的船只，当时有人把它叫做"浮动地獄"。被騙被綁的华工，帝国主义却把他們叫做"猪仔"。从这些名称上，我們也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侵害华工的嘴脸。

被榨干了血汗的人

被騙到美国的华工，侥幸不死的，遭遇又是怎样呢？請看郑进祿、李东号、湯心海三人的悲慘經历吧！

一八九七年，这三个年輕人和六百多个华工一起，被美帝国主义騙到了一个叫高威島的小島。那时，島上荒无人烟，一眼望去，尽是杂草、荆棘和荒滩。美国資本家說："你們努力开荒吧！开出来的荒地全归你們。不过，有一个条件，收下来的庄稼，都得卖給我。"他又假惺惺地說："当然，我还要供給你們农具和需要的东西，連伙食費也由我垫付，等你們赚了錢再还給我！嘻嘻！"眞是仁至义尽，滿嘴的蜜糖。

郑进祿等三个青年，就这样，怀着美好的希望，在荒島上开始干活。他們起早食黑地开荒，翻轉了沉睡的荒地，除尽了丛生的野草。到快下种的时候，資本家坐着汽車，来到田头，又是花言巧語地說："你們干得不錯。我看就种甘蔗吧！甘蔗能卖大价錢呀，将来收下的甘蔗，全由我包下来！"于是，他派了一个工头，监督着他們种甘蔗。

甘蔗漸漸生长起来了。郑进祿等眼看着粗壮的甘蔗，心里升起了希望：等收了甘蔗，还了資本家的錢，准能安家乐业。他們被騙来的时候，只有光身一个人，在荒島上，連平时喝的淡水都得向美国資本家买。誰知，这就是資本家套在他們脖子上的一根絞索。

甘蔗收下来了。这一年甘蔗是丰收。美国資本家就开了車来过秤、作价和算賬。算来算去，他們不但得不到甘蔗錢，还要欠美国資本家一大笔錢。这是怎么算的賬呢？原来資本家算的甘蔗价錢，只比卖給他們的淡水价錢高一点点，而貸給他們的农具，却比銀子打成的价錢还要高。"这



美国資本家对两手空空的华工說："开荒嘛，头一二年总是要亏本的，……"

样低的价錢，我們不干！”資本家却說：“嘻嘻，当初不是說好的嗎，收下的甘蔗全由我包买，你們难道忘了！”就这样，他們吃了一个哑巴亏。

接着，資本家又伪善地說：“你們别着急，开荒嘛，头一二年总是要亏本的，往后，你們可就得发大財呀！”郑进祿他們說：“我們干了一年，落得两手空空，难道就这么白干了嗎？”資本家拍拍胸脯說：“这好办，以后我每年发給你們每人八块美金的工資！”你想不干嗎！离家万里，人地生疏的荒島上，哪有别的路走；你想回家嗎？哪里来这笔路費。你想逃走嗎？高威島是个孤島，周围是茫茫大海，比登天还难。胆大的华工，抱根木头，跳进海里，准备泅离孤島，不幸被抓回来就被工头活活打死。就是泅了出去，也可能在海里被鯊魚吞吃掉。干下去，每年就是八块錢的卖命費。工头的面目，越来越凶恶，每天早上五点鐘，就催着人下地，直到半夜才讓人回去睡觉。資本家还在田庄上开了鋪子，华工买东西都得上他的鋪子。买一根針，就得花十天左右的工資，反正是独家的买卖，明知道是資本家訛人，也无



一九五〇年，画家司徒乔回国时，遇到了一批回国的华工，这是他給文中写到的三个华工画的象。

力摆脱。就这样，郑进祿等汗水掉进土里，眼泪咽进肚里，身上的油水，一天一天被榨去，而資本家却因此一天一天地增加財富，沒过几年就成了檀香山的甘蔗大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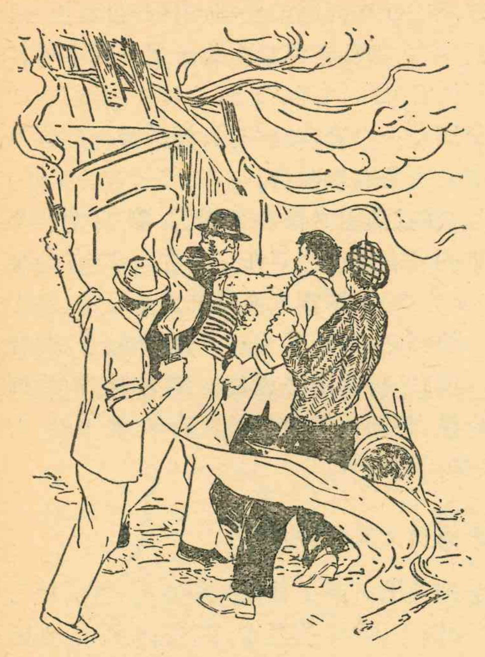
一年复一年，甘蔗园从一个資本家手里，轉到另一个資本家手里，而他們的工資却老是八块美金。

五十三年过去了。高威島上六百多名华工，除了十几个逃走的不知下落，剩下的只有郑进祿等九个人了。其余的全被折磨死了。在他們九人中，美国資本家見那六个还有点力气，留下来繼續压榨。他們三个呢，耳朵聋了，眼睛瞎了，脊背压弯了，油水榨干了，就被一脚踢出高威島。幸亏这时祖国解放了，当地的华侨組織，帮助他們回祖国度晚年，要不然，高威島上将要增添三具华工的白骨。

忘恩負义的“排外法”

一九五九年，已故的美国共产党总書記福斯特，写信給毛泽东主席。信中說：“中国人，主要是工人，在美国西部地区的历史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們开始移居到这个地区，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正是加利福尼亚州有名的淘金热盛极一时的时候。从那时以后的几十年間，在美国西部所有的矿山、森林、牧場和工地里，都有他們在工作。他們修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鉄路。特别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后期，鋪修了美国第一条横貫大陆的‘中太平洋鉄路’的西半段。这是一个英雄的成就。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他們曾經不得不同在‘排外法’被通过时达到极点的沙文主义①、威胁恐吓和暴力行为进行斗爭。”

① 是指把自己的民族利益看得高于其他民族、拥护压迫别的民族的那种国家主义。


美国流氓袭击华工，并放火焚烧华工集居的村落。

这里說的“排外法”是美国国会一八八〇年通过的“限制华人例案”。这是美国的資本家过河拆桥，忘恩負义的毒計。那时候，美国經常发生經济危机，工厂倒閉，商业萧条，大批工人失业。資本家就采取排华的办法，一方面禁止中国人去美国；一方面烧、杀、拷打和驅逐为美国出过力卖过命的华工。其中最大的一次是洛士丙冷凶杀案。

一八八五年九月，洛士丙冷城的煤矿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阴险的矿主使用毒計，利用排华法，离間华工和美国工人的阶級友爱。他們挑起种族歧視，唆使一批流氓，包围华工居住的地方，袭击手无寸鉄的华工，放火焚烧有七百多名华工集居的村落，劫走所有的財物，当場打死华工二十八人，重伤十五人，其余的被迫逃入山中。事后，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排华流血惨案就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帝国主义更加仇視爱国的中国侨民

了。爱国的侨民，要想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美国政府不讓。有些爱国的科学家，更加受到美帝国主义的限制。美帝国主义或者阻挠他們回国，或者想一切办法把他們劫持到台湾去，为蔣介石集团服务，和新中国为敌。

美帝国主义以前的头子艾奇逊曾經花言巧語地說对华的“传統友誼”，我們从华工的遭遇上再次証明毛主席說的：“艾奇逊当面撒謊，将侵略写成了‘友誼’。”眞正的友誼是有的，那就是美国工人阶級、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誼。

王永揚、司徒乔插图

毛主席语录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从一八四四年訂約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經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說都是为了“加深友誼”。

——《“友誼”，还是侵略？》

在“慈善”的帷幕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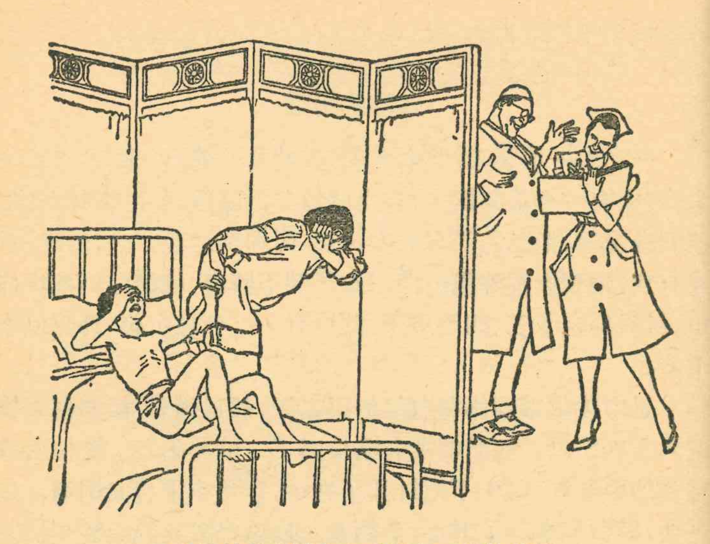
美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文化侵略，麻痹我国人民的精神，曾在中国各地，办了好些医院，象北京的协和医院，山东的齐魯医院，湖南的湘雅医院，成都的华西医院等。这些医院，表面上挂着“慈善”事业的招牌，打着“人道主义”的美名，暗地里却干着慘絕人寰的罪恶勾当，使多少无辜的中国人遭到残害。它

的罪行是罄竹难書的。

残酷的折磨

一九二一年夏天，北京千佛寺的“貧儿院”里，闖进来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美国人，是当时协和医院眼科主任郝瓦德。他們进院后，把孤儿們召集在一起，假惺惺地說：“来，瞧瞧，看誰有病，带到大医院里治疗。”孩子們不懂事，就讓他們挑挑拣拣，最后挑定了三、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恩宝善，那时他才十岁。

恩宝善被带到协和医院的第二天，郝瓦德領着穿白大褂的人走进病房。他們嘀哩嘟嚕地講了一陣美国話，就拉着恩宝善的小胳膊，猛一下把針扎了进去，疼得小宝善直咧嘴。过一会，針筒里灌满了鮮血，他們是在抽这个孤儿的血呀！抽完血，他們用手翻开宝善的眼皮，用小棍在他眼睛里拨弄。郝瓦德接种到恩宝善眼里去的是沙眼病毒。当时，抗生素和磺胺两种药还沒有发現，沙眼还是难以根治的病。为了进行試驗，郝瓦德就用孤儿来作牺牲品。恩宝善本来沒有沙眼，接种了病毒后，不几天，就得了急性沙眼，两眼肿得象烂桃似的，眼球上布满了滤泡，疼得鑽心，黑眼珠变得渾浊不清，什么东西都看不清。过了些日子，恩宝善的眼“病”好些了，誰知道郝瓦德又来翻他的眼皮。宝善已經吃过苦头，这回哭着不讓他們动手。可是，两个残暴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死劲地按住宝善，一个压住腿，一个扳住胳膊，幼小的宝善，怎能抵挡得住这些劊子手呢？美国“大夫”又翻起他的眼皮，接种上沙眼病毒。这一次，肿得更加厉害，痛得更加鑽心，并且发高烧。每試驗一次，孩子受一次折磨。一次、两次、三次……到底多少次，是很难以数計了。在孩子反复受苦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分子不断作



恩宝善被美帝国主义分子郝瓦德接种了
沙眼病毒后，受尽折磨。

記录，为他的学术論文积累材料。直到孩子的眼已經沒有試驗价值了，就把他丢开不管，另找一个牺牲品。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协和医院有两个叫梅伦納和兰杜亚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研究”斑疹伤寒和回归热两种病，就和当时的反动政府勾結，弄来大批敎养院的孤儿作試驗。斑疹伤寒和回归热，都可通过虱子传染，他們就把虱子放在特制的盒子里，綁在骨瘦如柴的孤儿身上作試驗。可怜的孩子們被虱子咬得又痒又疼，悲惨地哭叫起来。梅伦納和兰杜亚却不准把虱子盒拿下来，并且威胁說：“誰也不許乱动，拿下来，我馬上就会知道的。”这样一連几天，孩子們受尽折磨，梅伦納和兰杜亚却欣然地在观察虱子和病情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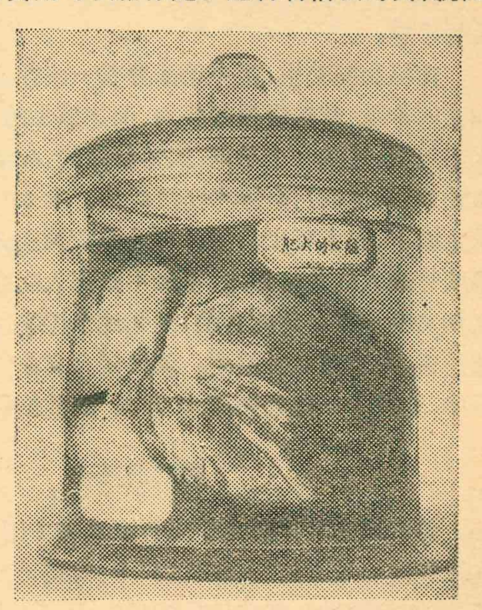
美帝国主义对孤儿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些孩子无父无母，

可以任凭他們宰割。就这样，多少成长中的孩子，作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牺牲品。

“珍貴标本”的来源

为了从病人身上取得标本，灭絕人性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常常利用看病的机会，蓄意謀杀中国人。

山东有个小学教师赵竹君，得了肺病，到齐魯医院去治疗。美帝国主义分子杜儒德检查赵竹君的身体时，发現他的心特别大，就动了杀人的念头。他裝出一副慈悲相对赵竹君說：“你得住院治疗，費用可以給你免。”赵竹君信以为眞，就住在医院里。开头两天，杜儒德还煞有介事地給赵竹君吃点葯，四、五天后，他就下令停止給葯和护理，想办法讓他死掉。人死后，杜儒德便打开赵竹君的胸腔，取出他长得特别大的心，浸入玻璃瓶里，留作标本。赵竹君的心，現在还展覽在山东省阶級教育展覽会上，作为証据，来控訴美帝国主义分子披着仁慈的外



美帝国主义分子杜儒德害死了赵竹君，把他的心脏留作标本，原物現在山东省阶級教育展覽会。

衣，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个不滿周岁的幼儿张琪玖，不当心吞进了一粒花生米，卡住了气管，呼吸十分困难，母亲带着孩子，到协和医院来，希望搶救。按常理，医生只要用鉗子把花生米取出来，孩子的呼吸就能恢复正常。可是，耳鼻喉科医生美帝国主义分子斯萊克，为了要用这个孩子的肺作标本，有意杀死孩子。他用橡皮管故意把卡在气管的花生米，捅到支气管的分枝处，使孩子很快窒息而死。当时，在場的中国大夫不忍心，建議把孩子翻过身来，讓他嗆咳哭号，把花生米咳出来。斯萊克不准。就这样，一条小生命，活活断送在美国医生手里。

在协和医院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副骨胳。这是一个成年妇女的骨胳，却皺縮得好象六、七岁孩子的骨胳一般。"病历"卡上写明，这是一个孕妇，因怀孕期間，身体里缺乏鈣質，得了軟骨病（佝僂病），到协和医院診治。本来只要給一些鈣片和維生素丁，完全可以治好。可是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得到一副軟骨病人的骨胳标本，不但不給病人吃有鈣質的葯物，还故意在食物中减少鈣的含量，結果这个无辜的孕妇，軟骨病越来越严重，竟被活活折磨死。美帝国主义分子立刻解剖了她的尸体，取得了一副他們認为"珍貴"的骨胳标本。

萊門的黑手

美帝国主义用医病作幌子来杀害中国人，是明目张胆的。在协和医院过去的"入院規則"上，写道："病人住院治疗，附有条件，即須愿被合理地用作教学目的。病人必須愿受一切检驗……如不愿合作，可出院。"明白地說，就是入院的病人，帝国主义分子都有权拿他們的生命来作試驗。事实确实如此。

北京丰台区赵家村，有个青年农民叫董小永，他十五岁就給人扛长活。二十二岁那一年，他因为經济困难，悶悶不乐，得了精神病。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他被送到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脑系科主任萊門，为了研究强烈的放射綫对人的脑子的影响，向董小永头顱前后左右六处照射了超量的X光。这种試驗和治疗精神病絲毫无关，只会給人带来致命的后果。

接着，董小永的病历卡上，出現了一系列悲慘的記录：

七月二日　开始放射脑袋，病人对任何問話沒有回答，不吃东西，并且呕吐出血样液体。

七月三日　发燒，放射所致。

七月七日　病人用手撕扯灼伤的头皮。

七月十七日　他挠得厉害，把他指甲剪去。

七月三十日　病人把溫度表扔到地下，一句話不說，脑袋潰烂。

八月六日　脑皮整个潰烂。

八月××日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間里，病人除了在偶而清醒的时候，說过"我要死了，不要劝我再做什么"之外，大部分时間都一声不吭，問他，什么都不回答，只是不断用手撕扯头上的綳带。

不久，这个青年农民被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夺去了生命。經过长期折磨之后，他死时的体重只有六十斤。他的尸体，被协和医院作了解剖，从尸体检查照片看，他的头皮和头发已經全部烂掉，露出了头骨，用肉眼都可以看出脑組織的大片缺损。显微鏡的观察更加証明大量脑細胞坏死，并且形成了瘢痕。

萊門的双手沾滿中国人的鮮血。一九三六年前后，萊門



帝国主义分子萊門在中国人身上注射了强心剂卡的阿錯作試驗，图为受害者抽风而死的慘象。

为了試驗强心剂卡的阿錯有沒有鉴别癲痫病的效果，又从精神病房里找了四十九个中国病人作了試驗。

他們向病人注射了这种强心剂，不久病人卽开始抽风。先是脸部痙攣，紧接着是全身强烈地抽搐，痛苦地掙扎，呼吸几乎要停止，脸上布滿豆大的泪水和汗珠，被汗水湿透的褥子都可挤出水来。在这种情况下，病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骨折、脫臼、撕裂肌肉、咬碎牙齿、咬掉舌头等等。病人难受到了极点，剧烈抽搐的时候，把床上的鉄条都拉弯了。就在这个时候，萊門以极大的“兴趣”，在病床上側和旁边放置两部电影机，把这慘不忍睹的鏡头，全部拍摄下来，制成所謂“具有科学价値”的影片。有一次，病人因为抽风滚到鏡头外面，萊門的老婆却在一旁大駡：“怎么搞的，电影片子可是値錢的。”試驗結果，萊門拍摄了数十卷影片，写出了他的学术論文。他在論文里却輕描淡写地写道：“卡的阿錯不能用

以鉴别癲痫，唯能激发癲痫，以供观察癲痫之用。”現在协和医院还存有一些影片的片断。

“調养院”的黑幕

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眼里，中国人的生命，簡直不如动物。医学試驗，在美国都是在青蛙、狗、老鼠等动物身上进行。可是在中国，美帝国主义却用人来試驗。除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和住“三等”病房的病人以外，他們竟然还設立所謂“調养院”，收留一批无家可归的中国人，恶毒地称他們为“剖料”，意思是供解剖用的材料。需要的时候，他們就在这批人身上作各种各样的試驗。死了，就更换一批。一位美帝国主义的医生賓威廉在美国《科学月刊》上写文章，洋洋得意地介紹他們怎样利用当时中国的飢荒，雇佣了二万穷苦的中国人做試驗的情况。他自供說：“我們用老鼠做試驗，还沒有那么多。”

华尔街的“慈善”家們，在“文明”的白色号衣下，不知残杀了多少中国人，欠下了多少血債，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不忘这些仇和恨。

吳　为插图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們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紙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們的知識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奴化青年的教会学校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校是从一八三〇年就开始的，它的办学和传教是紧密結合的。据一九五〇年的統計，美国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共有一千七百五十五所，每年的經費光是高等教会学校就需要三百五十万美元以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身上，恨不得从骨头里也榨出油来，为什么在办学方面，表現得那么“慷慨”，那么舍得花錢呢？請听他們自己的解

释吧！

美国伊里諾大学校长詹姆士，給美国总統罗斯福写道：

“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輕的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将由于这一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义的、智力的、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收获。”

“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錢，卽使只从純粹物質意义上說，也能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軍艦更为可靠的。”

这些話的意思是說：要想长期奴役中国，先要毒化这一代青年的思想。为了奴化青年，在办学方面花一点錢是最花得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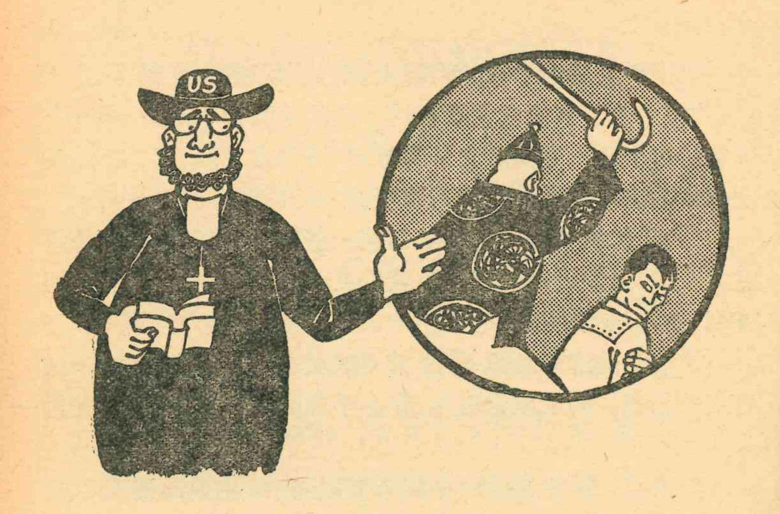
原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文武两手：兵艦大炮是武的一手；办学校、办医院、传教是文的一手。文武結合，軟硬兼施，这就是美帝国主义一貫的侵略政策。

讓我們看一看这些教会学校是怎样传播“科学”、“文明”的。

如此“博爱精神”

这些教会学校，有的說是“本着耶穌基督之博爱精神，来教育中国青年”，有的是本着“天主”、“圣母”的意旨来教育青年。許多教会学校里都設有宗教課，学生必須背誦《圣經》。早晨起来要做“早礼拜”，晚上临睡前要做“晚禱告”，端起飯碗，要閉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詞：“感謝上帝的恩賜”；每个学期，还要集中一段时間，停下課来，举行“宗教兴奋周”或“布道”活动，讓青年学生在充滿欺騙的言詞下，加入基督教或天主教，“作神的儿子”。

当中国青年正在革命形势的鼓舞下，逐步覚醒起来的时



神父："人們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应該
把右脸凑过去！"

候，这些教会学校，向青年大講基督的"博爱"精神。什么是他們的"博爱"精神呢？就是要"爱一切人，甚至爱你的敌人"，"如果有人打你的耳光，你就应該把整个脸凑上去，他們打了你的左脸頰，你就应該把右脸頰凑过去。"一句話，就是要青年乖乖地做反动統治阶級的奴隶，养成一副奴才性格，不要有任何反抗，否則就是"犯罪"行为，是受了"魔鬼的迷惑"。

"洋奴"的訓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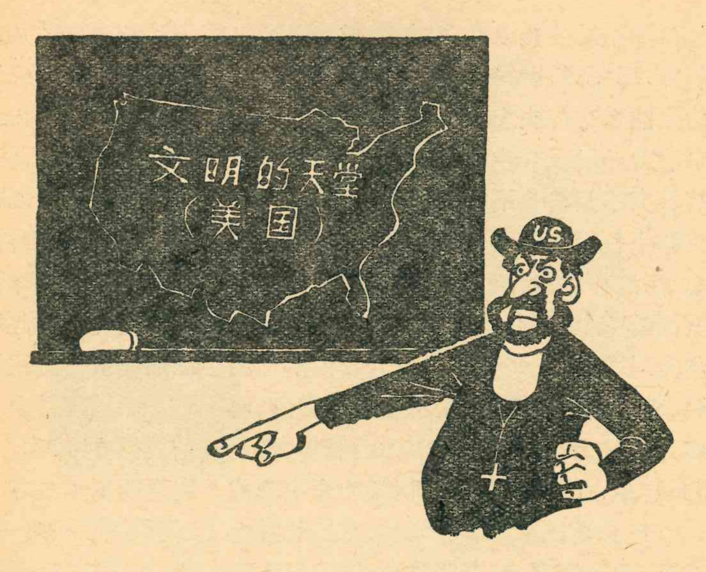
在教会学校里，美帝国主义要我們的青年只記得两个国家：一个是天国，一个是美国。有一个美国走狗林喜尧在給学生的講义中写道："上帝使美国兴旺，成为富强的独立国家，又用美国人的財力去供給传道工作。"

学生进学校以后，他們就給起个洋名字，什么約翰呀，嘉丽呀，瑪丽呀，露絲呀……，漸漸地，学生以呼洋名为荣，原来的中国名字却淡忘了。学校里的課本，大都是洋文，上課問答只准說洋話，学生中国文不及格，照样可以升班，可以毕业，但是英文不及格就不能升班和毕业。怎样才能学好英文呢？前天津中西女中的美籍教师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中国的語言忘掉，这样才能'神似'！"前上海晏摩氏女中的地理課本中，講美国的四十八州的地理占了大半本，教师还要学生背誦，許多学生对旧金山、华盛頓、紐約、密西西比河等地理环境，背得很熟，而对祖国的黄河、长江等地理常識，对不住，知道得很少。鴉片战爭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是他們的历史課本上却說：是中国不愿意和外国做生意引起的。完全顚倒了是非。

教会学校里的許多学生，在奴化教育下，把祖国看得貧穷落后，把美国看成"文明的天堂"，成天考虑头发式样怎么講究，衣服花样怎么翻新。

这些学生厌恶体力劳动，瞧不起劳动人民，而美国电影里的大腿明星、流氓阿飞却是他們崇拜的偶象。上海圣約翰大学有个学生叫顧传琦，受了美国小說的影响，平日一言一行都学电影里的美国"英雄"，并且买了許多"英雄"們必备的匕首、弓箭，日夜梦想成为"美国英雄"。晏摩氏女中有个姓戴的学生，終日迷恋追求美国資产阶級生活方式，連走路、吃飯的姿态也学美国人的样子。有人說她：不象个中国人。她反倒覚得很得意，說："中国，对我有什么关系！"

在晏摩氏女中和沪江大学附中的校刊里，学生表述自己的志愿，有的說："到好萊塢去！"有的說："做华尔街的巨头！""升官发財"，"做达官夫人"，做"无冕皇后"。大家都以到美国去为荣。圣約翰大学医学院从一九〇一年到解放时为止的毕



神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中国忘掉！"

业生中，有百分之四十七在美国服务。在奴化教育下他們完全忘記了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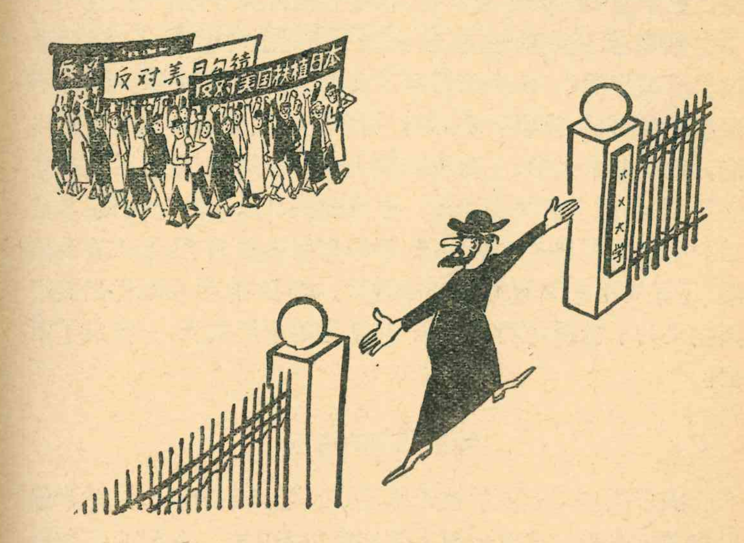
对抗革命的堡垒

在中国人民爭取解放的年代，轟轟烈烈的学生运动，震撼了反动派的統治。但在教会学校里却是另一回事，他們表面上說："学术独立"，要"学生不問政治"、"不参加政治活动"，实际上是想尽办法阻挡民主潮流，为反动派服务。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发生，济南的齐魯大学学生也参加了这个爱国运动。学校当局事前尽力阻挡，事后竟把所有参加游行的六百位同学一律降級半年。一九四七年十月，浙江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无辜被国民党反动派

杀害了，全国各地学生罢課、示威，表示抗議，爭取民主，爭取生存，保障人权。沪江大学的校长凌宪揚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立即站出来，杀气騰騰地警告学生說："沪江不准有任何事情发生，你們如果一有所动作，我便馬上告訴警察局，要多少人来就可以有多少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美帝国主义积极扶植日本軍国主义，讓它再来侵略中国。一九四八年五月，上海学生紛紛举行示威。可是凌宪揚仍然不讓沪江大学的学生有什么活动。学生們只好用絕食来抗議。凌宪揚連这也不讓，竟下毒手把十六个同学开除出学校。国民党特务因此公开表揚他，称他为"模范校长"。

中国人民解放战爭节节取得胜利的时候，教会学校的美国走狗，拚命利用《圣經》課，散布反革命思想。上海晏摩氏女



神父："你們是基督的信徒，不应該参加政治活动！"

中和沪江大学附設的《圣經》課中，有这样一段課文：

“基督是和平之君，他是主张和平不主张战爭的，他是主张爱仇敌不主张报复的。基督对战爭抱反对态度，故其信徒对战爭亦抱反对态度。”这就是說：要中国人民放下武器，如果学生拥护解放战爭，就是“被魔鬼攻进了心門”。学生办进步的墙报，他們就撕；进步学生和外界联系，他們就私拆学生的信。学生議論政治，他們警告：“你是基督的信徒，怎么能議論这种魔鬼的事情？”把学生拉到教堂，要他們跪在“上帝”面前，低头“忏悔”，請求“上帝饒恕”。

每当学生运动高涨的时候，他們一方面关起学校的大門，讓学生和外界隔絕，或者在这时間里，大力展开宗教活动，或者增加課外作业，讓学生埋头讀書或跪在“上帝”面前。他們說：“把学生的时間充分占满，就沒有精力去考虑政治了！”

但是，反民主的逆流，終归挡不住民主的主流的。教会学校里的进步学生，漸漸地看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謀，他們不愿意做“洋奴”，克服重重障碍，用各种办法表示自己的爱国热情。北京燕京大学、上海圣約翰大学等校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照样参加民主运动。在反美扶日运动时，他們签名抗議。有个民主教授叫朱自清，不但在反美扶日运动时签名抗議，还坚决不吃美国的“救济面粉”。許多学生也同样把美帝国主义为了拉攏他們、“施舍”給学生的牛奶鸡蛋，一律退了回去。

特务活动的据点

美帝国主义还以学校为据点，借“学术研究”的名义来搜集中国的情报。前圣約翰大学的經济系主任、美国文化特务雷麦公开地說：“圣約翰大学要有步驟地得到中国的情报和統

計，使学校能得到美国商人的好处。”他曾要学生研究中国茶叶、棉花、大豆、面粉、絲业等生产情况，写成专門論文，交給他。他便偷偷地寄給美国，得到美国主子的贊賞：“感謝你寄来的很多份經济情报，我們对这些情报感到很大的兴趣与深切的关怀。”

一九二〇年，帝国主义分子郭斐蔚还用賑救中国灾民的名义，派人到各地去調查。調查的內容包括：当地的地形、矿产、工业、商业、人口等材料，然后把材料寄回美国。他們还和“美国駐华領事館”挂鈎，制定了一个計划，准备十年以內把領事館要的材料，由学生經过調查研究，写成論文。成都华西大学里的美国特务，同样这么干。成都解放前夕，他們曾接到指示：要每周写一封信，每月拍一份电报到美国去，完成情报任务。

这些裝得“文質彬彬”的美国“学者”、“教授”，原来成天干着罪恶的勾当。

毕克官插图

毛主席语录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还要作最后的掙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們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搗乱，他們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們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一屆全体会議上的开幕詞

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

披着羊皮的狼

美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清朝政府訂立了《望厦条約》后，大批的間諜、特务就披着传教士的外衣，来到了中国。他們对中国如此感兴趣，用意何在？讓我們听一听他們的自供詞吧：

一个教士到了上海后，給美国的"总机关"写信說："中国这个民族，終久要被外国人征服，虽然免不了要多杀死些人，也是无关紧要的。"

前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焦惠霖写的一本書《在牛痘刀尖上》，其中說："外国人用大炮、飞机都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門，但是派克牧师（美国人）用一把牛痘刀就把它打开了，……在中国的愚蠢人民中，只有用医学才能打开它的大門。"

一个說是不惜屠杀生命来"征服"中国，一个說是用医学来打开中国的大門，他們赤裸裸地說出了"传教"的罪恶目的。

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千方百計地把魔爪从中国的沿海伸入到內地。远在一九〇四年，美帝国主义的牧师奥格登和哓尔騰就到了康藏高原的巴塘。他們通过腐敗的清朝政府，把巴塘河南岸架炮頂的五十五亩土地占領了，造起二十間房子，四周筑起高大的围墻。几年之間，就霸占了一百零四亩土地，成为巴塘最大的地主。

这些来自遙远的太平洋彼岸的"传教士"，深入中国內地，有时候借"行医"的名义，有时候打着"旅行团"的招牌，有时候又用"高山探险队"的幌子，四出調查測繪地图。他們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把侵略中国的情报，提供給美帝国主义，实际上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遣队"。

当他們一旦回国后，脫下了宗教的外衣，搖身一变，就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謀士"，請看：

在青海卓尼传教的舒雅各，回国后，在美国政府里专門繪制中国西北边疆的地势图。

在巴塘的美国"牧师"邓肯，回国后，成了美国陆軍部研究西藏問題的顧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帮助麦克阿瑟制訂侵略远东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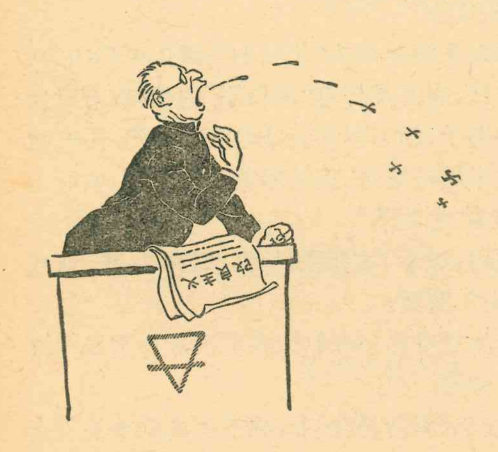
在东北、华北“传教”的甘传典，回国后，就在美国政府里专門翻譯有关中国問題的情报。

揭开“神圣”的宗教外衣，人們自然就看透了他們的特务間諜本質。

向青年灌輸反革命思想

帝国主义懂得，誰掌握了青年，誰就掌握了中国的未来。在中国人民和青年觉醒的年代，美帝国主义便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大肆散布改良主义謬論。

“五四”运动前后，美国派来了两个宗教特务，一个叫穆德，一个叫艾迪，专門到中国来向青年散布改良主义毒素。改良主义，就是粉飾門面，迴避阶級斗爭，反对用革命的办法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統治。宗教特务艾迪，先后到中国来过十次，一到中国就到处向青年“演講”，他摆着一副“进步”的面孔，販卖所謂“人格救国”論。他对青年說：中国最大的毛病是政治腐敗，原因就是中国人沒有人格；有了人格，就能救国，要有人格，就要信基督教。他把共产主义說成是对中国的“挑战”，是中国的“禍害”，要中国青年“安份守己”，



神父：“中国青年要‘安份守己’，听从上帝安排，不要鬧革命！”

听从上帝安排，不要鬧革命。他花言巧語，引誘青年亲美、崇美。仅仅在一九三四年那一年，全中国听过他“演講”的青年就有十八万人。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表明心迹，艾迪在一九三一年給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信里說：“我的演說必須要以进步姿态出現，才足以吸引中国青年，但是，我实在是反苏反共的，請你不要发生誤会。”

除了穆德和艾迪以外，北美青年协会，先后派了一百多个美国青年会干事，到中国来散布改良主义毒素。他們所利用的工具就是基督教青年会。

艾迪最后一次来中国是一九四八年，那时，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他利用青年会的講坛，向青年說：“李承晚和麦克阿瑟都是信仰基督教的伟大領袖。”

把反动头子，說成是“伟大領袖”，充分表明了这些“传教士”的反革命面目。

搞情报的“老手”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爆发了，美国的“传教士”大肆活动，到处刺探情报。这里讓我們看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福尔德的活动吧。

福尔德是广东梅县的“主教”。梅县是个山区，是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交通要道，也是中国人民革命最早的策源地之一。当时北伐革命軍即将出发，美帝国主义自然十分注意这个地区的政治、軍事动态。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汕头的美国副領事柏兰，給福尔德去信說：

“整个潮梅地区显然将有重要的軍事行动，本領事館深切地注意到有关的发展，你可能注意到的部队行动，特别是它的人数和方向，如能够及时通知我們，我們非常感激。”

福尔德自然从命。后来工农紅軍成立，革命势力发展，福尔德始終不懈地給"領事館"送情报。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他給美国駐汕头領事信中說：

"……二十日那天，共軍从福建到鎮平城，随即去了松源，但又在那一星期內退回鎮平。……二十五日（星期五）他們进占了嘉应城，我們的修道院在城郊，我們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据报告，紅軍已溯江撤向畲坑和丰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福尔德又写道：

"……此后，在十月三十一日，共軍再一次試图攻嘉应城，……在城內的軍队虽然只有五百人左右，而紅軍据說有六、七千人。……当然，他們并不是全部都有武器。"



主教："……这些材料搜集好之后，将送交日本軍事当局。"

福尔德不但搜集軍事情报，就連当地柑桔、甘蔗收成如何、稻谷种植多少、米价高低、有沒有洋米进口等情报都一一搜集，作为美帝国主义經济侵略的資料。美国領事要求他"設法努力"，"尽量給我資料"，福尔德就向他的教区內二十五个教士发出同样的通知。因此得到他主子的贊揚。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福尔德就給日本帝国主义提供情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美国領事楊格，以保护美国人財产为名，写信給福尔德說：

"汕头日本領事要求搜集尙未被日軍占領之澄海、潮阳、揭阳和汕头四周其他城市乡村或內地之地图和平面图，……这些材料搜集好之后，将送交日本軍事当局。"

福尔德从一九一八年到中国来后，三十多年間，一直干着特务勾当。他洋洋自得地說："就全中国来說，只有教会一向采取了坚定的反共产主义的立場。"这个老奸巨猾的帝国主义分子，解放以后虽然在"慌乱之中，把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收藏起来了"，还烧掉了許多"秘密文件"。但是，当中国人民逮捕他的时候，仍然搜查出了許多罪恶的証据。从这些材料里，已經充分暴露出这只豺狼的原形，剝下了他的传教士的羊皮。

他們"怎样对付共产党？"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藏在上海的天主教帝国主义分子，召开了一次会議。內容是研究："怎样对付共产党？"面对着人民解放事业的节节胜利，美帝国主义分子、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忧心忡忡地說："必須要有一个勇敢的士兵組成的軍团才行。"美国間諜格寿平說："为即将来临的解放作好准备，应該很快的有一个中国主教在上海。"不久，美国又派罗馬教廷的天主教枢机主教史貝尔曼和美国間諜华理柱来中国进行反革命的应变部署。一九五〇年八月，他們就选中了一个甘心背叛祖国的中国人当主教，这就是龔品梅。

龔品梅，原是江苏省川沙县唐墓乡最大的一个地主。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依靠帝国主义势力收高租、放高利貸，残酷剝削和敲榨农民起家的。他当上主教后，美国間諜格寿平就


在宗教的外衣后面

做了他的“神学顧問”。于是这个反革命集团就在美国間諜指使下，通过“講道”，进行反革命宣传。

毛主席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他們說：“治淮是有罪的”，不准教徒去参加治淮。

共产党領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他們說：“穷人不出什么血汗，就把地主的地强夺分掉，是不合理的。应該告訴教徒不准他們在公审和斗爭大会上控訴地主，不准他們去分地主的土地和財物。”

中国人民进行鎭压反革命的运动，他們把反革命家属称为“光荣家属”，在做礼拜时，讓他們坐在前排，表示尊敬。爱国教徒揭露了反革命的罪行，他們在礼拜堂罰这些爱国教徒当众跪二、三个小时，說是“得罪了天主”。

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龔品梅說这是“不正义的战爭”，說：“圣母在南朝鮮上空显圣，美国軍队一定胜利。”又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蔣介石馬上要反攻大陆。”并且不准爱国教徒捐献飞机大炮，支援中国人民志愿軍。

这个反革命集团以“圣母軍”作为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組

織，还建立“神鷹党”、“救国革命党”、“中国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員会”等反革命組織。在农村，指使爪牙，“去担任乡干部，民兵队长，农会主任”。

为了反革命目的，他們还設立监獄牢房，懲治爱国的教徒。在上海重庆南路仁爱会的院子里，他們私設了“监獄”，門框上装了一道七八尺高、三四尺寬的鉄栅門，門上的鎖比拳头还大，里面还有一道結实的木板門。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一个叫舒海云的修女，因为对龔品梅的爪牙不滿，就被关入“监牢”，整整被关了十个月。在上海徐家汇献堂会女修道院內，同样有一座监獄。在河北地区破获的天主教反革命組織，竟有地洞、暗室、夹壁多处，最大的地洞竟可容一百多人。

但是，帝国主义的一切活动都逃不过中国人民和人民公安机关的法网。一九五五年九月，这个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組織，終于破获，主犯龔品梅等全部落网，他們的一切罪証，成了再次教育人民，控訴敌人、揭露敌人的有力材料。

炮轟天安門的毒計

一九五〇年，美国的特务机构，勾結宗教特务馬迪儒（意大利人）等，策动了一个更大的阴謀，妄想炮轟天安門。事情是这样的。

每逢“五一”“十一”，首都人民都要在天安門前集会游行，党和国家的領导人，站在城楼上检閱游行队伍。美国特务李安东就想利用这个机会，阴謀杀害我国領导人。

李安东，意大利人，曾經充当意大利法西斯党、蔣介石匪帮、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政府的特务間諜，解放以后，他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的身分，潜伏在首都，指导美国特

务、日本人山口隆一和馬迪儒等搞反革命活动。

一九五〇年初的一天，他們在一起商議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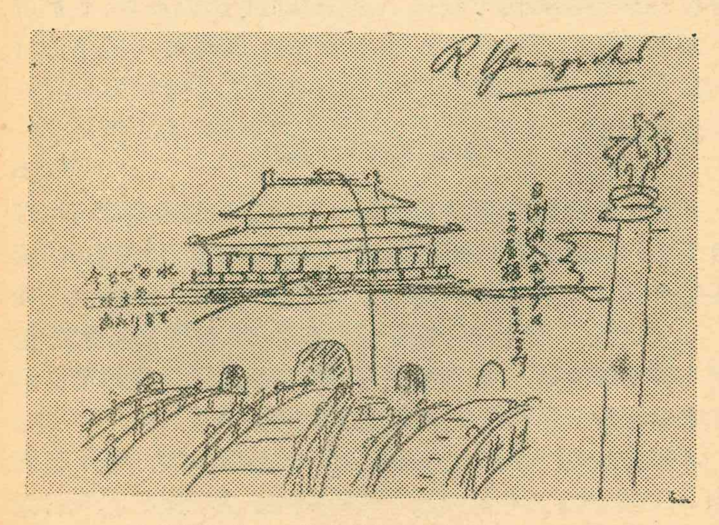
李安东說："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門开会时試一試！"

山口說："这是危险行为。"

李安东又說："可以冒险；只有冒险才有代价。我以为这不是严重的事！"

就在这年一月間，山口将阴謀計划报告了日本东京美国占領軍总部。五月到七月間，山口亲自測量了天安門广場周围的地形，繪出了天安門形势图和向检閱台射击的指标，詳細說明了广場和检閱台的情况。九月十六日，他們把图形寄給东京美国占領軍总部。

九月二十六日，离开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还有四天，他們又把情况报告給东京。可是，正当他們得意忘形的时刻，就



在美国特务山口的住所搜出的炮轟天安門图稿

在九月二十六日这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逮捕了。公安人員在李安东和山口的住所，搜出六〇迫击炮一門，手枪一支，子弹二百三十五发，有关特务活动的証据五百二十八件。在山口住所，搜出特务情报底稿四十八件，有关間諜活动的信件一千零九十三件，炮轟天安門图稿一幅，和他搜集的关于党和国家領导人的住址、电話、汽車牌号、履历等卡片二百一十份。

不久，公安机关又逮捕了馬迪儒等一批共謀的宗教特务。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人民政府判处了死刑，其他的人分别判处了徒刑。这个胜利說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但已經粉碎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鎖，而且对于任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魔爪，都一定要把它彻底斬断！

朱根华插图

毛主席语录

我們説“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説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灭亡。

——《丢掉幻想，准备斗爭》

孤儿的遭遇

在旧中国，美帝国主义一面扼杀中国的工农业，使大批中国人民，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一面又伪善地办了一些所謂慈善事业，籠絡人心。他們在大中城市和有些县城，办了孤儿院、育嬰堂、貧儿院、仁慈堂之类的机构。这些机构打的是慈善的招牌，干的却是罪恶的勾当。多少孤儿在那里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又有多少孤儿在那里惨遭“慈善家”的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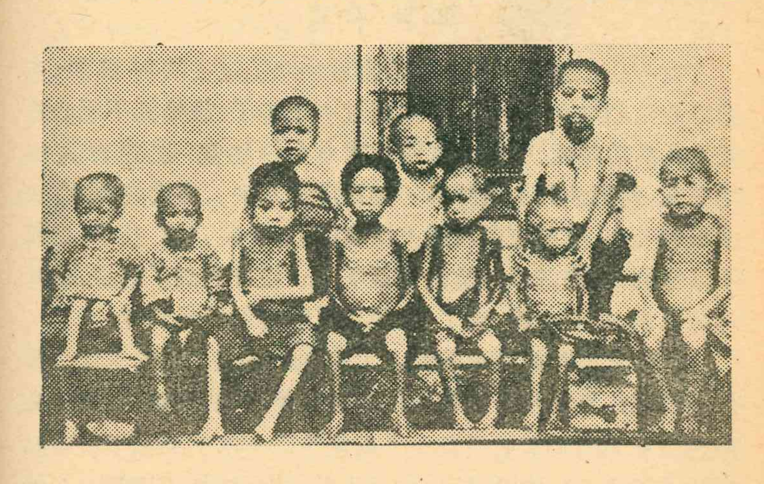
这里我們就衡阳育幼院、北京仁慈堂、武昌育嬰堂这几个人間地獄的內部情况，来看一看美帝国主义分子虐害中国孤儿的种种暴行。

幼苗在受摧残

衡阳湘江河畔，有一幢阴森森的大楼，屋頂上竪有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四周架起了鉄絲网，沉重的鉄門就象监獄的牢門。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当年残害中国孤儿的魔窟——衡阳育幼院。

終日昏暗的大楼里，每个小脸都是干黄干黄的，十一二岁的孩子长得象四五岁一样的矮小。孩子們都輕輕地低头走路，簡短地輕声説話，不爭吵，也不嘻鬧。因为美国“媽媽”告訴他們：“一切都是神的意旨：生，是神的意旨，死，也是神的意旨；受苦是神的意旨，享乐也是神的意旨。”“上帝和美国人救了他們；做一个本份的人，死了上天堂。”

平时沒有哭的，也沒有笑的，只有夜里是例外。睡觉之



美帝国主义在广东台山办的“难童教养院”，每年收嬰儿六十至七十，据美国神父陆昭祥自供，每年平均要死亡六十多人。图为解放后被拯救出来的一群受难儿童。

前，孩子們个个都得跪在床边，齐声感謝上帝的恩賜，并且求上帝饒恕自己在这一天中所犯的罪过。“主啊，您把最輕微的懲罰，降給您的小罪人吧！”随着美国“媽媽”顫抖的声音，全房間的孤儿一齐放声哀祷，有凄凄暗泣的，也有嚎啕大哭的，一切属于痛苦的声音，都从幼小的心里迸发出来：

“主啊，救救吧！”

“救救……”

救什么？美国“媽媽”告訴过他們：求上帝拯救自己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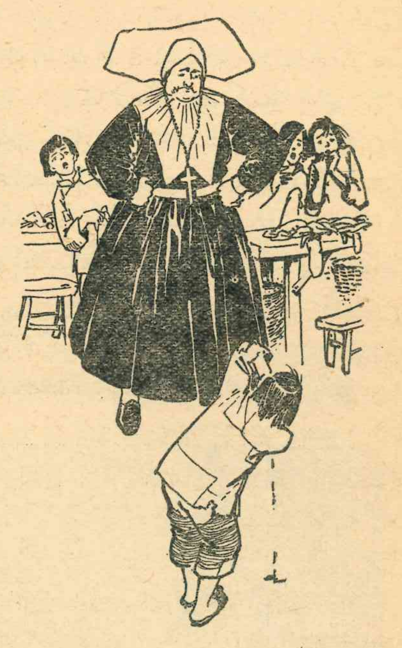
就这样，孩子們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摧残，除了恩賜、罪过、上帝、美国、灵魂之类的概念以外，他們几乎什么也不懂，甚至不知道自己当时有个苦难深重的祖国。

如此圣餐

曾經在仁慈堂呆过几年的宓敏华回忆过去的时候說，在旧社会她們母女三个，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媽媽不忍心看着女儿活活餓死，听說北京西什庫有个仁慈堂，收养穷人家的孤儿，就把她們小姐妹俩一起送进那儿去。那天她媽媽一手拉着一个，流着眼泪对还不懂事的孩子說：“唉，孩子，媽养不活你們，你們到仁慈堂找碗飯吃吧。”姐妹俩到了那里，媽媽抹抹眼泪，把心一横，走了，从此再也沒有能够見到她。

仁慈堂里吃飯叫进圣餐。天主“賜”給孩子們的是什么样的圣餐呢？早晚是一碗霉米做的酸稀粥，两块臭咸菜；中午是一碗虫蛀的高粱米飯或者一个黑饅头，一勺子菜帮菜头湯。飯食里經常可以吃到硬壳虫、石头子、甚至死耗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飯食，还不許吃飽，甚至吃不上。开飯的时候，孩子們得排着长队領粥，排在前面的还能喝到一碗稀

粥，排在后面的孩子常常連稀粥也喝不上。餓得发慌的时候，有的孩子只好偷偷地到小厨房后面的沟眼旁，等着从那里流出的泔水。这小厨房是专为穿黑色修女服、头戴白色修女帽的外国修女做飯的地方。泔水里有肉皮、土豆等东西，油膩膩的泔水一流出来，飢餓的孩子們就用手捧起連泥带水往下吞。餓极了的时候，孩子們也摘刺梅叶子等等来哄肚子。



宓敏华受到修女的毒打

有一次，几个外国女人来仁慈堂参观照相，吃飯的时候，每人給了一个大白饅头，可是修女囑咐說：只許拿着，不許馬上吃。有的孩子实在又餓又饞，饅头一到手就吃了。参观的一走，这几个孩子都挨了两个嘴巴，还餓了一頓。

苦役

別以为稀粥烂菜是白白給孩子們吃的。沒有那么便宜。仁慈堂里的孩子从三岁起就要干活儿。連話还說不清楚的孩子，每天要在低矮昏暗的劳作室里，把破袜子、烂衣衫上的綫一根一根地拆下来，搓成綫繩。她們呼吸着尘土飞揚、带有霉味的空气，用紅肿麻木的小手机械地拆着搓着，接連干十几个

鐘头。大一点的孩子，要綉花、編織、縫洋袜子、打麻繩、納鞋底。除此之外，每人还有固定的杂活，象打扫院子，給修女洗衣服，擦地板，收拾房間等等。一个不滿十岁的孩子，連針还拿不好，一天得縫完一打半袜子，縫不完就挨打受罰。为了不挨一頓毒打，許多孩子在晚上还得偷偷地挤到厕所里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去补完白天沒有能完成的定額。每天，孩子們就这样在力不胜任的重压下度过她們的童年。

“隔离室”和“圣心房”

衡阳育幼院的“传染病童隔离室”和北京仁慈堂的“圣心



这些畸形和残废的孩子們在修女的监督下从事挑花、刺綉等劳动。这张照片是为了欺騙别人，把孩子們临时加以打扮而拍的；可是，这絕不能掩飾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仁慈堂”摧残孩子們的罪行！

房”，名义上都是病孩隔离室，实际上就是死尸房。一进隔离室，这条小命就算交代了。孩子死了，先停放在那儿，到时候才一起往外拉。屋里阴风惨惨，臭气冲天。病孩子也擱在这儿，拖进去往床板上一放，就再沒有人过問了，过几天死了，就跟其他尸体一起拉走。更惨的是有的孩子还沒有断气，也常常給拉走活埋了。

現在还活着的資朝保同志，他就差一点給活埋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八月，朝保八岁的时候，在衡阳育幼院得了伤寒症，三天不吃东西，常常昏迷过去，也給送进了隔离室。朝保看見隔离室里都是些快死去的同伴，有的两只脚磨成窟窿，鮮血直淌；有的两只眼睛翻白，嘴皮子烧得象鍋巴；有的給耗子咬掉了耳朵，挖去了眼睛。他感到非常害怕，硬要逃出来。这时候院里的总管、有个中国名字的美国伪善者怕朝保把这种惨景传出去，就卡住朝保的脖子，把他推倒在地上，随手把門鎖住了。个子瘦小的朝保当时又昏迷过去了，等他醒来，已是夜深人靜。他正要爬起来，忽然門开了，这个总管带着两个埋尸的人走了进来，不分活的和死的，提起来就往麻袋里装。朝保見了，吓得全身冒汗，情急生智，輕輕地滚到了床底下的暗角里，等他們走后，才从窗口逃了出来，侥幸活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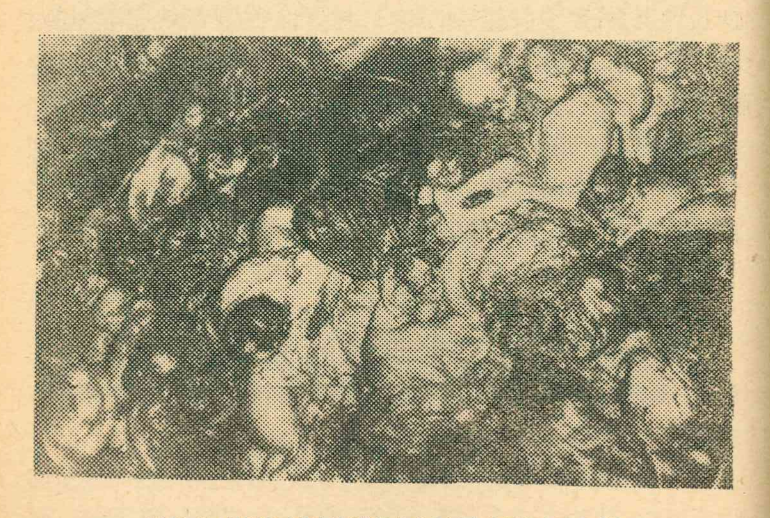
残酷的虐害

那些本来需要母亲精心照顧的嬰儿，一到育嬰堂或者育幼院，他們的遭遇就更惨，往往活不了几天就死了，能够活下来的极少，一百个里也难得有一个。

不管是才生下几天的还是几个月的嬰儿，一进武昌花园山育嬰堂，就往木床上一丢。嬰儿吃的是坏奶粉、霉米面。奶瓶往嬰儿嘴里一塞，修女就走了。想起来就来看看，想不起

来，两三天也不見人影。很多嬰儿就因为奶嘴滑掉，吃不到东西，活活餓死了。嬰儿拉屎撒尿无人問，两三天难得换一次尿布，粪便在嬰儿背上結成了块块，夏天蒼蝇一叮，竟生了蛆。小屁股烂成疤，眼屎結成壳。十个嬰儿十个有病。飢餓和疾病把嬰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就給丢进地下室，結束他們短暂的一生。死了，也不埋，成批地丢到后院山上讓狠啃鼠咬，弄得白骨遍地。这里每年虐杀的中国嬰儿就有成百上千。

几百个嬰儿里边能够活下来的那两三个孩子，他們的遭遇也并不比死去的孩子好多少。他們后来不是由于得眼病成了瞎子，就是缺手断腿成了残废。有一个叫包爱德的女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她一岁那年双脚給尿水泡着冻了一个早晨，冻紅肿了。这种冻伤如果及时治疗，会很快治好的。但是沒有人疼爱这个孤儿。于是包爱德脚上紅肿的冻伤，向小腿



解放前广州“圣嬰育嬰院”虐杀了我国无数的嬰儿，这是解放后发現的尸窖。

蔓延，不久，膝盖以下变成了两根紅肿的棒槌，脚面脚腕布滿了一块块黑紫色的斑痕。“截掉她的小腿。”穿黑色修女服、胸前挂有十字架的美国伪善者下了这个命令。从此，在孩子們去經堂、劳作室、飯厅的时候，总有一个瘦小的、大眼睛的小姑娘，吃力地挪动着截短了的两条腿，額上淌着汗，象小螃蟹似地尾随在别的孩子們的后面。

凌房友之死

这些所謂慈善机关，也干販卖人口的勾当。有些还沒成年的女孩子，被卖給妓院当妓女，或卖給有錢人做小老婆。

解放前一年，有一天，衡阳育幼院的会客室里，院长賀亚綸(美国人)陪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独眼地主，看遍了育幼院所有女孩子的照片，并且一个一个地介紹。地主随手取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照的就是孤儿凌房友。这个才十六岁的女孩子，不仅独眼地主很中意，連美国伪善者也不愿意放过蹂躏她的机会。当独眼地主提出要把凌房友买走的时候，賀亚綸却以姑娘要坐轎为借口，拒絕当天就把她送走，說要第二天用轎子来接走。当天晚上，恶魔賀亚綸借口找凌房友談話，就把姑娘奸污了。凌房友冤屈无处申說，到独眼地主家的第二天，就悬梁自縊死了。其实何止凌房友一个，多少个无辜的女孩子，就象凌房友那样給凌辱逼死。

这一切，就是美帝国主义加在旧中国孤儿身上的所謂“慈善”和“恩典”。

胡祖清插图

毛主席语录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給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

——《論联合政府》

掠夺我国文物的文化強盗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和文化宝藏，象敦煌石窟的壁画，龙門石窟、云岡石窟的佛象，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精心創造的艺术珍品，又是研究历史、考察人类发展的宝貴資料。美帝国主义看上了这笔文化財富，不断派人到中国来打家劫舍，搶劫、偷盗我国文化遺产。

敦煌壁画遭残害

在美国哈佛大学里設立了一个所謂“博物館专业”，专門教学生怎样勾結外国古董商，进行盗窃；研究怎样盗窃壁画，怎样把石刻雕象凿碎偷运到美国去，再把它們粘接完整，等等

慣技。

一九二四年，美帝国主义的文化强盗华尔納带了一批人，用哈佛大学考古調查团的名义，表面上說是到中国来作考古調查，实际上是来偷盗文物。他們到了甘肃敦煌县的千佛洞，在第323号石窟里，选了著名的唐朝壁画三十六方，用化学胶水布匹，把这三十六方壁画都粘走了。其中有汉武帝派张騫去迎接金佛等珍貴的历史故事画。那幅壁画里画着一只大船，有許多人物和仪仗，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珍貴資料，被华尔納盗去，陈列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館。被盗后的壁画，留下一大块一大块的空白，把第323号石窟里完整的壁画艺术品全部破坏了。



被华尔納盗走的敦煌第328号石窟盛唐彩塑菩薩，現陈列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館。

华尔納不光盗窃壁画，还偷精美的雕塑。敦煌第328号石窟里有一座唐朝的彩塑菩薩，是少見的唐朝彩色塑象，面部丰滿，神态靜穆，显示出唐朝劳动人民的艺术技巧，也被华尔納偷去陈列在福格艺术博物館里。

华尔納还偷石象。他到敦煌以前，在涇州下王母庙石窟看到了精美的菩薩石象。他嫌石象笨重，偷运不便，就偷走了七个菩薩头象，

把完整的艺术品給破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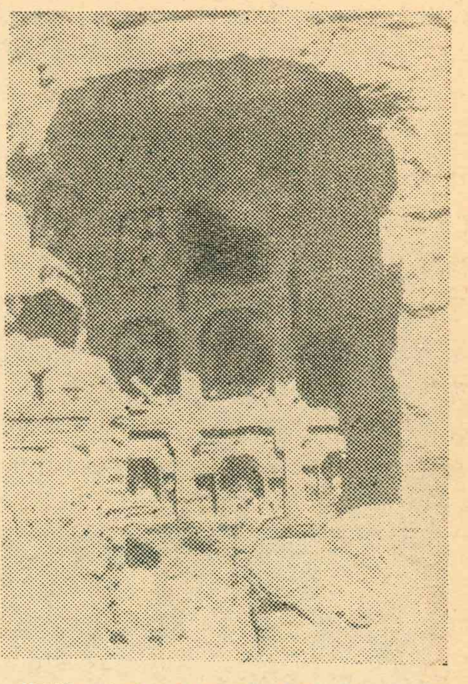
华尔納尝到了盗窃的甜头后，第二年，又在当时美国駐华"公使館"的阴謀策划下，带領大批人員来到我国，想再拿化学胶布来偷窃敦煌第285号石窟的全部壁画。那里的壁画上有西魏大統四年(公元五三八年)的題記，比唐朝的壁画年代更早。这次激起当地人民的极大憤怒，紛紛起来阻止，强盜的阴謀才沒有得逞。华尔納还替自己狡辯，說他的盜窃壁画是"防止壁画将来被人破坏"，来掩盖自己的罪行，眞是无耻到极点。

美帝国主义从我国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也盜走了許多珍貴的文物。

一九三四年十月，另一个美帝国主义文化强盜普爱伦，在北京勾結了奸商岳彬，主使他去偷盜洛阳龙門石窟宾阳中洞里的两幅北魏浮雕——皇帝和皇后礼佛图，合称«帝后礼佛图»。那个浮雕雕刻了很多人象，可供研究当时貴族的服飾打扮和各种仪仗等，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中优秀的代表作品。普爱伦先把两幅浮雕图拍了照，再敎奸商按照照片把全部浮雕偷凿下来。第一期先盜取六个人头象，第二期再盜取十三个人头象，以后再盜取人身象。把精美的浮雕凿成碎块，运往美国后，再經过粘合，分别陈列在紐約市艺术博物館和堪城納尔逊艺术博物館里。保存了一千多年的精美浮雕，就这样被美帝破坏偷走。現在，宾阳洞里只留下一片残破的盜凿痕迹。所有到过龙門宾阳洞的中外游客，沒有不对美帝这种摧残文物的野蛮罪行感到憤慨。普爱伦作賊心虛，怕他的罪行敗露，狡詐地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中間，这座浮雕被人凿碎盜走后，开始在北京古玩市場上出現，当时只有两个美国的博物館努力挽救了它。"这种无耻的詭辯，正是美帝阴险的本性。掌握在我們手里的他跟奸商签字的合同，就是他的罪行的鉄証。



被美帝盜走的云岡北魏佛头，現陈列在美国納尔逊艺术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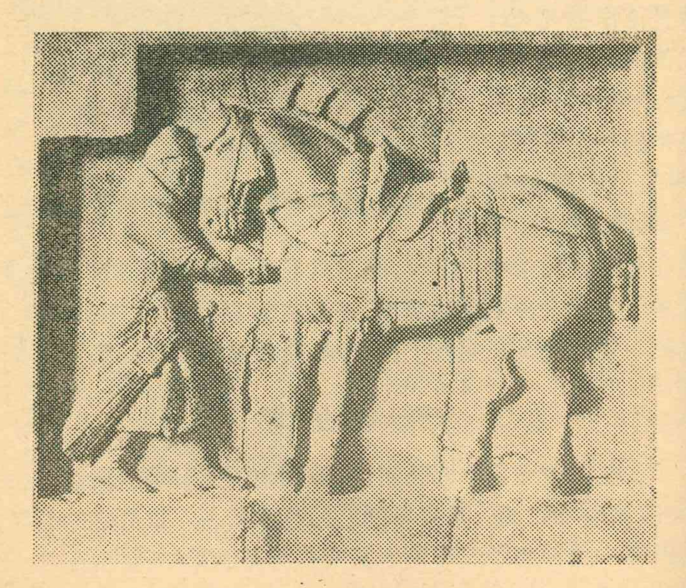
云岡第16窟佛象被美帝盜走后留下的窟窿

昭陵六駿缺二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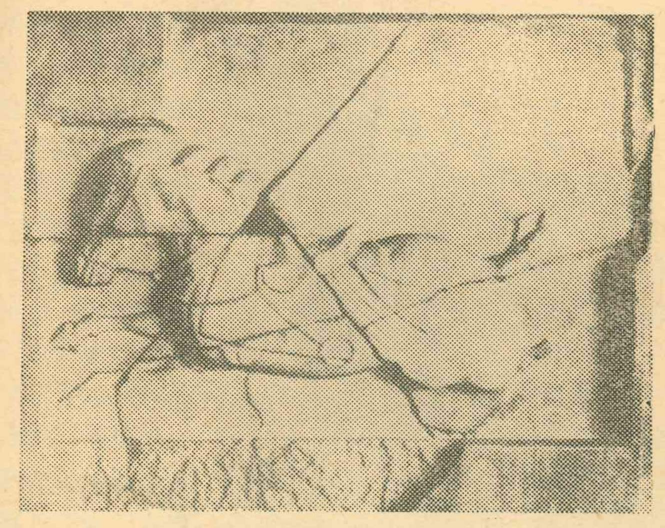
在美国費城大学博物館里，陈列了两匹石雕的駿馬，这是"昭陵六駿"的二駿，是世界聞名的艺术珍品。查究它的来源，我們再一次看到了美帝国主义文化特务的卑鄙行当。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在陝西乾县。李世民为了

紀念六匹有战功的駿馬，把它們的石刻象陈列在自己的陵墓前。六駿的名字是特勤驃、颯(sà 薩)露紫、青騅、拳毛騧(guā 瓜)、代伐赤和白蹄烏。其中最有名的二駿：一，"颯露紫"，前面还雕刻了丘行恭的石象，牵着这匹名馬。馬和人站在一起，更显得高大雄駿。二，"拳毛騧"，雕刻它正在前进的形象，很是生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博物館，派毕士博来中国"考察"文物。他調查了許多重要石窟，盜走了一批有价值的雕刻艺术品。后来，强盗的行踪到了昭陵，就看上了昭陵六駿。毕士博从两匹最有名的石雕駿馬上下手，先把它打碎，装箱盜运回美国去，再粘合后陈列在費城大学博物館里。再有"白蹄烏"，雕刻它在奔跑的姿势，形象生动，也被他打碎，正要运往美国时，当地人民发現了这种强盜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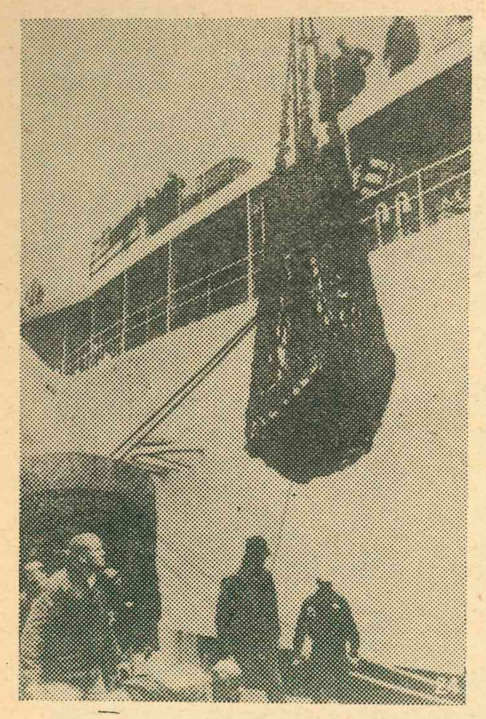
被美帝盜走的昭陵六駿之一：颯露紫



被美帝打碎的昭陵六駿之一：白蹄烏

起来反对，才被截留，連同还沒被打碎的三駿也得到保留下来。現在陈列在西安陝西省博物館內的昭陵六駿，只有四匹是眞的，其中一匹已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打碎，还有两匹是仿制品。观众参观后都是滿腔义憤。

美帝国主义来中国盜窃文物的罪行，还不止这一些。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中間，紐約自然博物館几次派人来我国搜集古生物标本，还盜走了世界上首次发現的恐龙卵化石。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中間，长沙雅礼学院的美籍教員柯克斯，从长沙盜走大批战国时代的楚国文物，其中頂珍貴的是楚国的繒書。繒書是一幅絲織品，上面有毛笔写的字，还插入各种图画，是我国发現的最早的插图本文字。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八年中間，在山东濰县的美帝传教士方法斂，先后盜走



一九六一年二月，美帝把珍貴文物吊进船艙，从台湾运走。

了殷墟甲骨二七二〇片。殷墟甲骨是在河南安阳殷朝都城旧址发掘出来的龟甲兽骨，在这些甲骨上都刻有殷朝文字，是我們发現的最早的文字，是研究殷朝文字和文化的重要資料。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中間，美帝传教士薛尔頓从西藏盗走了大批珍貴的文物，其中有巴塘喇嘛寺里的藏文經典，是用金銀来写的。光是他卖給紐約附近的紐瓦克博物館的，就有一千二百件西藏文物。一九六一年二月，美帝国主义还从台湾运走了二百多件珍貴文物。

醉翁之意不在酒

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文物，不光是要霸占我国文化遺产，它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有恶毒的政治目的和侵略野心。美国的国会图書館东方部，大量搜集我国的善本古書。单是我国

各地的地方志，它就搜刮到四千来种。地方志是記載各地区的地理、物产、历史等等的書。美国国防部就利用这些地方志作为繪制軍用地图的一种重要資料。替美国国会图書館搜刮善本古書的，有美国农业部图書委員会主席施永泉，他用考察农业做幌子，到我国来了三次，搜刮到有关我国国防、地理和資源的图書資料六万多卷。一九一九年，美国农业部植物工业局的顧克，用考察棉花种植做幌子，盗走了湖南、江西等省的地方志一〇八种，一二三九卷。美帝文化特务駱克，假称植物学家，替美国国会图書館搜刮到云南等地的大批地方志。駱克还替美帝担任繪制軍用地图的顧問。

美帝国主义是掠夺我国珍貴文物的慣匪，是破坏我国文化遺产的劊子手，是通过文化侵略来进行政治侵略的凶恶的敌人。这里所記的，只是它掠夺我国文物的极小的一部分，它的猙獰和阴险狡詐的面目，已經暴露无遺了。

毛主席语录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們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爭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爱国正义斗爭的談話》

美国兵在中国的暴行

“喂，你要游历世界嗎？你想到神秘的东方去嗎？快来参加海軍！”美帝国主义招募海軍的广告上这样写着。

“不喝酒，不玩女人，就不能以优秀的海軍自命。”太平洋艦队司令海尔賽这样告訴士兵。

“那儿的姑娘都是你們的。而且你們还可以寄包裹回

家。”麦克阿瑟将軍这样公开号召。

就在这种强盗的口号下，十一万三千美国兵，在抗日战爭胜利不久，“浩浩蕩蕩”地开进了中国。北平（卽北京，解放前的旧名）、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等地方，到处都是美国兵，堂堂的中国，一时竟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世界。他們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每到一地，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从几个数目字談起

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四七年九月間，駐天津的美軍暴行，包括車祸、枪杀、搶劫、搗毀、强奸等案件，共达三百六十五件，被害死伤的中国人近两千人。其中以車祸、枪杀案件为最多。美軍汽車的肇祸事件占全部交通事故的百分之七十。

这些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档案中有案可查的暴行，美国兵在中国无案可查的暴行，自然更要多。

当时，駐在中国的美国强盗，坐着吉普車，一手握着酒瓶，一手摟着女人，在大馬路上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人們見了吉普車，都是提心吊胆的，因此称它“市虎”。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深夜，一輛美軍强盗車，在上海百老汇路（旧名，解放后改为大名路）飞快地开着。这时唐巧珍和她的伙伴正在人行道上走，突然，一声怪叫，卡車在她們身边停了下来，司机室一打开，跳出一个美国强盗，象餓狼叼羊似地，一揮手把唐巧珍挾上車去，唐巧珍拚命地掙扎，她的同伴大声呼救，可是夜深人靜，冷落的街上，有誰来搶救。美国强盗挾着唐巧珍，飞身上了車，当唐巧珍的两腿还拖在地上时，隆隆一响，車子飞快地开动了。車經过熙华德路（旧名）桥的时候撞毁了一輛人力車。美国鬼子連理睬也不理睬。过了

桥，唐巧珍找了个机会，不顧一切地从車上跳了下来。車开得很快，冲力很大。唐巧珍一触地面，馬上口鼻流血，一会儿就断送了生命。而那个美国强盗，却开着車，逍遙自在地走了。……

一九四七年冬天，北平郊区的农民刘玉海、刘玉花和丁紹曾等十一人出門办事，結伴同行。他們知道从南苑飞机場到北平的公路上常常发生美国軍車軋死人的事，因此，他們便找小路走。走到大紅門北边的桥上，沒有旁的路好走，只好穿过这座公路桥。他們商量好，靠桥边走，走快点，过了桥就赶快拐到小路上去。他們回头看了看，后面沒有汽車来，就赶快上了桥。前边的同伴已經过去了。后边的刘玉海、刘玉花还沒过完桥。不料这时开来了一輛美国兽兵的汽車。刘玉海只听見身后轟轟的一陣怪响，刚回过头去，汽車已近身边，两人沒躲得及，刘玉花当場被汽車撞昏了过去，刘玉海被压在汽車下面，右腿被軋断了。同伴們一看出了事，想拦住汽車，汽車早已一溜烟逃跑了。大家急忙抬着刘玉花和刘玉海去給永定門的伪警察所打电話，报告美国匪兵的汽車撞死人了，可是認賊作父的伪警察所的回答却是："軋死的自己埋，压伤的自己治，我們管不了。"

美国兵不但在陆地上横冲直撞，在海上同样是到处横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夜間，在上海的黄浦江上，一艘渡船裝着四十多个乘客，从龙华渡口开出。这时，一艘美国汽艇破浪駛来，向这渡船拦腰猛撞。船上的乘客紛紛落水，江面上一片呼救声。当时正是冬天，加上时近黄昏，夜潮滚滚，哪里来得及搶救！結果，淹死了二十多个乘客。那艘美国汽艇却冒着白烟好象什么事也沒有发生似地开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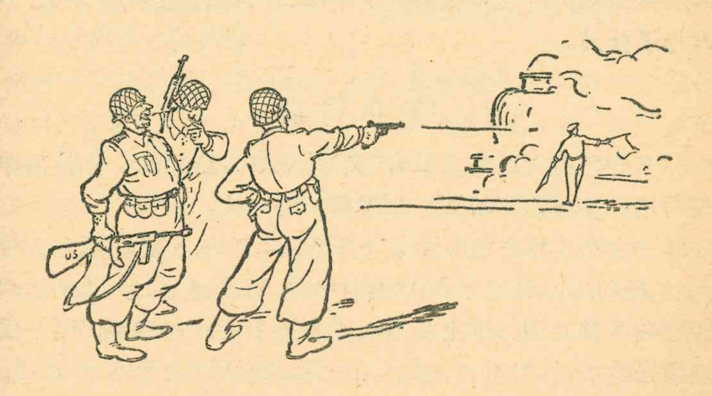
杀人取乐

在美国兵眼里，中国完全是他們的殖民地，中国人的生命比螞蚁还不如。他們可以任意杀害，甚至以杀中国人作为寻欢作乐的手段。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工人王恩弟正在北平西站調車，突然呼的一声，一顆子弹打进了他的脑袋，脑浆迸濺到火車头上，人也就立刻倒下来。接着从不远处传来一陣縱情的狂笑声。原来，有三个美国兵，在一起比本領，其中的一个要表演一下自己的枪法，就选中王恩弟的头作活靶子。他站在西站門口，朝着王恩弟的头瞄准。当他們看到王恩弟应声倒下时，就哈哈大笑。一个中国工人的生命，就在美国兵的笑声中断送了。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深夜，在"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发生了另一件令人发指的事。

月色当头，有三个中国人在中和桥畔乘凉。



美国强盗杀人取乐，把我国工人王恩弟当作活靶子打。

一輛吉普車装着四个美国宪兵，从大校飞机場方向駛来。到了桥畔，突然刹住了車，不問青紅皂白，将正在乘凉的两个人举起来，抛入河中。另一个人見此情形，高呼救命，美国宪兵才停了手，开車逃竄。中和桥下水流湍急，来搶救的人，从深夜打捞到天明，只捞到了一个人的尸体，另一个人連尸体也沒捞到。

因为事情发生在蔣介石反动派的“首都”，伪外交部不得不裝模作样地扮演一出“公审”罪犯的丑剧！

公审开始了！蔣匪帮伪法官煞有介事地坐在那儿。原告、証人，把事情經过講得清清楚楚，鉄証如山。可是美国强盗辯护說：“这四个美国兵是因为喝醉了酒，失去了理智。”又說：“我們美国人常常把人抛下河里作为游戏。遺憾的是这次抛下去的两个中国人，却不会游泳，要不，就不会淹死啦！”就这样胡言乱語，瞎辯一通。伪法官明明知道理由站不住脚，但是事情关系到洋爸爸的面子，哪敢說个不字。最后，在群众的压力下，虽然把其中的一个美国宪兵判为終身监禁，但要送回美国去执行。这自然是哄了中国公众，强盗送回美国还不是逍遙法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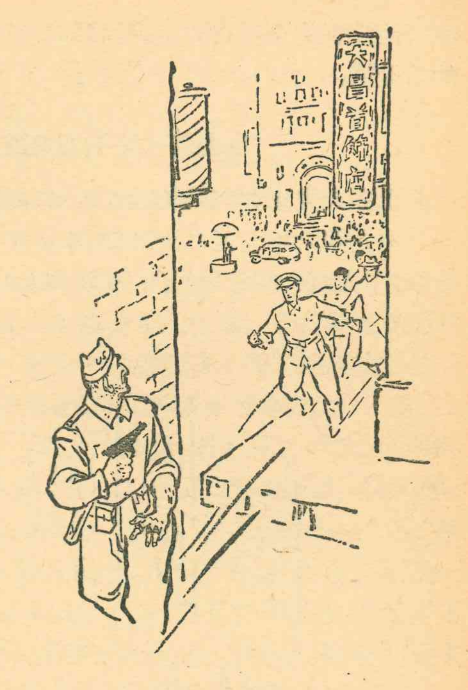
白日行劫

美帝国主义自称是最有“文明”最講“道德”的。应該怎样理解这些美丽的字眼呢？請看以下的事实：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时，上海金陵路五九七号大昌鐘表店里，闖进了两个美国水兵，店員迎上去。两个水兵說要买手表。店員馬上从橱窗里拿出手表給他們挑。两个强盗挑来挑去，左看右看，选中了一只价值八万余元的游泳表，立即套在手上，乘店員不备，轉身就出店門。店員赶紧追上

去，并且报告了伪警察。因为是在白天，两个鬼子兵，見情势不妙，只好把搶走的手表交还給店員。

过了二十多天（同年二月二十四日）旧林森路五六八号的一家大昌首飾店，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下午三时五十分，一个叫达尔的美国兵，跑进店去，說是要买一只鑲鑽石的戒指。店員拿出五只鑽戒供他挑选。达尔当場选中了三只，套在手上，返身走出店門，沿着林森路拚命地逃竄。店員追了上去，伪警察也参加追捕。强盗达尔，見情况不妙，立即开枪。一顆子弹飞来，打中了伪警察的手掌。这种白日行劫的行径，引起了公憤。追的人，仍然不放松。达尔从大路上轉进小弄堂，原想趁机躲过人的耳目。誰知他闖进去的是一条死胡同。眼看走投无路，后面追的人又步步逼近，强盗沒有办法，只好鳴枪自杀。人心大快。



美国强盗达尔白日行劫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被搶走了財物，連控告的地方都沒有，只好哑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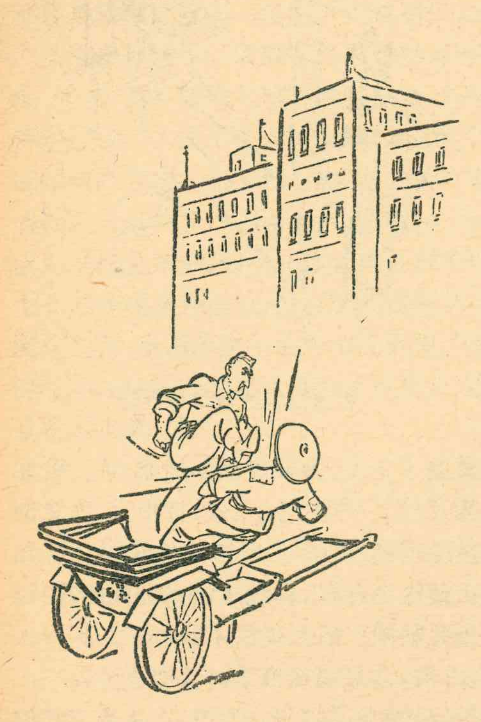
从这两件事情中，我們也可以明白：原来美国的所謂“文

明”，是强盗的文明；美国的所謂“道德”，是杀人越貨、白日行劫的道德。

“中国法律管不到美国人！”

上海人民永远記得美国人的另一笔血債。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多鐘，黃包車（卽人力車）工人臧大咬子，拉了一个美国兵。这个美国兵名叫賴令奈，是美国商船上的“烂水手”。到了“安乐宫”舞厅門口下了車，賴令奈一个錢也不給，就昂着脑袋进了“安乐宫”舞厅。大咬子知道要是追进舞厅去討錢，准要挨打；白給美国人拉車，又不甘心，咬一咬牙，就在大門外等着。一直等到十二点鐘，賴令奈和他的伙伴饒立克出来了。大咬子就上前去要車錢，饒立克先嘘了一声，表示討厌，接着就冷不防举起碗大的拳头，狠狠地向大咬子胸口猛地一拳。大咬子馬上就



美国兵饒立克蛮横地毆打我国人力車工人臧大咬子

倒在地上，鼻孔和耳朵鮮血直流。两个凶手想跳上吉普車溜掉，在場的人力車工友和三輪車工友，滿腔怒火，立卽围了上来，不讓他們逃跑。这时，伪警察局开来了一輛汽車，伪巡官下了車，首先教訓中国工人，說：“你們竟敢惹美国兵生气，不是自找麻煩嗎？”这样，美国宪兵就把两个美国凶手，从工人包围圈中搶了过去，送上了美国吉普車。

臧大咬子由于脑震蕩和脑底破裂，无法搶救，第二天清晨五点鐘就死去了。上海人民紛紛起来抗議。有的給报紙写抗議信，提出要懲办凶手，有的捐錢慰問臧大咬子的家属。臧大咬子的弟弟臧海臣到处奔走控訴：我要替哥哥报仇。

反动市长吳国楨，生怕事情鬧大，向美国主子交不了賬，馬上說：“慢慢来，这是有关友邦的事。”特务們更是一面威胁，一面利誘，“劝”臧海臣，賠償几个錢算了。臧海臣說：“穷已經穷了，我还想在屈死的哥哥身上发財嗎？”他从伪地方法院一直告到伪高等法院。但是每次开庭，凶手都不出庭，伪法官不是反过来审問原告，就是厚顏无耻地說：“中国法律管不到美国人！”最后竟宣判說：“証据不足，宣判无罪。”

无数的暴行，鉄証如山，但都在“事关友軍”、“中国法律管不着友軍”等借口下，放縱凶手。因此，美国兵就更加肆无忌憚地为非作歹，堂堂的中国領土，竟讓狠犬任意横行，有爱国心的人民都滿腔义憤。

我們回忆起过去一段生活，就对越南南方、南朝鮮、多米尼加、刚果和一切被美帝国主义霸占着的地方的人民，深深地感到同情。他們正在美帝国主义的蹂躪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們一定要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坚决地打倒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

姚治华插图

毛主席语录

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軟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談失敗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别了，司徒雷登》

挂羊头卖狗肉的“軍事調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大的阴謀就是讓蔣介石反动派独吞胜利果实，然后由美国出錢出枪，蔣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消灭”共产党，屠杀中国人民，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可是，坚持抗战的八路軍、新四軍，当时已經解放了华北、华中、东北的大片地区。美帝国主义就一面出动飞机軍艦，帮助蔣介石运兵，进攻解放区，占领地盘，站稳脚跟；一面耍出了“和平談判”的新花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派了个名叫馬歇尔的，充当美国总統的特使，来到中国。明里打着“調解国共軍事冲突”的幌子，口口声声“和平！和平！”骨子里是欺

骗中国人民，讓蔣介石有时間充分作好打內战的准备，更想用这圈套拴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手脚。这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



美帝国主义一面出面調解，一面却帮助蔣介石作好打內战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早就看出他們的葫蘆里卖的是什么葯，可是为了剝掉他們披在身上的画皮，讓全国人民看清楚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玩弄的和平阴謀。你要談判，就和你談判；你磨刀，我也磨刀。

“恢复交通”的阴謀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訂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且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組”和“北平軍事調处执行部”。

这是一种奇特的“調处”，一場桌面上的战斗开始了！一边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另一边是人民公敌蔣介石，他的首席代表是两手染滿鮮血的軍統特务头子郑

介民；加上一心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美帝国主义，他的首席代表是反共起家的老手罗伯逊。这是一場人和狼的談判，而且是一对二。

"軍調部"刚刚成立，美蔣反动派嚷得最起劲的是所謂"恢复交通"，特别是津浦、胶济鉄路的交通。他們为什么对这問题兴趣这么大呢？原来在抗日战爭結束的时候，中国的大部分鉄路，都控制在解放区軍民的手里了，拿津浦和胶济鉄路来說，它的两边都是解放区，山东一百零八个县，我們解放了一百零四个。在津浦、胶济綫上，我們也解放了十四个县城。这弄得美蔣反动派很伤脑筋。美蔣反动派一心一意要利用这些交通綫分割解放区，并且把他們几百万軍队运到各地进攻解放区，搶占大城市。如果打通了津浦、胶济綫，蔣介石可以暢行无阻地把軍队运到东北和华北。鉄路沿綫的地区，控制在人民手里，对反动派来說，当然很不方便。因此蔣介石代表就在"軍調部"大叫大嚷："共軍违反停战令，繼續进攻津浦、胶济沿綫的国軍。"美国代表也就在一边使劲帮腔。这时候，在津浦、胶济綫上，还残存着七万伪軍。为了解除这些作恶多端的伪軍武装，八路軍发起了进攻。可是在"軍調部"里，美蔣代表說："这些軍队都是国軍，中共应当停止进攻。"我們当然不理他这一套，絲毫沒有讓步，拿出充分的材料，証明这些伪軍，多年来从来就是和八路軍交战的敌人，必須由八路軍、新四軍来解除他們的武裝。

如此"公正"

馬歇尔口口声声地說要"公正"調解国共軍事冲突，实际干的是另外一套。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軍調部"的第八小組到了广州。这时候国民党的张发奎說：在广东只有少数"土匪"，沒有共軍，用不着"軍調部"派停战小組来。誰都知道在抗日战爭期間，广东有两支抗日武裝部队，就是东江縱队和琼崖縱队。这是国民党逃跑以后，在广东坚持敌后抗战的仅有的两支抗日人民武裝。这两支抗日武裝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多次地救护过被迫降落在解放区的美国飞行員。这些都是鉄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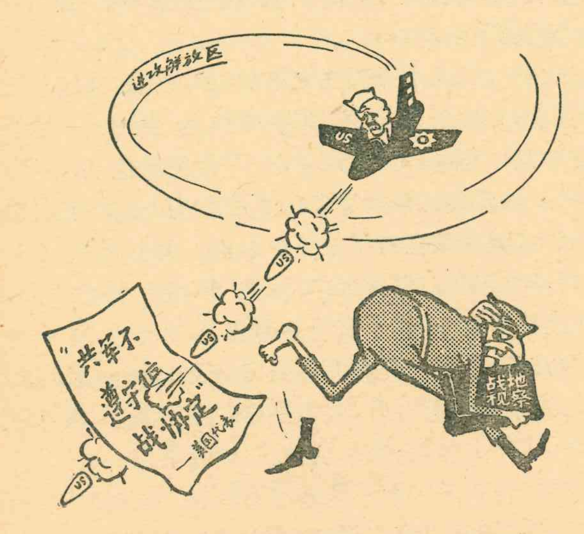
为什么国民党偏說广东沒有共軍呢？原来这个时候，张发奎根据蔣介石的指示，正忙着围攻东江縱队，想偷偷摸摸地把人民武裝消灭掉。停战小組里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他怕一去，他們的阴謀就要被揭露，因此作贼心虛，不讓停战小組去。經过我方代表的严厉駁斥，张发奎抵賴不了，最后只好同意停战小組留下来。

就在这时候，几十万国民党軍队，在宣化店地区包围了我中原軍区李先念、王震同志領导的部队，妄想一下子消灭掉。这样的事，"軍調部"总該管吧，可是美蔣代表装聋作哑，不吭一声。派駐在汉口的第九小組的我方代表向他們提出：根据停战令，国民党应当馬上停止进攻。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却压根儿不理睬。可是他的"歼灭"計划并沒有实現，中原部队，經过英勇战斗，終于安全突围北上。

三四月間，美国把国民党由美国装备的新一軍、新六軍，用飞机运到东北。到五月，兵力集結得差不多了，蔣介石的刀已經磨亮了，什么停战，什么"調处"，早就放在一边，內战在东北大打起来，在五月二十三日强占了长春。我們的代表說：应当停战，应当調处！蔣介石和馬歇尔得意洋洋地說：把你們的部队退到兴安岭以北，就可以停战十五天。这就是美国所謂的"調处"，这就是馬歇尔的"公正"！

哑口无言

六月里，东北我軍主动从四平轉移到蛟河地区，国民党八十八师，紧追在我軍后边。在六月六日侵占了拉吉、拉滨、拉图三条铁路干綫的枢紐——新站、拉法。六月七日正是蔣介石声称“东北停战令”生效的一天，但是敌人背信弃义，违反协定，气势汹汹地向我軍进攻，企图斬断拉图綫直取哈尔滨。我軍为了打掉敌人的疯狂气焰，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一个回馬枪，先后收复了拉法和新站，歼灭八十八师一个多团。美国人見蔣介石吃了当头一棒，心疼得很。駐在长春的“停战小組”美国代表伯克，馬上站出来，装成是“公正”人，亲自到战地



美国代表不顧事实說：“不！不！是你們共产党破坏停战协定！”

“視察”，并且提出要我东北民主联軍，从蛟河地区撤到长白山、黑河一带，不讓我們建立根据地，建立武装。我方代表用事实指出是蔣介石不遵守“停战令”，首先向我蛟河軍民发动一連串进攻，并且駁斥說：“我們抗战打了八年，素以国家民族为重，全国人民是希望和平的，只是蔣介石根本不想和談，在美国政府的大力帮助指使下，大打內战。否則內战是打不起来的。”美国代表伯克还是蛮不講理，不顧事实，說：“不！不！这仗是你們不遵守停战协定打起来的。”

当这个小組在战地視察的时候，我方代表在战場上拣起一片美国制造的六〇炮弹片，上面明明写着U.S.(即“美国”)字样，亲自指給伯克看，說：“伯克先生，你是美国人，总能認識这上面写的美国字吧？”可是这位美国代表，在鉄的事实面前，还是不認賬，瞪着眼睛說瞎話：“不！不！”这場爭論还沒了結，六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又有两架美制蔣机出現在新站、拉法上空，嗡嗡地在低空盘旋，突突几梭子，吓得这位美国中校拔腿猛跑，一头鑽到防空洞里，鞋子跑丢了一只，鼻子也碰肿了，脸色蒼白，話都不会說了。我方代表对他說：“伯克先生，請你快点看清这是誰的飞机，是誰在停战后向我們扫射，是誰不遵守停战协定！”

这两架飞机的出現，給伯克两記响亮的耳光。他哑口无言，脸色由白变紫，向国民党哇啦哇啦說了几句什么，連晚飯都沒吃，灰不溜溜地鑽进吉普車，跑回长春去了。

为虎作倀

“停战小組”的美国代表，还掩护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当时山东解放区很大，国民党軍队只搶占了几个城市，象泰安、德州这些軍事据点，全是国民党收

編的伪軍駐守，可是都在解放区的包围下。国民党的第二"綏靖"区司令王耀武，为了准备进攻解放区，派遣了一批批的特务，到伪軍駐扎的据点和附近解放区里去刺探軍情，并了解伪軍的实力，以便及时輸送美国軍火和粮食，好驅使伪軍向解放区进攻。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里，王耀武一次派了二十多个特务，到泰安的伪軍宁春霖部去搞情报。特务們接到这个命令，都很发愁。因为从济南到泰安共有一百八十里的路程，里边有七十里是解放区。他們知道带着电台、手枪、証件通过解放区是根本办不到的。他們正在发愁沒法办，王耀武叫他們把电台、手枪、証件……都交到济南"軍调部"执行小組美国代表雷克那里。特务們开头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直到他們零散化装通过解放区到了泰安以后，才明白原来美国人早把他們交給的东西运到了泰安，电台也給装設好了。特务們从泰安执行小組美方代表索罗那里，領回了电台、手枪和証件。这批



执行小組包庇下的老鼠窝

特务在泰安执行小組美国人的帮助下，常常混到解放区刺探軍情。他們到泰安才二十多天，泰安就解放了。可是在这二十多天里，美国飞机根据这批特务的情报，几次轟炸了解放区。

山西"軍調部"执行小組的美国代表和礼，一九四六年在太原时，和閻錫山的鉄紀团負責人往来很密切。鉄紀团是专門捕杀革命干部和进步人士的特务組織。和礼还特地送了一支美国造的毒瓦斯手枪給鉄紀团的执行部长郭涛。郭涛用这支毒瓦斯手枪杀害了不少革命干部。

美国的所謂"調解"从头到尾是演了一出文明戏，而这場文明戏的导演，正是美国总統特使馬歇尔。

在进行所謂"調处"的时期內，馬歇尔使用了各种詭計，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軍队进犯解放区，并且积极訓練和装备国民党軍队，供給蔣介石大量的軍火和其他作战物資。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把內战布置停当以后，馬歇尔就把"調处"的招牌收起。八月十日他和当时美国駐国民党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調处"失敗。从此，美国就帮助蔣介石全面展开了反革命的內战。

罗远明插图

毛主席语录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

——《别了，司徒雷登》

援蔣打內战的一笔血賬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在抗战期間，蔣介石躲在四川峨眉山上，“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軍队，却活跃在各抗日前綫，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后，从东北到华中以至华南大部分地区，都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軍队手里。蔣介石虽然想独吞胜利果实，准备打內战，但是他的軍队，大都躲在大后方，离日寇占領的大城市和重要省区很远很远，眞是可望不可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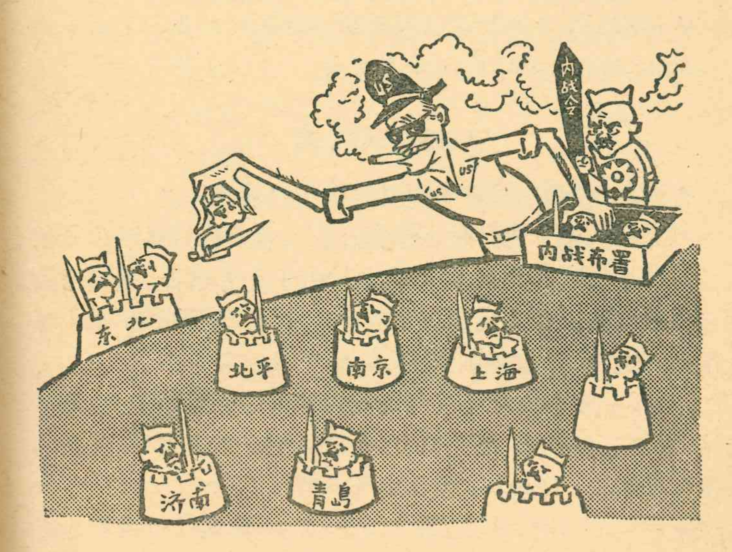
这时，美帝国主义就出場了！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

蔣匪軍要想从遙远的大后方走出来，赶到华北、华中和东北各地，徒步行軍，得好几个月时間，未免太慢了！美帝国主义就用大批航空堡垒和軍艦运兵，帮助蔣介石“收复失地”。

美国飞机把蔣介石的新六軍从湖南芷江运到南京、上海；九十四軍由广西柳州与靖远运到上海和北平；七十四軍由江西九江运到南京、上海；九十三軍由武汉运到北平。这样，蔣匪軍才占領了华北华中的重要城市和战略地带，取得了反人民的陣地。

在海上，美国的軍艦也出动了。光是用軍艦运到山东的軍队，就有第八軍、五十四軍、青年軍二〇六师、交通警察等，



一手包办

一律都是美式装备的"精銳部队"。他們占領了青島、济南、濰县等重要城鎮。

但是，东北的大片地区，还沒有蔣匪軍一兵一卒。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美国的第七艦队又把杜聿明的軍队运送到葫蘆島。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国共双方公布了停战令。第二天，美帝国主义又把蔣匪的新六軍运到东北，接着又运去了五个軍。在中国共产党的抗議下，美帝国主义声明不再运了，可不久，美国海軍又从华南把六十軍、九十三軍、五十三軍、五十四軍运进东北。

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短短的九个月里，美国的飞机和軍艦，先后替蔣介石运兵五十四万人，光是空运的費用就耗費三亿美元。这样，美国帮助蔣介石发动內战的准备工作，基本部署好了，中国的土地上充滿了內战的火葯味。而美帝国主义的黑手也趁此机会插到了广大中国的土地上，企图实現它奴役中国人民的梦想。

武裝訛詐烟台港

在运兵的同时，美帝国主义还进行武裝訛詐。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天刚破晓，大批美国兵艦駛进了烟台港。这个艦队是美軍太平洋艦队中的黃海艦队，載有海陆两栖作战部队。在人民解放軍駐守的海港，美国的軍艦大搖大摆地开进来，目的何在呢？

十时，一艘小艇載着一行美国海軍将領靠近碼头，我駐守部队，根据上級指示，經过检查，允許他們少数人登岸，其余的人留在小艇上，下令小艇駛离碼头。

上岸来的是巴尔貝海軍中将、罗克少将、賽特尔海軍少将和若干海陆空校官及新聞記者。他們說明来意。原来，是运

送两栖作战部队企图在烟台登陆，要我軍向他們办理"移交"，至少也要和我軍"共同駐防"。

"請問，你們为什么要在中国人民的軍队早已解放了的土地上登陆？"我們的駐軍当局責問。

"我們是来收繳日本人的武器的。"罗克少将急忙回答。

"日本人早在一个月前，就被我軍消灭和驅逐了，这一点賽特尔少将不会不知道吧！"

"我們是来清除日本人在烟台港口所設置的水雷的。"罗克不知羞耻地狡辯。

"这，我們会很好处理的。"

其实，美帝国主义的詭計，我們早就明白。烟台地处渤海湾，是山东半島和东北海上交通要地，美帝国主义占領这块土地的目的是用它作基地，为国民党大量地往东北运兵。但是他們看錯了对象，中国人民的軍队，对于自己的領土，豈能輕易地交給美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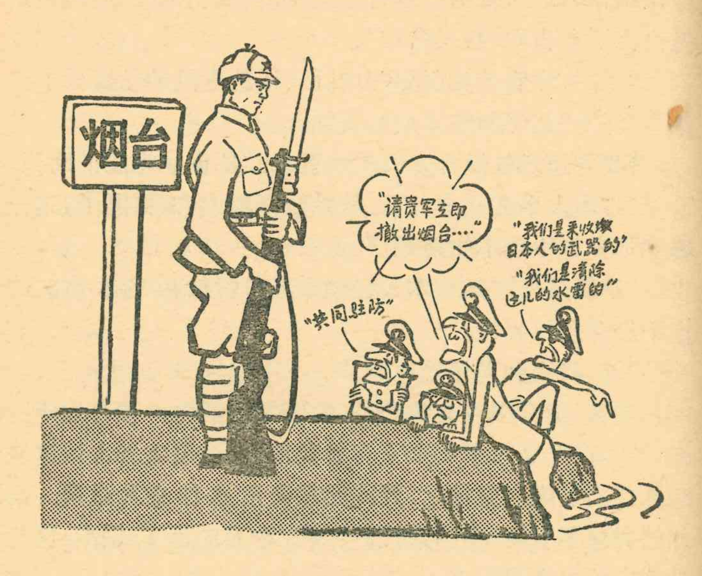
"我請貴軍立即撤出烟台市。我們要进駐这里。"罗克声色俱厉，想吓住我們。

"……对于你們这种要求，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对于中国人民进行公开的侵略！要强占我軍解放了的烟台，这只能叫侵略！"

罗克更加横蛮了。他說：

"为了避免意外事件，还是請貴軍撤到烟台市郊去。我是軍人，我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我也是軍人，我完全懂得怎样履行我的职务。我們奉命警备烟台，……在长期战爭中，我們已經学会了怎样对付侵略者。如果你們胆敢侵略烟台，一切后果須由你們完全負責！"我們的駐軍当局义正詞严地答复了侵略者。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罗克軟的一套不行，硬的一套又吓不住人。最后，只好夹起尾巴走了。

接着，党中央向美軍的侵略行为提出了抗議。广大的烟台市民也集会表示抗議。

十月七日早晨，美国艦队启錨离开了烟台。但赛特尔和他的分艦队却仍然留在烟台港。

十月十六日黃昏，赛特尔的艦队突然溜走。不辞而别，准是搞新花样，玩新阴謀。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匪帮的炮艇和装有武器的船只，駛进了港口，并占据了崆峒島，拦劫过往船只和出海漁民。他們的劫掠行为，引起了人民的公憤，紛紛要求我軍出击。当时正是国共双方談判期間，我們为了顧全大局，先是对匪軍进行劝說，要求他們撤走。但无效果。十二天后，經广大人民再三要求，我軍兵分两路，經过短期激战，全部歼灭了敌人。

誰知道崆峒海战的第二天，赛特尔的艦队又回来了。原来，狡猾的帝国主义，直接进駐烟台不成，有意避开港口，指使蔣匪軍武裝騷扰。但是，直接进駐也好，武裝騷扰也好，軟的也好，硬的也好，中国人民是懂得怎么对付的，帝国主义的任何阴謀，注定是不能得逞的。相反，通过这件事，暴露了它助蔣打內战的凶恶面目。

出兵进攻解放区

在冀东解放区，美帝国主义的狐狸相，又一次現了原形。

冀东解放区是我党在抗日战爭期間建立起来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丢盔弃甲，一枪未放，把二十四个县的河山，七百万同胞送进了日寇和汉奸的虎口。日本投降后，蔣介石却要独占胜利果实。甚至命令我軍只能駐防待命，不得行使对日寇的受降权利。广大人民十分气憤。在人民的要求下，我軍在很短时間內解放城鎮三十余座，解放人口达五百万。这个地区是連結华北与华东的走廊，可以直逼平津，控制北宁鉄路，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帮助国民党进攻冀东解放区，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美軍在秦皇島登陆。接着又派出三十一艘兵艦，滿載国民党九十二軍、九十四軍数万人到冀东前綫。美軍还經常到解放区摄影偵察，为国民党搜集情报，并且不断地找借口，进行挑衅。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軍当局硬說，有两个美軍失踪，是被蘆尤地区的群众扣留的，限令我們在两小时內交出。这

种无中生有的事情，我們当然无法交出人来。这时，美帝国主义竟兽性大发，开炮轟击。一时，村子里房倒屋塌，男女老幼，慘死甚多。和平的居民，受日本鬼子的苦整整八年，好容易打敗了鬼子，总想重建家园，誰知美帝国主义竟如此肆虐、残暴。群众都責問我軍：“美国鬼子这样欺侮我們，为什么不打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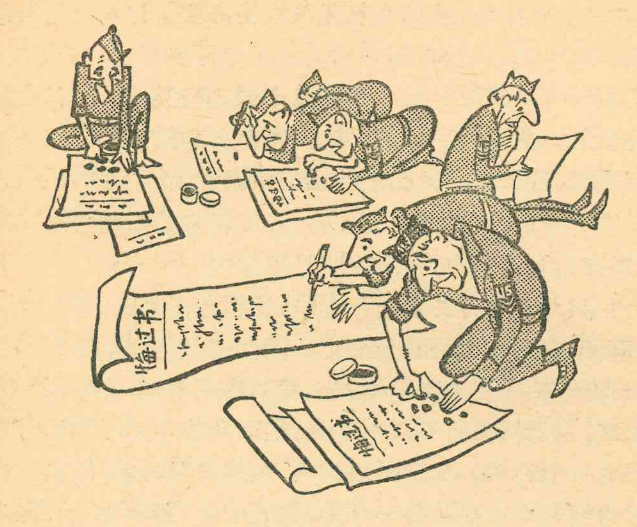
当时，国共正在进行“和平談判”，为了不給蔣介石打內战找到借口，我軍尽量克制，避免事态扩大。

誰知美蔣反动派得寸进尺。

一九四六年七月，庄稼漸熟、丰收在望的时候，美蔣軍队頻頻进犯解放区。一个来月的时間里，美軍侵入冀东解放区就有七次之多。激起了解放区軍民的无比憤怒。

一天，駐北宁路留守营美軍陆战队第七艦队七个士兵，携带全副武装，乘吉普車朝昌黎的西河南村駛来。我們的民兵上前查問时，美軍蛮不講理，公然开枪。民兵制止的时候，美軍初則乱叫乱喊，神气活現，似乎要同民兵一决雌雄，后来看見民兵人多势众，就显出了紙老虎的本相，吓得直打哆嗦，連忙跪在地上，双手高举，要求饒命。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批留守营的美軍和蔣匪軍从远处开来。看来敌人是有准备的挑衅，为了不吃眼前亏，民兵們立即主动轉移，并把这七个美軍解除武装，送到軍分区处理。消息一传出，人們奔走相告，都称贊民兵的英勇机智。

美帝国主义生怕这七个俘虏被人民杀掉，馬上向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請求，要求释放。我們答应了他們的請求，但是提出三項条件：一、美方应承認这次行动是违法的，向我方正式道歉；二、美方保証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三、七名美軍在扣押期間健康如常，美方应給予書面的証件。在这以前，我們



七个美国俘虏向我軍写悔过書

曾多次捉到过美国俘虏，因为沒有經驗，往往教育一頓，就释放了。事后，美軍一意抵賴，死不認賬。这一次，我們学乖了，捉賊捉贓，我們扣了人，拍了照。因为証据充分，美方抵賴不成，只好乖乖地答应我們提出的条件。

释放时，我們命令这七个俘虏写悔过書，并加盖手印。这些鬼子听說能保住命，悔过書写了一份又一份，手印按了一个又一个。事后，美駐华海軍陆战队司令駱基，还亲自到北平向“軍調部”，向叶剑英同志道歉致謝，并当面保証美軍今后再不做违法事件。

全面发动內战的先鋒

美帝国主义帮助蔣介石做打內战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后，就想在短期內能消灭中国人民軍队，于是公开发动了全面

內战。“安平事件”就是美蔣联合向解放区发动的一次大規模的进攻。

安平是平津公路上的一个鎮子，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就解放了。美帝国主义为了掩护蔣介石軍队进攻解放区，向我方提出，請求允許美国軍队通过平津公路。我們虽然答应了美軍的請求，但知道敌人狡猾，所以規定美軍通过安平鎮时，必須事先通知我方，并悬挂明显的标志。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們游击大队的游动哨，发現从天津方面向安平鎮开来十多輛汽車，車上滿載着武裝部队，却沒有悬挂任何明显标志。我們的三名哨兵就摆手要他們停車。不料，他們不仅不理会，反而开枪射击，当場打死了我們的一个哨兵。其余两名哨兵，被迫自卫，开枪还击。駐守鎮內的我軍和游击队各一个排，共五十人，聞声出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战斗开始时，我們还以为仅仅是国民党軍队向我們进攻，当发現有美軍时，我軍为了避免事态扩大，主动轉移。当天下午三时，从天津方面又开来二十輛汽車，滿載美軍，前来支援。从北平飞来四架美机，掩护地面部队向我們进攻。我軍被迫繼續战斗，給美蔣軍队以大量杀伤。后来，打扫战場时，才知道，这次进犯是美海軍陆战队第一师第十一团一营营长貝尔登直接指揮的。

美軍在安平鎮吃了亏以后，竟不顧我軍的严重抗議，繼續炮击我軍駐地，派遣美机濫施轟炸周围村鎮。并調集了国民党軍两万多人，配合美軍陆战队，在美国顧問的指揮下，由安平鎮、馬头鎮、河西务出发，沿四十多里长的战綫，分三路大举向香河解放区进攻。

解放区軍民忍无可忍了，紛紛向我軍司令部递送請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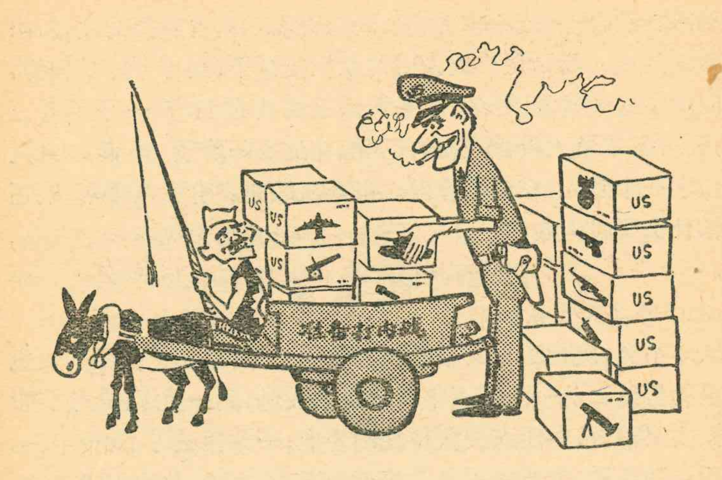
要求奋起自卫，絕不讓美蔣反动派輕易地侵占我們的地方，杀我們的人。我軍在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下，用子弹、手榴弹，回敬了这些侵犯的强盗。香河保卫战共进行了一个月零三天，击退了敌人数次进犯，仅在战斗的第一阶段，美蔣軍就死伤了一千多人，守住了陣地。群众反映說：“有了八路軍，咱还怕什么飞机大炮。”

一笔血賬

不久，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的大規模的內战。从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到一九四九年美帝国主义滚蛋，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为止，一共經过了四个年头。在这四年里，美帝国主义供給蔣介石反动派无数的內战軍火。其总値据美帝国主义自供是四十五亿美元，据我們統計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这个数目，超过抗日战争八年里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武器总值八、九倍！

美帝国主义援助蔣介石的軍火中，数量最多的是子弹。光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一次交易，就是一亿三千万发，这个数目相当于那时全国各解放区的人口数，美帝国主义是按一发子弹击毙一个解放区人民的計划配备的。

美帝供給蔣介石非常現代化的装备是飞机。在美国制訂的一个叫做“八又三分之一队空軍計划”中，就規定給蔣介石装备一个重轟炸机大队，四个单引擎战斗机大队，两个摄影偵察机中队，总共一千零七十一架飞机。实际运来的比这多得多。再就是軍艦。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美国国会通过把美国軍艦二百七十一艘送給蔣介石。連同其它多次供給，共是四百七十一艘。枪炮方面，单是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政府批准的《美蔣秘密軍事协定》一項，就提供給蔣介石山炮七百



运輸大队

五十門，輕炮一百五十門，迫击炮五千門，重机枪一万五千挺，輕机枪一万七千挺，自动步枪六十万支，其它不去細說。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前，美帝国主义除运給蔣匪帮大批坦克外，各种車輛有六万七千輛。

美帝国主义不仅供給了蔣介石无数的軍火，还亲自装备了八十四万国民党軍队。通过各种专門学校訓練的內战“人才”达十四、五万。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在抗日战爭以后几年中，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笔血賬的大概情况。

但是，在英勇的中国人民面前，这一切，并不能使美帝国主义挽回其失敗的命运。除了通过蔣介石这个“运輸大队长”之手，武装了中国人民軍队外，其最后的結局就是蔣家王朝的灭亡，就是美帝国主义被赶出大陆。

罗远明插图

毛主席语录

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們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則。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講話，見《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

距离重庆市約莫四十华里的歌乐山下，有个烈士陵园。雄伟庄严的烈士紀念碑，犹如一座威武不屈的英雄雕塑，高聳地屹立在陵园的中心。終年累月，人們川流不息地怀着悲憤的心情，来到这里瞻仰、凭吊。

解放以前，这里曾經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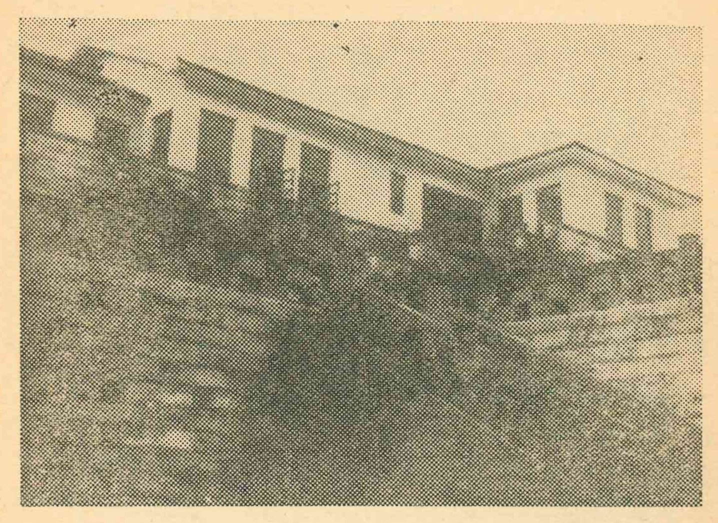
革命志士的屠場。多少革命烈士的鮮血，洒在这圣洁的土地上！

一个恐怖的秘密世界

一九四一年，美帝国主义和蔣匪帮，秘密地签訂了血腥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一九四二年就成立了“中美合作所”。所謂“特种技术”，就是如何跟踪、如何謀害和暗杀革命者的“技术”；所謂“合作”，就是美蔣勾結，共同进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合作”。在“合作”的名义下，他們在全国許多地方，建立了集中营。陝西的西安、貴州的息烽、浙江的瑞安、江西的茅家岭、安徽的雄村等地，都先后設立了十多个杀人的魔窟。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美帝国主义专門派了一个海軍少将名叫梅乐斯的大特务，来充当“合作所”的副主任，負責統率美蔣的特务工作。蔣介石派特务头子戴笠，去当名义上的“主任”。梅乐斯看中了歌乐山一带隐蔽的山地，覚着是个杀人的好地方，在半天时間里，强行赶走了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圈定了六千多亩良田和許多山头。从此，这方圓四五十里的山野，电网密布，碉堡林立，成了一个恐怖的秘密世界。

美蔣匪帮，在这里設立了特务大本营。有戴笠的庞大特务“办公”机构；有梅乐斯的华丽公館——“梅园”；有专門訓練特务的“学校”；还修建了軍火庫、射击場、閱兵場、电台、餐厅、跳舞厅、医院，甚至还設立銀行，专門发行供特务們流通的鈔票。禁区内公路縱横交錯，如蜘蛛网儿一般。美国的吉普車、十輪卡車，象一条条恶狗，穿梭在各条公路上，发出“隆隆”的怪叫。……在这个美蔣特务的大本营里，从事特务活动的美国人，先后达到三千多人。美国供給了数以万計的脚鐐、手銬和



蔣匪特务头子戴笠专为美国大特务梅乐斯修建的华丽公館——“梅园”

現代化杀人凶器，直接为蔣介石訓練了一千八百多名特务骨干，先后調訓了四五万名特务，讓他們分布全国，进行爆破、偵察、搜捕、杀人等罪恶活动。人民公敌蔣介石，經常和美帝国主义的战爭販子赫尔利、金开德、柯克等杀人魔王，在这个鬼的世界里，进进出出，視察、閱兵和密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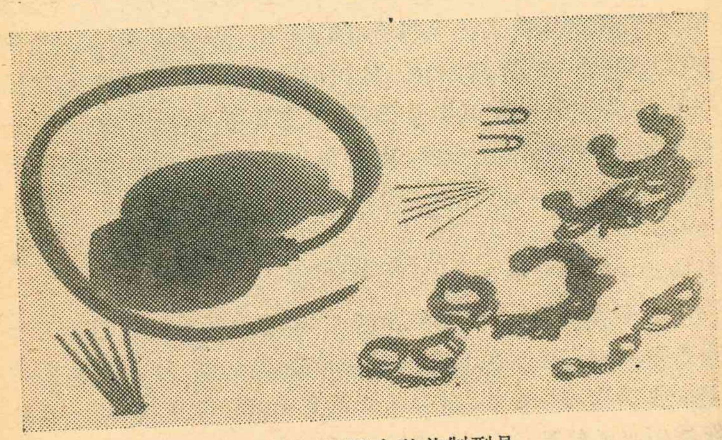
人間的活地獄

美蔣特务，为了直接取得杀人“經驗”，还在这里附設了許多专門囚禁革命者的集中营。其中最大的数白公館和渣滓洞。在这些集中营里，成百上千的革命志士和人民，終年受着美蔣特务的摧残，稀奇古怪的刑法，达到一百三十多种。从最

古老的到最現代化的美制法西斯刑法，样样齐全。什么"抽大烟"、"擦汗"、"烤人油"、"狠狗撕咬"、"穿乳头"、"烧下部"、"电刑"、"撬(qiào 窍)腰"、"活埋"、"沉河"、"釘指尖"、"吊鴨儿浮水"、"坐老虎凳"，等等。其毒辣、暴虐的程度，是駭人听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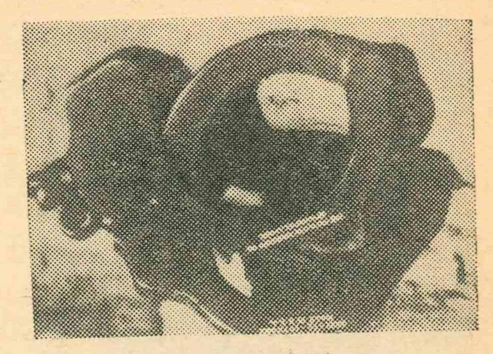
一个阴森沉寂的夜晚，我們今天人人所熟知和尊崇的同志——江姐，被美蔣特务带进了刑訊室。敌人用各种卑劣手段，逼迫她供出我地下党的工作人員名单和住址。但是，英雄的江姐，昂首挺胸，沒有講出敌人所需要的半个字。凶恶的特务，把江姐的双手綁在一根柱子上，取来尖銳的竹签，用鉄錘一根根釘进江姐的手指尖。竹签碰在指骨上，裂成无数根竹絲，从江姐的手背上和手心上穿出来。每釘进一根竹签，江姐就昏过去一次。接着，敌人就朝江姐头上泼凉水，泼醒以后，又釘进一根。……

又有一次，一个名叫左紹英的女共产党員，被敌人逮捕以后，关进了渣滓洞集中营。当时她身上正怀着小孩。敌人为



"中美合作所"各种美制刑具

了从她嘴里得到我地下工作人員名单，对她动用了"坐老虎凳"的刑法。凶手們把她的双腿并攏伸直，用繩子把她的大腿捆在一张条凳上。接着用扁担挑起小腿肚，把砖头一块块塞在下面。砖头一块块



这副美制手銬是美帝残害中国人民的鉄証

加多，左紹英同志狠狠地盯住敌人。黄豆大的汗珠，从她身上涌出来，可是她什么也沒有說出。由于美蔣特务这样残暴的摧残，左紹英同志怀孕还不到七个月，孩子就早产了。象这样野蛮、残暴的刑法，是很多的。比如美式的"水葫蘆"，就是在一个灌滿了辣椒水的橡皮球上，安上一根皮管子，动刑的时候，把皮管子塞进革命者的鼻孔里，凶手們一脚踩住革命者的头发，一脚踩在橡皮球上，辣椒水"滋滋"地猛烈射进革命者的肺脏，鮮血立刻从肺腹里噴涌出来。

"披麻戴孝"，是一种更其灭絕人性的刑法。凶手們把革命者的衣服脫光，用扎滿了鋼針的棍子，狠命抽打。打一下，鋼針深深地刺进革命者的肉体，一片密麻麻的針眼里，立即涌出鮮血。周身打遍以后，革命者早已成了一个血人了。紧跟着，劊子手就用盐水和酒精，涂在革命者遍体鱗伤的肉体上。伤口碰到盐水和酒精，火烧一样的剧痛。但是，野兽們并不罢手。他們找来一条条紗布，貼在受刑者血肉模糊的肉体上，讓紗布和血肉粘凝在一起。然后再狠命地一条条連皮带肉地撕

扯下来。这是一种多么野蛮、残暴的刑法呵！常常当紗布才撕下几条，人早就停止了呼吸！



渣滓洞牢房四周敌人筑起了高墻硼堡，处处严密封鎖。

集中营里，对革命者生活上的折磨和摧残，那就更不用提了。一間一丈多长、七八尺寬的牢房，塞滿了二三十个人。睡覚的时候，只好互相側着身子。在黑暗低矮的鉄牢里，終年見不到阳光。潮湿的空气，悶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吃的是两餐霉米飯，加几顆葫豆或黄豆，有时候，美蔣特务还故意在飯里摻合上一些砂子、土块和耗子屎，臭得叫人发呕。

由于缺乏阳光、空气和必要的营养，集中营里疾病流行。有的同志，早晨还好好的，下午就全身发黑，烂牙齦，害了坏血病。一九四八年秋天有一回，渣滓洞集中营流行痢疾和瘧疾，不几天工夫，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害病了。可是美蔣匪帮，不光不給吃葯，就連发高烧的病人，喝点生水也不給。

在美蔣匪帮这样暴虐地摧残和迫害下，多少革命志士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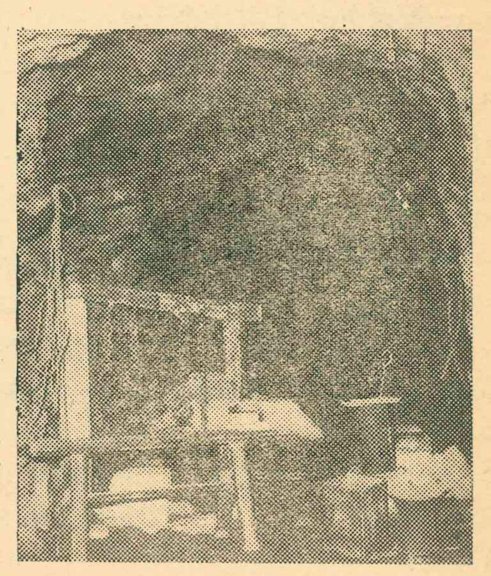
爱国人民，被活活地折磨死去。党領导的抗日軍队——新四軍軍长叶挺、原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罗世文和軍委車耀先等負責同志，都曾在这里受过敌人的摧残。

血染集中营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大西南进軍。美蔣匪帮，狗急跳墻，向革命人民进行了更加疯狂的迫害。

这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蔣蓄謀已久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

这天下午四点多鐘，白公館特务看守长楊进兴，闖进抗日将領黄显声将軍的囚室，說道：“督察长請黄先生談話，馬上走！”



美蔣特务在白公館监獄附近的一个阴森可怕的山洞里設立的刑訊室

黄显声将軍望了望不怀好意的暴徒，坚定、沉着地戴上帽子，顺手从床上摸了一把鋒利的小刀，塞进了衣袋。

黄显声将軍迈着沉着的步伐，刚走到一条小溪跟前，突然，身后响起了“砰，砰”的枪声。黄显声将軍搖晃了

一下身子，向前迈了两步，回过头来，怒视着凶手，倒了下去。

紧跟着，被囚禁在白公館的同志，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地被提了出去，曠野里不住地爆发出刺耳的枪声。

半夜时候，成群的特务，冲进了渣滓洞集中营。只听得一声狼嚎似的口笛声，几十挺美国造的卡宾枪、机枪，"噠噠噠噠"地对着各个牢房，疯狂地嘶叫起来。

囚禁在鉄牢里的二百多个受难者心里明白，这是美蔣匪帮在临死前的掙扎。黑夜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他們怀着一种无上崇高的心情，冲到风門口，挡住敌人的子弹，掩护同志們从牢房后面的破窗口突围。于是一个紧跟一个地冲上去堵住敌人的子弹。前面的倒下去了，第二个人紧跟着冲上去，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

枪声、临难者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和雄壮的歌声交織在一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筑成我們新的长城……

女共产党員左紹英，腹胸穿过无数的子弹，倒在她獄中早产的孩子身边，用身躯遮盖着这个才刚一岁的嬰儿。孩子在剧烈的枪声中被震昏过去。醒来以后，她拨开尸体，趴在媽媽的身旁哭叫，被两个特务看見了。一个特务抽出刺刀，一刀刺进了嬰孩的胸膛。……

一个名叫何雪松的同志，在乱枪中受了重伤，昏迷中醒过来，奋力向牢門口爬去。用尽最后的力量，頑强地站立起来，放声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渣滓洞集中营的大屠杀，整整进行了三个鐘头。野兽們还不放心。又把牢門打开，一个一个地检查补枪。然后慌张地在牢房四周架起干柴，泼上汽油，縱火焚烧，企图消灭罪証。这是美蔣匪帮联合屠杀我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債。在解放重庆的时候，光发現的骨骸和被烧得焦黑发烂的尸体，就有三百多具！

美帝国主义，这个人面兽性的狗强盗，在"中美合作所"里，究竟杀害了我国多少人民，是沒法計算的。就在这个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平常的日子里，每到黃昏，都有革命者被押走，远远传来几声枪响……，仅白公館集中营一处，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关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为止，十年里边，牺牲了两千多人。渣滓洞集中营比白公館集中营关的人要多三倍，牺牲的人就更多了。

历史的車輪前进了！今天，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匪帮早被赶出中国大陆，但是，他們的血腥罪行，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却永远不能忘記。

毛主席语录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邏輯，他們决不会違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

——《丢掉幻想，准备斗爭》

美国“領事館”的黑幕

在国民党匪帮統治时期，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員，以“太上皇”的身分，到处横行，干尽坏事。解放以后，他們还想賴在中国繼續干坏事。可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对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一律加以法律制裁，直到驅逐出境。他們无可奈何，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中国，但是，他們的罪証却永远留在中国。瓦尔德、欧立夫等就是罪恶的代名詞。

瓦尔德的黑手

一九四七年三月末，美帝国主义分子瓦尔德乘“专車抵

沈”，就任“美国駐沈阳总領事”。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分子原是个販卖木材的小商人。当了外交官以后，他那双猎犬似的眼睛老盯住远东。他总是在中国附近活动，还几次来过中国。二十五年前他到过沈阳，这一回他又怀着罪恶的目的旧地重游。

瓦尔德一下火車，昂首闊步地走过恭立两旁迎候的蔣匪官員行列。搬运工老楊来不及躲开，被他翘起美式大皮鞋，踢了几脚。第二天，他坐在馬車上。馬車上坡时，赶車的用鞭子赶馬。他裝出一副美国式的“人道主义”面孔，夺过馬鞭，朝赶車的肩上狠狠地打去。嘴里还咒駡：“你为什么打馬？你打馬，我就打你！”

这种假惺惺的“人道主义”在瓦尔德的妻子身上，同样可以找到。她不准用臭魚、坏鸡蛋喂她那只爱猫，却把这些东西留着給“領事館”的中国工人吃。在她的眼里，中国工人簡直不如牲口。他們任意侮辱中国人的人格。說起話来，总是不干不凈。辱駡中国人“血液里有貪污的成分，一出



瓦尔德：“你打馬，我就打你！”

娘胎就不誠实。”

对“領事館”的中国工人，他們思想上控制得极为严格。凡是进美国“領事館”或美国新聞处工作的中国工人，必須找五个“有地位”的保証人。进門的第一件事就是签定一张“履历表”，要塡写三十二个問題，連小姨子、姐夫、表姐、表妹等亲戚的姓名、住址、职业都写得清清楚楚。还規定在任何情况下不許罢工。这种表格隔一两年要重塡一次。

一九四八年春，人民解放軍在东北地区胜利出击，沈阳面临解放。瓦尔德防范得更加严密。一天，他把“領事館”的中国职工都叫了去，要他們备两张照片，塡写一份“不得反对美国政府的宣誓書”，每人都得在表上打下十个手指的指紋。这还不够，瓦尔德还常常出其不意，突然地对中国职員提出一些奇怪的問題：“你对美国政府的認識怎样？”“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你認为哪个好？”工人們的答案常常触怒了他，以后，他就会借故找你的过錯。

沈阳解放以后，中国职工觉醒了。瓦尔德感到“可怕”和不安，但是他仍然妄想統治他們。一九四九年“五一”大游行时，沈阳街头鑼鼓喧天，欢声雷动。瓦尔德突然問一个中国职員：

“今天很热鬧吧？”

这位中国职員沒有理他。

“你很高兴吧？”

“是的。今天我們很高兴，可也有人很不高兴。”

这就是他得到的回答。

“旅行”和“研究”

瓦尔德和他的伙伴，在“任职”期間，很喜欢“旅行”。是欣賞中国的风景嗎？不是；是瞻仰中国的古迹嗎？也不是。他們有兴趣的旅行地点是本溪、撫順、辽阳、錦州等东北的工业地区，和人民解放軍布防的地区。有个叫芮克的武官，竟“深入旅行”到人民解放軍长春外围的防綫，可当他拿起望远鏡站在吉普車上“观賞风景”的时候，却被人民解放軍俘虏了。瓦尔德对撫順、鞍山特别感到“兴趣”，前后去“旅行”过五次。他雇用了几个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专門为他整理有关撫順煤、鞍山鉄、錦西鉬的埋藏量，年产量，机械設备等資料。原来他們旅行的目的是盗窃軍事和經济情报，帮助蔣匪帮打內战出謀划策，为长期地侵略中国作准备。

他还用重金聘請日本老特务谷貞一郎，和他共同“研究蒙文”。他亲自編輯了一本«蒙古語会話»。对話中有：

“这里到王爷庙多远？”



别有用心的“旅行”

“你們这屯子里有庙宇嗎？”

“这个庙宇可駐多少兵？”

原来，他的目的是为美軍侵略蒙古作語言上的准备。瓦尔德还指示他的爪牙佐佐木弘經，在中朝边境的图們、琿春等地設立情报站，搜集鴨綠江沿岸的地形、民情等情报。瓦尔德在东北的这些活动，正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鮮发动侵略战爭的預謀。

反革命的預謀

沈阳解放前夕，南京“美国大使館”寄来一份調查表，要“美国駐沈阳領事館”調查一下东北文化教育的“情况”，說是提供給美国某“慈善团体”作为救济的根据。可这个“慈善团体”調查的是什么問題呢？“你对中国的出路看法如何？”“你認为‘戡乱’前途如何？”“美国对华政策你滿意嗎？”“你对南京政府的措施有何意見？”……很显然，这是在調查东北人民的思想动态，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进一步鎮压人民，达到美帝奴役中国的目的。

当时，北宁鉄路已被我人民解放軍切断，瓦尔德知道蔣匪帮大势已去，他就抓紧活动。一天，瓦尔德突然打电話給伪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要他立刻調“全东北”的“鉄路局长”到“領事館”去，說是“中美經济合作总署”有重要“委托”。五位伪局长赶到“領事館”。“总領事”煞有介事地說：

“經济合作总署准备从美国調拨大批枕木、鉄軌，以及其他重要鉄路器材，来帮助恢复东北的鉄路。現在請你們把各局現存的枕木、鉄軌，以及其他重要鉄路器材詳細开列出来，好按需要調拨。”

这样，美国特务便掌握了东北鉄路材料的情报。这是預

先布置下破坏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阴謀。

不久，东北全境都解放了。瓦尔德終于被赶出中国国境。这个曾經辱罵中国人“血液里有貪污成分”的美帝国主义分子，离开中国时，一个人就有三百八十几个木箱、皮箱、背囊……里面滿装着盜窃和貪污来的許多中国古董，带走了一百多条中国地毯。瓦尔德的妻子說：这些东西带回美国就会变成无法估計的美金。

欧立夫服罪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美帝国主义再也不能騎在中国人民头上发号施令了。可他們还不甘心。留下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总想乘机破坏。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曾經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解放了。从此，上海才眞正成了中国人民的上海！七月六日，上海市軍民庆祝解放，紀念“七七”，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全城彩旗飄揚，一片欢騰。游行队伍走到东长治路溧阳路口时，突然有一輛来历不明的小轎車，飞快地开来。开車的是个驴儿脸、高鼻子、黄头发的美国人。民警急忙上前拦阻汽車，检查他的通行証。这个美国人竟蛮不講理，嘴里不住地罵人，然后开起汽車就跑，把游行队伍給搗乱了，还撞倒了几个人。他的暴行激怒了游行的群众，大家把汽車团团围住，向他責問。这个家伙还蛮横地罵人。大家拉开車門，把他揪住，交給人民警察。

公安人員审問他的时候，他大吵大嚷，拒不交代，还抓起椅子，向办公桌和电話机砸去。警卫人員大声喝住他，把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他才老实下来。可是他眼珠一轉，又要无賴了。他抓起桌上的一瓶紅墨水，往自己头上、身上乱倒，嘴里

大声叫嚷："我要向联合国控告……"

第二天，上海市軍管会派了一位审判員审問他，他还指責我們违反"国际公法"，审判員提醒他，国际公法并不允許他在中国横行霸道，要他交代姓名和职业。

他神气十足地說："大美利坚合众国駐上海領事館副領事威廉姆·欧立夫。"

审判員提醒他："我国政府和你們根本沒有什么外交关系，我們根本不承認你这个領事人員。我們只知道你是一个美国侨民，违犯了我国的法律。"这时，他要无賴，裝洋蒜，但是审判員理直气壮地和他斗争。第三天，他理屈詞穷，窘态毕露，变得老实了些，但这狡猾的老狐狸还想耍花招，說什么"虽然我犯的錯誤是无意的，但是我愿向貴国政府表示极大的遺憾！"



欧立夫拿起道歉書，双手递給审判員。

审判員严正地說："……你必須承認你在中国人民面前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并不是象你說的那样，所謂犯了无意的錯誤。"

他支吾了很久，講不出話来，最后問道："你們要我怎么样？"

"只要你能够眞誠悔过認罪，向受害人郑重道歉，賠償損失，保証今后絕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們可以讓你很快恢复自由。"

到了第四天，他才乖乖地写下了向人民政府的寬大处理致謝書、向公安人員道歉書和公开道歉書。欧立夫服罪了，他拿起这三份用英文写的書信，双手递給审判員，并且低声說：

"我再次表示衷心地接受貴国政府、貴国人民給予我的教訓！"現在，这三份东西还留在公安机关的档案里。

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是欺軟怕硬的，他們是紙老虎。在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面前，我們只准他們規規矩矩，不准他們乱說乱动。

米　谷插图

毛主席语录

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幷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問題，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

鴨綠江上的血泪仇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帝国主义极其仇恨，一有机会，就要搗乱。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爭，把战火燒到鴨綠江边，并且派飞机經常侵入我国东北的領空，轟炸扫射农村和城市，甚至散布細菌，毒害我国人民。据新华社公布，从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到十月十四日的四十九天中，美国飞机侵袭我东北地区就达一百一十五次。其中最多的一次，竟出动了六十八架飞机。它再一次欠下中国人民无数的血債。

在临江的暴行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在辽宁临江城江桥附近的临江車站上，工人們正在紧张地工作，司机徐国臣和几个工友正在煤台上給一台机車上煤。忽然来了四架飞机，机身上涂着白色的五星——这是美国强盜的标志。敌机从他們的上空俯冲下来，子弹嗖嗖地从他們的身边掠过。徐国臣想起停放在軌道上的三台机車有被炸毁的危险，迅速跳下煤台，去搶救机車。这时，敌机疯狂扫射，徐国臣冒着弹雨，一口气跑上“九二八号”机車，勇敢地开动汽門，想把机車开出临江車站，敌机却釘住“九二八号”机車，拚命扫射。一顆子弹，打中了徐国臣的左手，四个指头全打烂了，鮮血迸射出来。机車的汽缸也被打破了，噴射出火热的蒸汽和水，徐国臣只好爬到机車下面，暂时隐蔽。稍停了一会，他从机車下爬出来，找人搶救被弹火燃烧的机車。美国飞机扫射了十几分鐘后，便向东南方向逃竄。这次扫射，“九二八号”机車受伤較重，共伤了一百零二处。

美国飞机的暴行，激起了工人們的仇恨。他們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以七天时間，修好了“九二八号”机車。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九二八号”机車載着几千群众，駛向被美帝飞机扫射的临江車站，向美国侵略者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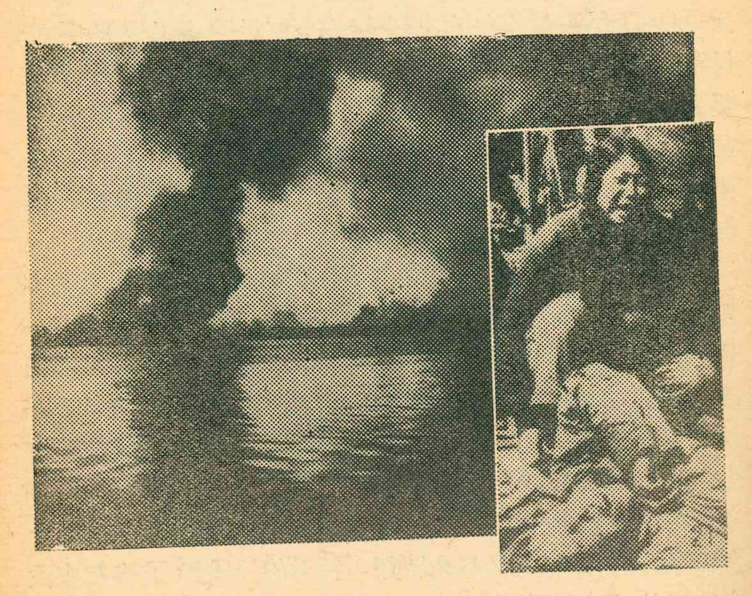
鴨綠江上的血債

在辽宁省鴨綠江边，有个古楼子村，离开丹东市只有四十多公里。它背山临水，风光明媚。村里的居民除了参加农业生产以外，还經营养蚕和捕魚等副业。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午，鴨綠江上风平浪靜。张

云芝、尹学斗等十个渔民駕着渔船，在江上捕魚。因为渔船在江面的沙滩擱浅了，大家正在使劲推船。忽然飞来四架美国飞机，其中一架从他們头頂飞过，馬上掉过头来，对准他們扫射。随着啪啪的枪响，站在船尾的吳錫純、董金貴就倒在血泊中，当場死去；张云芝的右臂被子弹射穿，鲜血染遍了上衣。刘福洲站在船的中部左側，一顆子弹射进他的右肺，立刻倒在江里……楊德誠两手正在推船，他的右手被打断两个手指……尹学斗因为站在船中央桅杆的右側，沒有中弹；刘万喜听見枪响，馬上跳入江里，船上的十个人，只有他俩侥幸脫险。他們的渔船給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船板上血迹斑斑。

野蛮的美国空中强盗对丹东市区，也狂轟滥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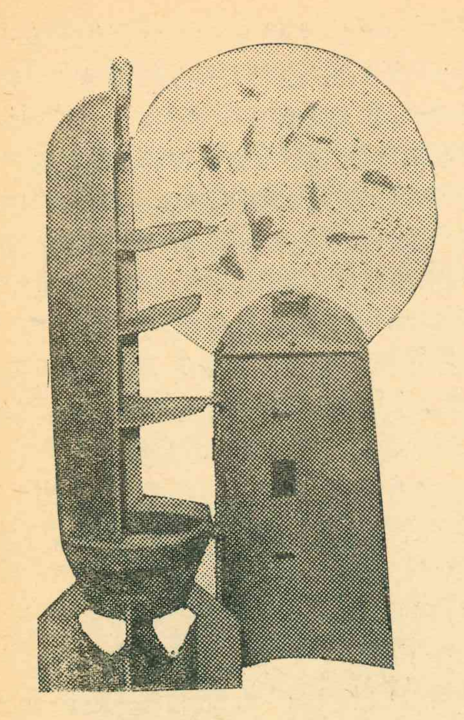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滥炸丹东等城市，杀害我国人民，图为鴨綠江畔被炸的情况。

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晚上，古楼子村的全体村民举行了一次抗議美机扫射暴行的大会。全村人民在抗議書上写道：“我們現在决心搞好生产，壮大我們国家的經济力量，巩固国防，美国强盗如果再敢来侵犯，我們一定要打断他的狗腿。”被美国枪弹打穿右臂的渔民张云芝，經过医生热心救治，右臂虽然保存下来了，可是活动起来不大灵便了，打掉的四个手指更是无法补償。他在养伤的时候，一看到美国飞机在鴨綠江对岸朝鮮的新义州上空轟炸，心里就象刀絞似的。他說：“这笔血債不能再等了，我伤好了，一定过江去报仇。”被美国飞机打掉两个手指的楊德誠，伤好以后，收拾好了自己的小船，志愿过江帮助运輸，支援朝鮮人民的解放战爭。古楼子村自动組織了十副担架，四十一輛牛馬車，志愿过江直接支援朝鮮人民的解放战爭。鴨綠江沿岸的人民一致以行动打击美帝，向它清算一笔一笔的血債。

“不爆炸的炸弹”

美帝国主义在朝鮮战場上被朝中人民打得一敗涂地，为了挽救它的失敗，它竟狗急跳墻，不顧世界人民的反对，偷偷地进行細菌战。一九五二年，先后在我国东北和青島等地撒下大量的被称为“不爆炸的炸弹”。据亲眼看見的群众說，这种“炸弹”样子象大号紅色热水瓶，从空中落下，在距地面三四丈时，噗的一声在空中开花，散放出大量带細菌的动物和昆虫，如蜘蛛、黑蝇、田鼠等，传播鼠疫、霍乱、炭疽等传染病，毒害和平居民。在国际上，細菌和毒瓦斯都是被禁止在战爭中使用的。但是帝国主义是不顧国际公法的。法西斯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曾經用过这些办法，現在美帝国主义却繼承了他們的衣鉢。



美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投下的細菌弹，图为細菌弹外壳。

一九五二年三月，辽宁省辽阳市的天气还很冷，地还冻着，夜晚，还有霜冻。二十七日那天，刘二堡鎮出現了一件怪事。人們一早起来，发現很多大蒼蝇、蚊子、蜘蛛……这么冷的天气，怎么会有这些虫子呢？大家都納悶。原来这是从美帝国主义投下的細菌弹里散放出来的。

毒虫撒在第一完全小学的院子里，軍属刘老大娘見了說："我是刘二堡鎮上的姑娘。长大、結婚、下苦力，都在这堡子里。如今五六十岁了，在咱这地方，从来就沒見过这样的蒼蝇、蚊子和蜘蛛，这是美国鬼子要禍害咱們的人哪。这些豺狼，知道在朝鮮的仗打不贏了，就在咱們的后方下毒手！咱們要赶紧扑灭这些毒虫呀！"

完小教师王淑兰，半个月以前，就从报上看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鮮和东北进行細菌战的消息。如今，細菌、昆虫就落在学校院子里，直接威胁全校师生的生命。为了保护下一代，她积极投入消灭毒虫的工作。但她一时疏忽，沒有带口罩和手套。

四月八日，二年級三班的学生坐在教室里，等王淑兰老师来上語文課。等了半天，不見人来，大家有些納悶，就派班长徐春福去探望王老师。下課鈴响了，孩子們誰也不愿走出教室，六十四双眼睛迫切地向教室門外望着。不一会，徐春福擦着眼泪，走进教室，說："王老师……死了。"

孩子們举起拳头，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給王老师报仇！"

刘二堡鎮的群众都很气憤，刘老大娘見着人就說："美国鬼子眞狠心，我要告訴在志愿軍的儿子，狠狠地揍他們，替王老师报仇！"

美帝扔下的細菌弹远不止这一个地区，在黑龙江的甘南，辽宁的寬甸都曾发生类似的事件。一九五二年四月四日夜晚，美国鬼子在甘南县，扔下許多带有鼠疫杆菌的小田鼠，幸而我国政府和人民及时展开杀鼠、灭蚤及消毒工作，大力提倡爱国卫生运动，才使美帝国主义的恶毒阴謀未能得逞。

美帝国主义的这一切暴行，不但吓不倒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我們的仇恨，全国人民同仇敌愾，决心以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来打击美国强盗。最后，朝中两国人民終于打敗了美帝国主义，把它的侵略軍从鴨綠江边赶回三八綫，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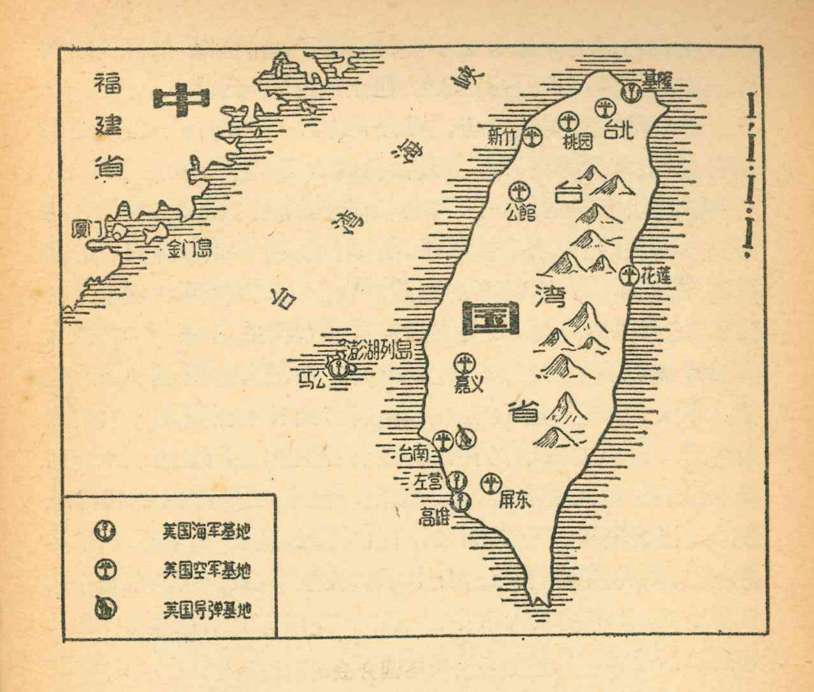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美国在全世界許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軍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軍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絞索，幷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絞索的另一端交給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絞索就将越紧。

——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

仇恨話台湾

美帝国主义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大陆后，仍然不甘心失败。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派遣它的第七艦队和第十三航空队，武装霸占我国領土台湾。从此，这个祖国最大的宝島成了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軍事基地。



一百多年前的梦想

台湾的面积約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的三分之一。人口約一千二百万。它地跨热带和溫带，一年常綠，四季如春。台湾出产大量的大米，收一年能供当地人吃两年；出产的蔗糖，占世界第四位，有“东方糖盆”之称；出产的樟脑居世界第一位；还有茶叶、木材、水果和丰富的矿藏。

这样的宝島，美帝国主义这个海盜，早就眼紅了。一八五四年，美国海軍統领皮雷“訪問”了台湾以后，向美国政府“建議”占领台湾，作为美国在远东的海軍基地。一八五九年，有两个美国商人在台湾做买卖，霸占了当地樟脑貿易的专利权，

第一次在台湾的高雄竪起了美国国旗。他們暗中报告美国代理公使巴駕,打算在台湾成立“独立政府”。巴駕立刻把这个狂妄計划轉达給美国政府。可是,当时美国的海軍力量还很薄弱,加上老牌的英帝国主义也垂涎台湾,互相发生了矛盾,这个阴謀沒有得逞。一八六七年,美国商船“罗佛”号在台湾海面触礁,有七个水手被誤杀,美国就找到了侵略借口,立即組織“討伐軍”,在台湾南部登陆。台湾人民奋勇抵抗,把“討伐軍”的指揮官打死,使美国强盗占領台湾的阴謀再次失敗。美国强盗吃了这番苦头,就耍了一套“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花招。不久,美国前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到日本去鼓动日本人出兵台湾。一八七四年,美、日强盗准备就緒,开始进攻台湾。日本派出了好几艘軍艦,美国派出一批軍事人員担任指揮职务。这支侵略軍气势汹汹地开往台湾,又遭到台湾人民的英勇还击,損失慘重。这时,日本軍队发生了瘟疫,清朝政府又准备出兵,日本就派人来中国議和。美国看見情况不妙,也只好狼狽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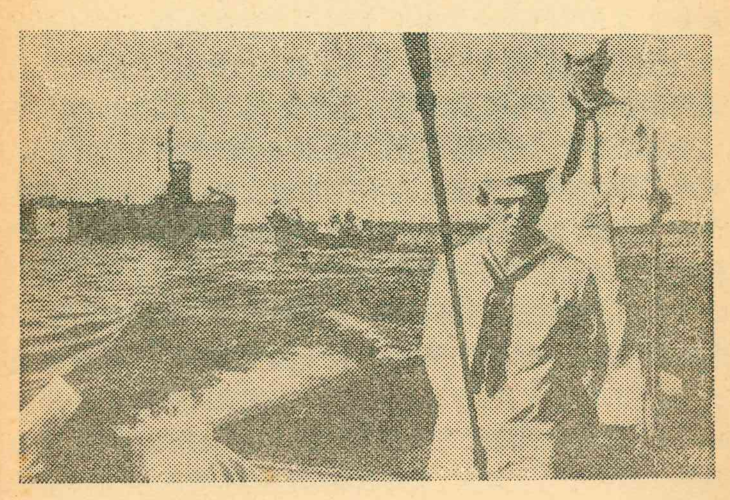
这一段侵略的丑史,美帝国主义的历史家把它說成是西方列强对台湾的“友誼的兴趣”。

罪恶的打算

历史前进了一百年,巴駕和李仙得的侵略衣鉢,却原封不动地传給了当代的美国政府首脑們。

抗日战争結束后,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帮助蔣介石打内战,另一方面在台湾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加紧进行軍事侵略。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美帝国主义把过去侵略中国的許多重要日本战犯送到台湾,指派他們修建島上的軍事基地,訓練蔣匪帮的軍队。侵朝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軍

事侵略更加猖狂。侵略朝鮮的美軍头子麦克阿瑟說:台湾是美国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他認为美国霸占了台湾,就可以“用空軍控制从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亚洲的海港”,在美帝国主义眼里,台湾已經成了侵略远东和东南亚的要塞。因此,美国在基隆、高雄、左营以及澎湖列島的馬公等重要海港,辟了海軍基地;在台北、桃园、新竹、公館、嘉义、屏东、台南等地建立了空軍基地,还把“奈克-赫尔克里”导弹营运到台北基隆港。一个拥有三千人的庞大的所謂“軍事援助顧問团”,进駐在台湾,严密控制着蔣匪軍。美帝国主义已經成了台湾的“太上皇”。自一九五〇年六月起,美国的軍艦和飞机不断从台湾和台湾海峡等地出发侵犯我国大陆領海和領空,进行軍事挑衅。各种类型的美蔣偵察飞机也經常从台湾起飞,窜入我国大陆上空进行間諜活动。美帝国主义还派核潛艇到我国沿海活动,对我国进行核威胁。最近,美帝国主义还唆使蔣



美帝国主义的第七艦队在为蔣匪軍护航

匪帮为它扩大侵略南越的战爭提供炮灰。

为了永久地霸占这艘"航空母艦"，美帝国主义还在政治上搗鬼，提出所謂"两个中国"的阴謀，企图使台湾完全脱离祖国怀抱，成为一个"独立国"。近几年来，美帝国主义又提出什么联合国"托管""保护"台湾的論調。最近，又制造什么"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阴謀。不管美帝国主义耍什么花招，其目的都是一个，就是使台湾永远脱离祖国，讓美帝国主义长期霸占台湾。中国人民决不会上当，也决不会动搖解放台湾的决心。

特务活动的基地

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全島特务横行，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一九五〇年初，一批以前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特务被派到台湾。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揮的台湾"西方企业公司"，也有几百名美国特务。此外，美国还从东京抽调了一大批熟練的"情报人員"到台湾去。这一大群冒险家，到了台湾后，协助蔣匪帮設立了一个美国式的大本营，叫"刑事实験大楼"，里面备有活剝皮、剔筋骨、烧乳房、电刑等各种灭絕人性的刑具。美帝还替蔣匪帮在火烧島、兰屿等地設立集中营、大批杀害爱国者，使台湾全島充滿了白色恐怖。到一九六〇年为止，台湾同胞失踪的已达四万一千多人。

除了血腥統治台湾同胞外，美蔣特务还不断窜入大陆，进行騷扰破坏。一九五三年七月，侵台美軍"顧問"直接指揮蔣介石集团，出动步兵、伞兵一万多人，窜扰我国福建沿海的东山島，結果被我們消灭三千多人，其余的紛紛敗退下海。在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面前，美蔣特务，来多少，消灭多少。下面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說明。



一九五三年七月窜扰东山島的蔣匪軍，被我們消灭三千多人。这是被我們俘虏的蔣匪軍。

一九六二年，美蔣特务机关，在台北內湖乡开办了"海龙訓練班"，在台北淡海村开办了"海威訓練班"，专門搜罗匪徒，进行各种特务技术的訓練。"海威訓練班"的第一期"学員""毕业"那天，特务头子带領他們到日月潭"游覽"，在"教会館"布置了具体任务。命令他們在广东省惠阳县某地登陆，然后再轉移到山区，建立"根据地"。国民党特务头子叶翔之当面給他們封官晋級，正式宣布他們的番号为"广东省反共救国軍独立第三縱队"。

十月四日晚上九点鐘，这批武裝特务把武器弹葯和一切应用物資搬上一艘机帆"漁船"，离开了台湾高雄海港。

十月七日天刚麻麻亮，广东惠阳县港口公社生产大队长

兼基干民兵班长杜馮来，带領二十三名社員，乘着一艘机帆船，向小星山島南面的海面去打魚。他們刚撒下大网，忽然发現远处漂浮着一个黑色的东西。老杜馬上带着三个民兵，換乘一只小舢舨，划上前去查看，发現是一只放了气的半浮半沉的橡皮艇。艇里有五支木桨。附近海面上还漂浮着同一式样的六支木桨。經过搜索，老杜发現了一顆美国卡宾枪子弹，馬上断定：准是蔣匪特务来了。这时，艇上的五支木桨还沒漂散，海面上的六支木桨漂流还不远。民兵們进一步断定，特务刚来不久，可能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无人荒島——小星山島。老杜馬上带着民兵，乘机帆船返航，向港口公社和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在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和广大民兵的密切配合下，潜入小星山島的这股美蔣武装特务全部就擒，一个也沒有漏网。

水深火热中的同胞們

在美帝国主义的統治下，富饒的台湾，已經民不聊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現在，台湾的主要工业，如电力、鉄路、机械制造、制糖、造船等行业，几乎全被美国垄断資本家控制了。大量的美国商品涌入台湾，使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仅一九六二年九、十月份，台湾就有近二千家工商业倒閉。总人口一千二百万的台湾，失业人数竟高达二百四十万人，四分之三的城市家庭不能維持生活。在业的工人，生命也毫无保障。美国垄断資本家只顧榨取工人血汗，不顧工人生命，工伤事故經常发生。今年一至三月，台湾部分工厂就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十五起，有三十多名工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台北县三峽鎮和基隆市两个較大的煤矿，去年仅在两次瓦斯爆炸中，就有四十名矿工被燒死。三金硫磺矿場，去年十月九日发生山崩时，死了二十八名工人，至今还有十八具尸体沒有找到。

美帝国主义的魔爪还伸入台湾农村，使农村日益破产。大片的土地被占去筑飞机場、打靶場。美国資本家还用高利貸形式剝削农民，他們用价格高于国际市場两倍的化肥貸給农民，强迫农民用稻谷来交換。在美帝国主义摧残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民掙扎在飢餓綫上。飢民們无法謀生，有的竟冒着炮火危险，到美軍的打靶場去拾弹片，当作废鉄出卖，換錢充飢。一九五七年，曾經发生过一桩轟动全島的大惨案。

一月二十日，美軍顧問指揮蔣軍，在台中县清水鎮大甲溪溪底举行炮击演习。附近乡鎮的飢民們，听到炮声一响，就拖着餓得发軟的脚步奔向靶場。靶場周围，毫无警戒。一顆炮弹刚爆炸，飢民們就涌向弹坑四周，爭着撿拾那些热得燙手的弹片。下午五点鐘，炮击演习完毕，有八顆炮弹发射后沒有爆炸。飢民們想和蔣軍交涉，抬走这些炮弹，誰知道轟的一声巨响，一顆炮弹爆炸了，其他七顆废弹也被引得爆炸了。二十四名飢民，当場被炸得血肉横飞。三十多名飢民受了重伤，另有三十多名受了輕伤。后来，重伤的飢民中又死去九人。其中有十三名是女孩子。

这次惨案，是最近几年来台湾各地靶場发生的千百件惨剧中的一件。人們要問：靶場是危险地区，为什么还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拾弹片呢？只要看一看下面的統計数字就清楚了。发生惨案的台中县，共有五十三万七千多人，其中需要救济的乞丐和飢民，占了十二万四千多人。大約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乞丐和飢民。他們乞討无門，只好冒着生命危险把拾弹片当作“职业”。

怒火在燃烧

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到处横行，任意杀人。人們說：現在

台湾有三多：美国兵鬧事多，馬路上美軍汽車肇事多，街头上美軍醉鬼多。一九六四年一月到六月，全省共发生車祸一千九百八十多起，有三百四十多人死亡，二千三百多人受伤。美国佬的罪行，引起台湾同胞无比的憤怒，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罢工、怠工和痛打美国强盗的事情不断发生。从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八年八月，台湾各地大大小小的斗争共有二十一万起，其中不少是反美斗爭。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晚上，台北草山的一个公务員刘自然，从美軍住宅附近走过，突然一顆子弹飞来，刘自然当場倒下死去。凶手就是美国駐台湾“軍事援助顧問团”上士雷諾。案情发生后，凶手雷諾竟捏造事实，胡說什么刘自然在窗外偷看他的老婆洗澡。可是根据現場調查，雷諾住宅中的浴室一点水漬也沒有，刘自然經过的地方离浴室相当远。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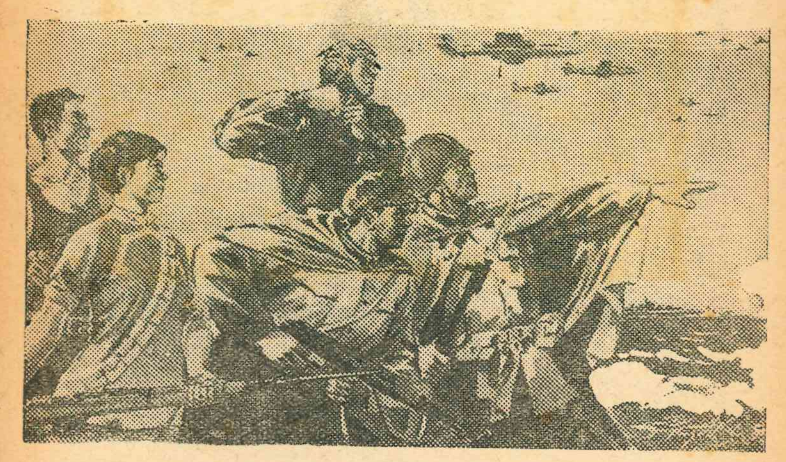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北市举行了三万多人的反美大示威。图为台北同胞搗毁美国“大使館”的情形。

强盗的謊話一下就給戳穿了。台湾人民激于义憤，紛紛要求懲办凶犯。可是美軍軍事法庭竟宣判凶手雷諾无罪，还把他悄悄地护送出境。

五月二十四日，台北市举行了三万多人的反美大示威。憤怒的群众涌向美国“大使館”，冲进門去，扯下星条旗，撕成碎片。美国新聞处的許多書刊、唱片和其他設备都被搗毁。在美国駐台湾“軍事援助顧問团”总部門前，成千上万的群众发出憤怒的吼声：“美軍滚出去！”那一天，这个作恶多端的美軍“顧問团”鎖上了鉄門，吓得不敢出来。人們长期压在心底的仇恨象烈火般燃烧起来，大家不顧蔣帮警察的威胁，烧毁和搗毁了停在門前的六輛美国軍用汽車。

台湾同胞的反美爱国斗爭，得到祖国大陆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領土，中国人民决不会讓它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一定要解放台湾

美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
*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4 3/4印张　73千字
1965年9月北京第1版　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3)0.29元